

一石十の五
道跋

南唐書卷十五

周鄭李三劉江汪郭伍蕭李盧朱王魏列傳第

十二

周惟簡鄱陽人隱居明易

清異錄曰周惟簡隱洪州西山嘗云得朱三四石樂

天羨七百二十杖足了一年之費

後主聞其名召至金陵起布衣為

集賢殿侍講頃之以虞部郎中致仕還山金陵受園

間道名還入後殿講否卦後主思得奇士能使兵間

者張洎薦惟簡可以譚笑和解乃授給事中副徐鉉

使宋後主手疏言惟簡託志妙門存心道典伴臣修

養不預公途蓋為之聲價冀動朝聽比至太祖召見

詰責鉉猶懇奏不已惟簡惶恐反言曰臣本野人未嘗仕宦李煜強遣來未嘗預聞使指願棲終南山以求靈藥太祖許之金陵平命為國子周易博士判監事或謂曰終南之言不酬且得罪惟簡不得已上表求解官以遂初志改虞部郎中致仕授其子繕京兆鄠縣主簿使就養宋史繕後舉進士太平興國中復表求仕授太常博士遷水部員外宋史太平興國中無求對之制乃歲餘復上表百求用卒繕後舉進士中第仕亦至尚書郎

鄭彥華福州人

按閩人徐勣南唐近事序曰彥華少汀之寧化人此及宋史俱作福州

勣疑作勣

臣等知外平句

少隸上將刻有祖父世為福建諸州刺史彥華字

將刻作南唐與周師相拒淮南

隸節度使李弘義帳下常射殺乳虎以勇聞元宗出師攻福州大將王宗文遣卒李興登樓車罵弘義弘義不勝憤募生得興者彥華請行夜縋出城外伏濠旁興猶慢罵不已彥華操長鉤得興挾以登城城上皆鼓譟弘義得興而甘心焉宗文不能下城遯去歲餘劍州刺史陳誨以水軍來攻彥華適出屯候官以所部降誨與語奇之署軍校周師攻淮南彥華大小百餘戰身被五十餘創累遷至鎮海軍節度使加同平章事宗師自采石作浮梁渡江後主命彥華督舟師萬人又遣別將杜貞率步兵萬人同逆戰後

拜經樓鈔本

主親遣行戒之曰水陸兩軍相表裏則吾事濟矣比
 與宋師遇貞以所部力戰彥華擁兵不救貞敗而潰
 金陵聞之喪氣遂閉壘自守以至國破亦不能正彥
 華之罪矣彥華入宋為右千牛衛將軍太宗征太原
 及幽州用彥華為將無功猶歷諸將衛軍至左千牛
 衛大將軍卒年七十三子文寶初仕後主以文學選
 為清源公仲寓掌書記遷校書郎國亡歸宋故臣皆
 許錄用文寶獨不自言唐餘紀傳曰以是羈後主以
 環衛奉朝請不納客謁文寶乃被簞荷笠作漁者以
 見寬譬久之後主嘆其忠後中宋進士第仕至兵部

此宋史而今之宋史也即系者以是矣

環明刊作環

員外郎宋史有傳宋史曰鄭文寶字仲賢父右千牛

蔭授奉禮郎掌煜子清源公仲寓書籍遷校書郎以

宋煜以環衛奉朝請文寶欲一見慮衛者難之乃被

簞荷笠以環衛奉朝請文寶欲一見慮衛者難之乃被

為他慮煜忠之後補廣文館生深為李昉所知太平

興國八年登進士第除脩武主簿遷大理評事知梓

州錄事參軍事州將表荐轉光祿寺丞留一歲代歸

獻所著文名試翰林改著作佐陝均稅次渝涪聞夔州

起知州事召拜殿中丞使川陝均稅次渝涪聞夔州

廣武卒謀亂乃乘舸泛江一夕數百里以計平之授
 陝西轉運副使許便宜從事會歲歉誘豪民出粟三
 萬斛活飢民八萬六千口既而李順亂西蜀秦隴賊
 趙包聚徒數千將趨劍閣以附之文寶移書蜀隴分
 兵討襲獲其渠魁餘黨藏焉文寶前後自環慶部糧
 越早海入靈武者十二次曉達蕃情習其語慶部糧
 落每宿酋長帳中其人或呼為父遷太常博士內侍
 方保吉出使陝右頗恣橫且言文寶與陳堯叟交游
 為荐其弟堯佐驛召令辨對途中書自明太宗察
 其事坐保吉罪厚賜文寶而遣之俄又召至闕下文

拜經樓鈔本

寶瓌對捷辨上深春遇俄加工部員外郎時龍猛卒
 成瓌慶七年不得代思歸謀亂文寶矯詔以庫金給
 將士且自劾請代償詔其費先是諸羗部落樹
 藝殊少但用池鹽與違民交易穀麥會餽輓超靈州
 為繼青白鹽為命再請禁之為銀夏之北千里不毛但
 池鹽于陝西以濟民食官獲其利而戎蓋困繼遷可
 不戰而屈乃詔自陝以西有敢私市者皆抵死募告
 者差定其罪行之數月犯者益重人乏食相率寇
 邊屠小堡內屬萬餘帳亦叛商人販兩池鹽少利
 多取他途出唐鄧襄汝間善價吏不能禁關隴民
 無藍以食境上騷擾上知其事遣知制誥錢若水馳
 傳視之悉除其禁召諸族撫諭之乃定朝廷議城古
 威州遣內侍馮從順訪于文寶文寶言威州在清遠
 軍西北八十里樂山之西唐大中時靈武朱叔明收
 長樂州邠寧張君緒收六閩即其地也故壘未圯水
 甘土沃有良木薪枯之利約葫蘆臨洮二河壓明沙
 蕭關兩戍東控吾原北固峽口足以襟帶西涼咽喉
 靈武城之便然瓌州至伯魚抵青岡青岡距清
 遠皆舍而清遠書群山之口扼塞門之要芻車野宿

行旅頻絕又飛鳥泉去城高千餘步一且綠池地中
 舊引平夏勝兵獨家原傳箭野裡十族脇從險數百人
 守瓌州甜水谷里又分千騎守積北清遠軍之口即
 戶黨至靈七百里之地非國家所有豈威州可禦哉
 請先建伯魚青岡清遠三城為頻師歸重之地古
 有言金城湯池非粟不能守俟二年間秦民息肩
 請建營田積粟實邊之策修五原故城專三池並利
 以金帛啖黨項首豪子弟使為朝廷用不推安朔方
 制豎子至于經營安西緩復河湟此其漸也詔從其
 議文寶至賀蘭山下見唐室營田舊制建議興復可
 得杭稻萬餘斛減歲運之費清遠據積石嶺在旱海
 中靈瓌皆三四百里素無水泉文寶發民負水數
 百里外留屯數千人又募民以榆槐雜樹及貓狗鴉
 鳥至者厚給其直地鳥鹵樹皆立枯西民甚苦其役
 而城之不能守卒為山水所壞又令寧慶州為水磴
 亦為山水漂去繼遷酋長有免羅覓悉俄者文寶以
 金帛誘之與手書要約留其長子為質陰圖繼遷
 即遣去謂之曰事成朝廷授汝以刺史文寶又預漆

木為函以備馳獻繼遷之首又發民曳古碑石詣清
遠軍將圖紀功而蒐囉等盡以事告繼遷上表
請罪上怒文寶猶含容之既而文寶復請禁藍邊民
冒法抵罪者甚衆太常博士席義叟決獄陝西廉知
其事以語中丞李昌齡以聞文寶又奏減解州藍價
未滿歲虧課二十萬貫復為三司所發乃命藍鐵副
使宋太初為都轉運使代文寶還下御史臺鞠問具
伏下詔切責藍山令未幾移枝江令真宗即位徙
京山咸平中召還授殿中丞掌京南權貨時慶州發
兵護芻糧詣靈州文寶素知山川險易上言必為繼
遷所敗未幾果如其奏轉運使陳緯沒於賊繼遷進
陷清遠軍時文寶丁內艱服未闋即命相府召詢其
策畧文寶因獻大河西隴右圖叙其地利本末且言靈
州可棄時方遣大將王超授靈武即服文寶工部員
外郎為隨軍轉運使至瓌州或言靈州已陷文寶乃
易服引單騎冒大雪間道抵清遠故城盡得其實遂
奏班師就除本路轉運使上疏請再葺清遠軍都部
署王漢忠言其好生事遂徙河東轉運使嘗上言管
內廣銳兵萬餘難得資根請徙置近南諸州又欲冷
強壯戶馬備征役宰相李沆等以為廣銳州兵皆

本州守城置營必慮安土重遷徙之即致紛擾又強
壯散處鄉落無所拘轄勒其市馬亦恐非便上復令
文寶條對文寶固執前議且言土人久留恐或生事
上曰前令團併軍伍改置營壁欲其互移本貫行之
已久而文寶確陳其利因命錢若水詳度以聞若水
所對與沆等同遂罷之先是麟府屯重兵皆河東民
餽雖地里甚通而限河津之阻士人利於河東民罕
至則芻粟增價上嘗訪使邊者言河裁濶數十步乃
詔文寶於府州定羌軍經度置浮橋人以為便會繼
遷圍麟州令乘傳晨夜赴之圍解遷刑部員外郎賜
金紫項之寇準荐其熟西事可備驅策因復任陝西
轉運使嘗出手劄密戒令邊事與僚屬計議勿得過
有須索重擾于下後有言其張皇者詔徙京西以朱
台符代之景德元年冬契丹犯邊又徙河東文寶安
輯所募鄉兵張邊備又領蕃漢兵赴河北手詔褒
諭未幾復莅京西契丹請和文寶陳經久之册上嘉
籍續奉養疾未至遇疾表求蕃郡散秩詔聽不除其
襄城縣以便其養至鄭州祥符初改兵部員外郎車駕
祠汾陰還文寶至鄭州請見上以其久疾除忠武軍

拜經樓鈔本

行軍司馬文寶好談方畧以前官歸襄城別墅六年卒年
 六十而計心未嘗擇也晚識不足又廢子護細行所延縣屬吏
 至多而善篆書工鼓琴有集二十卷相山又撰談苑二十卷
 為詩善篆書工鼓琴有集二十卷相山又撰談苑二十卷
 江表志三卷南唐近事一卷
 文寶為陝西轉運使時賊遷欲侵靈武朝廷患之詔
 鄭便宜經度西事鄭前自壞慶親部芻粟越瀚海
 百里不可守故參校史傳作諸羌之隴右圖進呈極言乞
 武靈武朝廷方遣大將王超援之又力諫太宗太平
 棄靈武無開邊疲弊生姓超援之又力諫太宗太平
 坐擅議藍禁及違營田以積石廢壘築為清遠軍三
 過貶柳州藍山令王超援兵至壞州靈武果沒遂
 班師而李順梗蜀隴賊趙包聚徒數千附之鄭知必
 超棧以進分兵夜襲斬其魁殲餘黨嘗又輕車使蜀
 一至渝涪聞廣武卒謀亂自雲安飛小檝下峽數百里
 一夕擒之其所舉如神終太宗終怒藍山任滿更移枝
 可江參二山二縣之牢落五六方復歸田錄所采者非警善詩
 絕

蓋歐公未全見也在江南師徐騎省鉉小篆嘗篆千
 文以示鉉其字學不出中一甲騎省嘗曰篆難
 于小而易於大鄭子小篆李陽水不及若大篆可兼
 耳又學琴於崔諭德度崔謂揚大年曰鄭仲賢彈
 琴乃古有之若今則無吾篋中畜琴朴一琴號水泉
 者為我于龍池題數字於腹此琴之聲可蓋餘琴
 之七面仲賢沒其子于陵進于秘府文集二十卷談
 苑十卷江表志二卷壽野堂為殊歐陽修所膾
 寶工詩其過繼山及題綠野堂為殊歐陽修所膾
 矣惜諸作不傳按緱山詩云秋陰漢何秋雲輕緱氏
 山頭月正明帝子西飛仙馭遠不知何處夜吹笙題
 綠野堂有句云水暖鳧鷖行哺子溪深桃李開花
 夫路起人目君朝策名進士省闈釋褐是宋舉子非唐
 故志也故予義其行而異其傳云按文寶所著有江
 表志南唐近事二書傳于世其江表志序曰江表志
 者有國之時朝章國典燦然可觀執政大臣以史筆
 為不急之務洎開寶起居郎高越當職始編輯昇元

以來故事將成一家之言書未成遠疾亟數篋文章皆令焚之無子遺矣太宗皇帝欲知前事命湯悅徐鉉撰成高下當時好事者多遺落無年可編筆削之際不無高下方國志則不足比通曆則有餘聊足補序以成三卷方成歲閏二月二十三日序南唐近事序曰候來者庚戌歲閏二月二十三日序南唐近事序曰南唐烈祖元宗後主三君臣用舍朝廷典章兵火之餘春終開寶乙亥之冬君臣用舍朝廷典章兵火之餘史籍蕩盡惜乎前事十不存一余匪鴻儒頗常嗜學耳目所及志于縑緗聊資抵掌之餘談敢望獲麟之譽好事君子無或陋焉太平興國二年歲次丁丑夏五月一日江表鄭文寶序更有集二十年卷譚苑二十卷傳不

李貽業

馬書作夷鄰先王睦親也必求宗姓之賢者

朝行之名臣為之表儀序其昭穆今我有命時惟舊章某官貽業學以潤身文以行禮貞以幹蠱直以事君有一於此是嘉尚矧備四者非所謂名賢乎今朕嗣續丕基敷導慶澤是用選於掌樂為我司屬使

蔣刻作從曾孫

吾宗室有信厚之風非貽業故唐時平章事蔚

蔚字茂休系本隴西舉進士書判拔萃皆中拜監察御史擢累尚書右丞懿宗惑浮屠常飯萬僧禁中自

為贊唄蔚上疏切諫引狄仁傑姚元崇辛贊否所言

讒病時弊帝不聽但以虛禮褒答俄拜京兆尹太常

卿出為宣武節度使徙淮南代還民詣闕請留詔許

一歲喜宗乾符初以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罷為東都留守河東亂殺其帥崔季康用鄉寧李侃

代之士不付以蔚嘗在太原府有惠政為人所懷拜

河東節度使同平從孫父戴唐末第進士奔吳為起

章事至鎮三日卒從孫父戴唐末第進士奔吳為起

居郎唐餘紀傳曰貽業事烈祖至翰林學士烈祖晏

駕大臣欲奉宋后臨朝命書侍郎孫忌草遺制昭

李清曰按宋后傳云孫忌懼魏岑馮延巳等用事欲

稱遺詔奉后臨朝此云大臣欲之命忌草制則是大

忌意也貽業獨奮曰此姦人所為也大行常謂婦人

拜經樓鈔本

預政亂之本也安肯自為此唐餘紀傳載貽業言曰嗣君春秋已長明德著亦不許議乃寢元宗語貽業曰疾風知勁草於卿見

之保大中以兵部侍郎唐餘紀傳曰保大卒謚曰簡

初戴為人簡率無威儀貽業又甚於父平居頽然不

言是非國有大議必首斷之尤好飲酒常折簡招親

友曰今夕佳月能相遇乎比客集貽業已大醉指酒

壺曰本用相待酒興忽來自倒之矣其踈豁大抵如

此

劉崇俊字德修楚州山陽人祖金以功臣為濠州刺

史有威名金卒子仁規繼其任為政苛虐及卒崇俊
繼之盡反仁規之政人懷其惠數年漸專恣不法多
蓄不逞使過淮剽掠獲美女良馬以自奉元宗陞濠
州為定遠軍因拜崇俊節度使以其子節尚大寧公

主然元宗亦惡其為人會壽州姚景卒崇俊厚賂權
貴求兼領壽州元宗乃陽若不解其意命移鎮壽州
而遣楚州刺史劉彥貞馳入濠州代之崇俊自悼失

計頗革心循法度未幾得疾卒年四十贈太尉謚曰
威

徐鉉大唐故匡時啟運功臣清淮軍節度使壽州
觀察處置等使特進檢校太傅持節都督壽州諸

軍事壽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國彭城威侯贈太尉
劉公神道碑曰聞夫郊圻內理牧萬民者是曰諸侯

夷狄外攘守四方者其惟猛士然則安危異任文武殊塗故天下爭韓彭英吳橫戈而震耀群生待理龔黃一也賈代有皂蓋以從容及夫昭格寰區紛簡冊其歸替齊果將之崇崇德計功其先視彭城之高祖光受社則兼之公諱崇俊字德修其先視彭城之高祖具美我則兼之公諱崇俊字德修其先視彭城之高祖升調補山陽城相土爵遂家馬伯之封沛人岳洪基海疏遙派陽城相土爵遂家馬伯之封沛人岳洪基帝而捧袂懷黃結論卷甲以頃者聖運中微群方河暫擾驪召之路犬戎興戲水之師踐土之庭子屈暫陽之驪召之路犬戎興戲水之師踐土之庭子屈河而捧袂懷黃結論卷甲以頃者聖運中微群方征昭皇帝遂加伯殊禮王問罪吳太祖始定揚州賜服專關王西封謀守臣於諸將命我顯祖將期十萬之行保障之嚴載施犬馬之儲軍無批政將期十萬之行師有見幾而聚九年之蓄方圖大舉已伏前受永年不登未幾而聚九年之蓄方圖大舉已伏前受永年班勇後命烈考嗣膺使符不還渭之園策勳居最先之托故募城之考戰斬獲過當汝陰之園策勳居最先

零委質闕充國以無由檢狃驚蒐射郢都而不疇庸錫羨建清淮軍以壯中權加禮慎終贈太尉公以光幽窳既而鼓輦悽愴部曲徘徊家任則中軍帥德帝曰崇俊惟爾恭儉孝友誠明惠和任則中軍帥位則文昌長誕舉攸職子惟汝嘉濠梁之郊肆托遐裔惟乃祖金克懋厥始乃考仁規克慎厥中肆托遐爾克成厥政終往哉汝諧無廢朕以光前緒播揚國即戎鋪陳政經討閱軍實思有以遷浚郊作梗牙之窈風初二先公之理也屬洛邑再遷浚郊作梗牙之窈據延仍十五之期黃武開元始創三分之業犬牙之窈地蔓尾常搖鋒鏑縱橫車徒奔走推牙之窈復之謨頽尾魚勞未暇綏懷之術連公之獸困尚遠皆遠道民佇息肩千里風從四方聳聽以刑章以極矣於立制也故藝貢賦以息貪暴之端暢刑章以極矣也故使民以時相地之利行以未熟之稻游墮自遷班再易之田蕪井絕倖以爲邇寧不可以忘武備也故遠斥候浚溝隍竹與木而靡遺膏與苦而畢給亭障屹峙軍聲隱然游兵冀馬俱爲無犯之容晉雄齊懷邊屹峙軍聲隱然游兵冀馬俱爲無犯之容晉雄齊懷

並集選和之下歲揀精也高皇帝禮均元老寵冠列
門見戶睹斯可畧而言也秩肆類之際則委廉使之
藩受禪之見從無再却之奏君常高枕無北顧之憂皇
權言必見從無再却之奏君常高枕無北顧之憂皇
上欽奉重熙兆小驚戒嚴從便因詔親執事移清淮軍
公之薨也西北嘉立遠軍印初躋上將之壇帝
於壽春及是獲嘉公主留侯操印初躋上將之壇帝
少子匡符尚永嘉公主留侯操印初躋上將之壇帝
子吹蕭即降王姬之館禮優伯丞史當才閉閣罕爭
蒞濠梁十有七年矣米益皆序丞史當才閉閣罕爭
舉烽無驚朝廷以光公能前烈雅得邊情清淮之師
遺風仍在俾盛一家之美載萬里之域改壽州刺史
充清淮軍節度使鄧侯修去鷄鳴傷父老之心長者
大希以風軀指函閔而電掃雲中鷄犬八公之迹徒
存夢裡膏肓二監之妖遂作春秋四十保大四年夏
六月十有六日薨於壽春日賜黃銀上剪鬚靡及穿壁
方遙投綠沈之瓜悲哀竟日賜黃銀上剪鬚靡及穿壁
廢朝三日中使護葬以其年秋九月十五日備節冊贈
太尉賜諡曰威即以其年秋九月十五日備節冊贈

吹葬于濠州鍾離縣大化里之原禮也前夫人李氏
後夫人龐西郡君李氏皆太師趙忠懿王之女也賴卿
仙李即開柱史之源參野飛龍遂有班姬之訓荃庸
六鎮時高謝氏之門師範兩朝室有班姬之訓荃庸
蘭蕙映戚戚里以芬芳藻荇蘋葉播婦義而招漸門內
之理夫人有馬子八人二子幼長子節早亡次範滌
州刺史或得公之兵鈴學禮學詩惟忠惟孝郎或得公
之政事咸有芝蘭之粹芳所謂積善餘慶世濟其美者
也惟公山河龍鳳凝粹於神姿緯候風雲集淵謀
於靈府議公家之事不以身為將軍之寵章託無虛
克卒祖禰之成業可謂聿修膺牧伯之寵章託無虛
授所瞻坐鎮夏口弟崇恪崇信更典晉陵其結軌季
父仁瞻坐鎮夏口弟崇恪崇信更典晉陵其結軌季
列侯中郎校尉銀黃照爛光浮通德之門珩珮陸離
嚮雜高陽之里苟非自天攸相與國無疆其孰能與
於此手向使享大年數遠畧鴻飛鵬舉功未可量也
天命不然能無永悼昔者荆州從事猶牽墮淚之碑
高驤帝念惟隆會雲龍而下濟欲垂萬葉可不務乎

拜經樓鈔本

微臣職典絲綸詞非清潤持赤管以承詔拂貞珉以
投及庶使虫：萌隸觀迹而長懷眇：來雲披文而
盡信其銘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自天祐之後嗣其
昌侯遷魯縣帝隱芒碭猗那大族嵩葉配長風：彭
過慶鍾令孫聿來用武皇運中高祖高祖伊何仁而
亂淮壖不庭吳王奮發受鉞專征命我顯祖守濠之
城濠城嚴峻濠兵驍勇顯祖帥之群克振恐將軍下
世邊烽亦聳乃命象賢荷時之寵荷寵伊何載大其
功蠹：梁寇言：穎壖是識是俘兵無頓鋒爰有奇
畧集於威公威公嗣侯不陸其訓戎事之隙民功是
振為之中興著之令問泗上風移高師河潤帝曰伯
勇子嘉乃勲扞境則武安邦則文乃降王姬子爾慶
門乃改乘轅于彼西軍西軍何在鎮彼衡霍威公來
思式過冠虐胡馬已遠將星俄落百身寧贖九原誰
作明：天子惻愴聞輦歲云秋止返旆遲：二藩士
女泣涕連而賢侯逝矣吾誰與歸黯：塗山湯：淮
涖駟馬悲鳴滕公所閉甘棠勿剪召伯攸憇是用刊
碑永告

文符刻作人

感愴下符刻有不怡者久之句

劉洞廬陵人隱居廬山二十年

江南野史曰世居建陽少遊學入廬山

能詩

馬書儒者傳曰洞學詩于陳既精思不懈至決日不盡

長于五字唐律

馬書

曰自號五言金城

自言得賈島法後主嗣位尤屬意詩文或

以洞薦遂獻詩百篇卷首石城篇云石城古渡頭一

望思悠：幾許六朝事不禁江水流後主讀之感愴

因棄不復觀洞亦不復見省金陵受圍洞猶在城中

國亡洞過故宮闕徘徊賦詩

馬書曰洞署路旁云千里長江皆渡馬十年養

士得何人又云

魏憶潘郎多感慨悲傷不以不遇故章奏內陰：日暮淚沾巾

有怨懟語未幾卒

江南野史曰開寶中卒于吉陽山其遺集行于世與洞同

時有夏寶松者亦隱廬山相與為詩友洞有夜坐詩

微臣職典絲綸詞非清潤持赤管以承詔拂貞珉以
投及庶使虫：萌隸觀迹而長懷眇：來雲披文而
盡信其銘曰惟彼陶唐有此翼方自天祐之後嗣其
昌侯遷魯縣帝隱芒碭猗那大族嵩葉配長胤：彭
城興我遐祚顯：山陽著我高祖高祖伊何仁而不
過慶鍾令孫聿來用武皇運中否諸侯起爭浚郊帖
亂淮壖不庭吳王奮發受鉞專征命我顯祖守濠之
城濠城嚴峻濠兵驍勇顯祖帥之群克振恐將軍下
世邊烽亦聳乃命象賢荷時之寵荷寵伊何載大其
功蠹：梁寇言：穎壩是馘是俘兵無頓鋒爰有奇
畧集於威公威公嗣侯不隆其訓戎事之隙民功是
振為之中興著之令問泗上風移高師河潤帝曰伯
勇子嘉乃勲扞境則武安邦則文乃降王姬予爾慶
門乃改乘轅于彼西軍西軍何在鎮彼衡霍威公來
思式過天子惻愴聞輦歲云秋止返旆：二藩士
女泣涕連而賢侯逝矣吾誰與歸黯：塗山湯：淮
溪駟馬悲鳴滕公所閉甘棠勿剪召伯攸憇是用刊
碑永告

登年雜識唐李回字才江若者有子若雲依仙：訪遊鑄以修
子：洞安島佛不結口五代徐成勳如長於石崖山南知常愛島
係：星屋聖皇夕多：人為收蓋破藏：嗚國事：西：如：昔：江：行：何：以：日
此：於：人：我：今：理：到：回：上：百：字：以：安：島：法：則：有：上：兩：安：島：佛：也

文符刻作人

感愴下符刻有不怡者久
之句

以洞薦遂獻詩百篇卷首石城篇云石城古渡頭一
望思悠：幾許六朝事不禁江水流後主讀之感愴
因棄不復觀洞亦不復見省金陵受圍洞猶在城中
國亡洞過故宮闕徘徊賦詩馬書曰洞署路旁云千
士得何人又云魏憶潘郎多感慨悲傷不以不遇故
章奏內陰：日暮淚沾巾吉陽山其遺集行于世與洞同
有怨懟語未幾卒江南野史曰開寶中卒于
時有夏寶松者亦隱廬山相與為詩友洞有夜坐詩

拜經樓鈔本

寶松有宿江城詩皆見稱一時號劉夜坐夏江城云

馬書儒者傳曰寶松廬陵吉陽人少學詩於建陽江

為數年終就其業百勝軍節度使陳德誠以詩美之

曰建水舊傳劉夜坐螺川新有夏江城寶松宿江城

詩云雁飛南浦初斷月滿西樓酒半醒又曉來羸

驥依前去日斷遙山數點青故德誠紀之晚進求師

者多輻輳其門寶松每受弟子未嘗會講唯贊帛稍

厚者背眾與議給曰詩之旨訣我有一葫蘆兒授之

將待價絲是多是私賂焉時又有詩人朱存金陵人

嘗讀吳大帝而下六書朝具詳歷代興亡成敗之迹

作覽古詩二百章章四句諸志多引為証又

張若吟咏一夕夢吞五色雲遂精雅過人

江為宋人避亂徙閩任于建陽因家焉馬書儒者

傳曰其先宋州人避元宗初設貢舉為屢黜于有司

亂建陽遂為建陽人遊廬山白鹿洞師事處士

嘗有題白鹿寺詩陳既居二十年有風人之體時金

陵初復唐制以進士取人為有題白鹿寺詩云吟登

蕭寺旃檀閣醉倚王家玳瑁筵漫史詩話曰江為

詩吟登蕭寺旃檀閣醉倚王家玳瑁筵或謂作詩者

决非貴族或人評軸裝曲譜金書字樹記花名玉篆

牌乃乞兒元宗南遷過而愛之為由是愈自負傲睨

一時馬書曰自謂拾青藜如卒無薦引者居懷憤憤

東書欲走吳越為同謀所發按狀伏誅時江南野史曰

唐風場屋懸進士科以羅英俊為逐入求應然獨能

朱存見十國春秋傳誤墨異

張迴十國春秋附劉洞信未

得刻作厚為有司所黜

人疑作又

得刻作按得其狀

拜經樓鈔本

寶松有宿江城詩皆見稱一時號劉夜坐夏江城云

澄隱菴詩曰南唐書劉回傳不載夜坐詩乃孫鋤耳鋤與沈彬李建勳為詩社彬好評詩建勳避鋤於藤中以鋤詩訪彬曰此非有風非但得田舍翁火爐頭之作耳鋤遂出猿彬曰川有風相國向命去彬曰舍翁多事乃太息乎彬笑曰子夜詩句云劉多所勝冷生夕席成痕非田舍翁火爐上所作何國士大笑案此與馬書孫鋤傳所載夜坐詩句不同疑別有本也但按此謂夜坐非劉是孫想未始建小曰傳刊夜坐中身明見稱于沈德誠矣馬書上言回嘗有夜坐詩最為學人自當與火爐上作不能不同也

朱存見十國春秋傳誤墨異

張迴十國春秋附劉洞傳末

傳刻作厚為有司所黜

厚者背眾與議給曰詩之旨訣我有一葫蘆兒授之將待價絲是多私賂馬時又有詩人朱存金陵人嘗讀吳大帝而下六書朝具詳歷代興亡成敗之迹作覽古詩二百章章四句諸志多引為証又張苦吟咏一夕夢吞五色雲遂精雅過人又江為宋人避亂徙閩任于建陽因家焉馬書儒者傳曰其先宋州人避元宗初設貢舉為屢黜于有司亂建陽遂為建陽人馬書曰遊廬山白鹿洞師事處士嘗有題白鹿寺詩陳旣居二十年有風人之體時金

人疑作又

將刻作按得其狀

陵初復唐制以進士取人為有題白鹿寺詩云吟登蕭寺旃檀閣醉倚王家玳瑁筵漫史詩話曰江為詩吟登蕭寺旃檀閣醉倚王家玳瑁筵漫史詩話曰江為決非貴族或人評軸裝曲譜金書字樹記花名玉篆牌乃乞兒元宗南遷過而愛之為由是愈自負傲晚口中語

一時馬書曰自謂拾青藜如卒無薦引者居懷憤憤

東書欲走吳越為同謀所發按狀伏誅時江南野史曰

唐風場屋懸進士科以羅英俊為逐入求應然獨能

不能自巳乃歸鄉里與同黨數十家連結欲叛入錢

塘同謀上告郡縣按捕得其跡盡誅之建寧志曰

江為建陽人少遊廬山學詩于處士陳旣居白鹿洞

嘗題白鹿洞有云吟登蕭寺旃檀閣醉倚王家玳瑁

所稱今靖安寺即其故居也楊徽之哭之有廢宅寒

秋色露人家為詩有五山形圖澤國秋色露人家之句
 故也任福州官屬恐及將奔出南境遭遠吏所為仍
 數日為與草投江南表其人未出刑則不願且曰
 稽康之將死也願日影而彈琴吾今琴則不願且曰
 一篇可矣乃索筆為詩曰倚鼓侵人急西傾日欲斜
 黃泉無旅店今夜宿誰家聞者莫不傷之與此不同
 鄉繁盛忽塵埃吟餘兩岸千株柳雨葉風花作恨媒
 盛傳于時都附馬書儒者傳曰孫魴字伯魚性聰敏
 好學唐末都官員外郎鄭谷避亂歸江文士駢集遂與
 故彬李建勳有鄭詩社彬好評詩建勳嘗與彬議時魴
 沈彬詩頗有鄭詩社彬好評詩建勳嘗與彬議時魴
 不在席以魴詩詰之彬曰但得人問煙火氣多爾魴
 遷出讓之彬笑曰子夜坐句云劃多灰稊蒼虬跡坐
 夕煙消寶鴨香非鑪上作而何坐皆大笑唐張祐金
 山寺題詠有僧歸夜戴江心寺魚龍是四隣樓臺懸
 閣筆鐘磬隔巖塵過櫓妨僧定驚濤濺佛身誰言題
 倒影鐘磬隔巖塵過櫓妨僧定驚濤濺佛身誰言題

詠祖流響更無中人時人號為絕唱有詩百篇行於世
 烈好學周世宗征淮南幸廣陵貫潛渡江以所業詩
 少集駕前獻之世宗覽其卷首云不伐有巢樹多移
 無主花宣貫曰朕以元戎問罪伐叛吊民非懼強凌
 弱何有巢無主之朕有然朕則可如他人卿應不
 矣遂釋褐授官後以孝聞天祐末孟賓于湖湘連上
 少孤力學事母以孝聞天祐末孟賓于湖湘連上
 察沅湘賓于數以詩數百篇自命為金鼈集獻之若
 稱善採警策以數聯譽諸朝由是詩名益著明年春擢
 進士第未幾以離亂還鄉會馬殷開府辟零陵從事
 亦不顯及馬氏敗賓于歸國授豐城簿遷塗陽令黷
 貨當死時李昉以詩遺之有背日聲塵喧洛下近年進士
 聞賓于縲紲以詩遺之有背日聲塵喧洛下近年進士
 價滿江南句後主見詩貨之復其官俄致仕隱玉筍
 山自號群玉峯史踰年以水部員外郎起之金陵平
 歸老詩連上卒年八十三年賓于初歸江南生子名歸唐
 亦能詩無斷時業廬山國學嘗得瀑布詩云練色有窮處
 寒聲於江州各以全篇意格定之而歸唐為勝教不能
 辨訟於江州各以全篇意格定之而歸唐為勝教不能

秋色露人家為詩五代史補曰福州秋色露人家之句
 秋也詩一家為詩五代史補曰福州秋色露人家之句
 故也詩一家為詩五代史補曰福州秋色露人家之句
 故也詩一家為詩五代史補曰福州秋色露人家之句
 數日為福州官屬南表其人未出境遭邊吏所擒仍
 於囊中得死所撰表章於影而彈琴吾今琴則不暇賦
 稽康之將死也願日影而彈琴吾今琴則不暇賦
 一為可矣乃索筆為詩曰衙鼓侵人急西傾日欲斜
 黃泉無旅店今夜宿誰家聞者莫不傷之與此不同
 鄉繁盛忽塵埃吟餘兩岸千株柳雨葉風花作恨媒
 盛傳于時都附馬外郎鄭谷避亂歸江文士駢集與
 好學唐末都附馬外郎鄭谷避亂歸江文士駢集與
 故吟詩頗有鄭詩社及吳武王據建興嘗與駢集與
 沈彬李建勳為詩社及吳武王據建興嘗與駢集與
 不在席以鮐笑曰子夜坐何云刻多烟火氣多爾
 遞出讓之鮐笑曰子夜坐何云刻多烟火氣多爾
 久煙消寶鴨香非鑪上作而何坐皆大笑唐張祐金
 山寺題詠有僧歸夜船月龍出曉堂雲之句和者皆
 閣筆獨和之云山戴江心寺魚龍是四隣樓臺懸
 倒影鐘磬隔置塵過櫓妨僧定驚濤濺佛身誰言題

不效有集... 紀... 學... 周... 世... 宗... 征... 淮... 南... 幸... 廣... 陵... 貫... 潛... 渡... 江... 以... 所... 業... 詩

詠祖流響更無中人時人號為絕唱有詩百篇行於世
 烈祖召見授中征南幸廣陵貫潛渡江以所業詩
 無主花宣貫曰朕以元戎問罪伐叛吊民非懼強凌
 弱何有巢無主之朕有然朕則何如他人卿應不
 矣遂釋福授官以後孝聞天祐末工部侍郎李若虛
 少孤力學事母以孝聞天祐末工部侍郎李若虛
 察沅湘賓于策以詩數百篇自命為金鼈集獻之若
 稱善採警策以數聯譽諸朝由是詩名益著明年春
 進士第未幾以離亂還鄉會馬殷開府辟零陵從事
 亦不顯及馬氏敗賓于歸國授豐城簿遷塗陽令贖
 貨當死時李昉詩遺之有背林學士乃賓于同年進士
 聞賓于縲紲以詩遺之有背林學士乃賓于同年進士
 價滿江南句後主見詩賞之復其官俄致仕隱玉筍
 山自號群玉峯史踰年以水部員外郎起之金陵平
 歸老詩連上卒年八十三年嘗得濕布詩云練色有窮處
 亦能詩連上卒年八十三年嘗得濕布詩云練色有窮處
 寒聲無斷時隣廬山國學嘗得濕布詩云練色有窮處
 辨訟於江州各以全篇意格定之而歸唐為勝後主

拜經樓鈔本

休將刻作句

時授秘書省正字出為吉州民椽歸宋累遷大理丞
 時江州郡吏有仕者歸唐曰此詩生也以罪
 賤友善皆以詞賦稱後主時詣金陵舉進士第里人彭
 會友善皆以詞賦稱後主時詣金陵舉進士第里人彭
 黃衣守廟及宋師來伐國亡頽再應鄉舉下第道經
 漢高祖廟頽題詩其落句云嫚海群豪誇大度可伶
 容得辟陽侯少頃輒自免冠勸伏廟庭口陳自咎之
 言掖而去教日卒頽初就舉金陵試銷刑禹賦儒術
 之本論有司以穎為末級榜既上後主遷穎第二手
 筆圈其名穎是夜夢黑氣環身有長人自上挽而出
 江仁傑陳德誠州人少祝髮為僧喜儒學頗自勵因遊
 江會陳德誠州人少祝髮為僧喜儒學頗自勵因遊
 薦仁傑于執政者易儒服至金陵會群公勉令就仕乃
 元閣仁傑造席和登閣詩有雲散便凝千里望日斜
 長占半城陰句座皆大驚後主聞之問左右曰仁傑
 何如人或對曰亦詩中苦吟者時陳洪進據潭州召
 問其風土民俗仁傑對答無滯仍獻所集授鄂州文
 學補漂陽簿考滿出吉州括量屯田仁傑視肥硯稽
 田疇無不允當性循素儉門無私謁其所進待乃儒

胡元龜見十國春秋傳文
吳異

士名流吟嘯終日曾不少怠晚年彌苦其志嘗以詩
 召喜禾峯僧云只在山寧有意向來求佛本無心
 時皆稱善入授汾陽令國亡仁傑亦卒
 人孤峭不撓博通經史飲酒常至百盞偶沉酣遂絕
 飲雖筵宴終日惟茶漿而已著書將韓柳有詩三百
 篇尚書郎孫邁為序命曰廬嶽集歸宋應制科有司
 以聞未召而卒郡將哀之籍其裝得拙手書史傳文
 集三百卷藏于宮府時悼其苦學能文而名位不達
 或議其詩有萬國未得胡元龜廬陵人居永新少矣
 門人袁氏買地葬之胡元龜廬陵人居永新少矣
 俊才常候本邑宰欲窮其藝學因新西屏為龍戲珠
 命咏之元龜報簡立就諷宰受賂云翻身騰白浪探
 衣攫明珠宰為設飲饌盡歡而罷後有人為宰言宰
 怒追捕欲害之元龜亡入金陵吏曹徐郎以賓館之
 未幾郎為子娶親迎夕命察屬設牋管徐有同舍郎
 在生問曰夕娶親迎夕命察屬設牋管徐有同舍郎
 大吟以詩試之元龜頃刻成復命之賦又連飛毅章
 訖切皆以迴文體一辭不措偽醉去徐薦于宋齊
 丘遂射策入官授文房院副使出授臨川令有訟婦
 者元龜目其色曲道兩難之因自娶其父訟於金陵

拜經樓鈔本

免官會救求叙理不報遂著怨詞三十首朝廷聞而
 鳩之馬書周書和川人杜門讀書不治產其妻讓曰君
 家兄弟皆力田致祖豐獨玩故紙自困耶彬笑曰非見
 女子所善之彈也問烈祖鎮金陵招辟儒生彬因獻所習
 烈著郊望論數千言廣陳前古得失上之署諸南郊
 官元宗與壽王景遂交辟置門下告歸省母以所賜
 金玉繒幣陳諸庭願妻曰伯叔田畝孰愈妻曰此男
 子事非婦人所能令授大理司直以母憂歸葬謁禾
 川令直造其廳署令誥之曰君雖朝省直察如桑梓
 何彬怒因自誓曰吾不歸令於茲有白日服闋詣
 建康以前官出宰未川前令覲顏而去為政廉平鄉
 里率化秩滿邑人詣郡乞留連任七考累遷尚書郎
 卒于官秩滿邑人詣郡乞留連任七考累遷尚書郎
 為詞章隨計金陵劉氏問行期旭以匱乏告劉曰苟
 篤秋試將通寡嫂劉氏問行期旭以匱乏告劉曰苟
 濟榮望雖孤兒可鬻况資用乎罄橐遣之旭不得已
 再就鄉舉明年春試德厚載物賦旭名第一釋褐歸
 鄉而家人猶疑其未調暨郡吏改署里名乃知上第
 及金陵平例歸于宋補鎮將數年詣南曹叙理會呂

陳元亮傳本十國春秋列
 閩書亦奉原注

蒙正判銓聞旭名問曰汝非能為賦者乎對曰江南
 賦適為第一蒙正曰久聞爾名謂為古人乃並世
 耶因令取所集旭初著文多為人取去訪之書肆獲
 舊本獻蒙正薦授令錄遷京秩卒于衡州旭嘗纂自
 古賢陳元亮言為賓人與兄保極同事後主俱以才學
 後主稱為大理評事充武義節度掌書記尚書左司員
 南唐為大理評事充武義節度掌書記尚書左司員
 外誥詞美其含華
 孫光握蛇吐鳳

汪台符歛人能屬文馬書今有王佐才通烈祖初嘗上
 書論事合旨馬書大約以富國阜民為務烈祖善之餘宋

齊丘頗抑之台符貽齊丘書謂其疾已才馬書曰齊

回台符貽書謂曰聞足下齊大聖為齊丘大怒密使

名超亞聖稱字齊丘大慚改字子嵩齊丘大怒密使
 人誘台符乘舟痛飲沉之石頭蚺蛟磯下馬書曰昇

蔣劉作至石頭蚺蛟磯下
 沉殺之

田物畜高下為三等科其均輸以為定制又使江南
米請益貨鬻有征稅舟行有力勝用台符言大辟乃
野其門曰宋齊丘鎮南昌日有故識謾言致之大朝
下苦兵戰遂居鄉里執末力田常雅幕客已而見天
不辭奇奧見稱于時記曰天不虛賢愚一地不載兩曜
起不降聖人不得生進不作我唐者越公得之矣隋鹿無
主群雄率舞公矯翅一鳴聲著千古提山擿海沃沸
填危掃平反側之源歸我唐虞之際武德四年高祖
下制曰汪華往因離亂保據州郡靜鎮一方牧以待寧
宴識机慕義遠送款誠宜從褒寵授以方牧可使持
節歛宣杭睦一娶饒等六州諸軍事感二十三年也
樹之詩無良人之嘆固得父老請建祠堂在廳之西
大曆十年刺史薛邕遷于烏聊東峯元和四年刺史吳
范傳正又遷于南草即今廟是也中陽公景慕英
公圓克荷冥應復修棟宇迄今司空潯陽公景慕英

塵經始靈官凡三遷飾物不告勞民惟求舊濟於時
死於國功宣教化則祭之其餘不在祀典扶梁公按
察江淮焚淫祠七百所朝野建不可得矣且湯不乾堯
不濕曷顯聖人之蓋而彰雖焚不可得矣且湯不乾堯
時間有下闕僕醉觸破王化洎僖皇歲二百八十年其
南逆塵犯躡我淮王大叫義聲千里奔命宣池濠壽
滁和九郡統我馬蕪分我君憂苟無將命之雄莫破
解於歛最為政第一慰本城之仁築久常大本豈矜
潤於歛最為政第一慰本城之仁築久常大本豈矜
莊嚴一祠企望六郡直在手開物成務遺民金石者
也台符越公之裔潯陽之吏祖能神主能賢辭或不
直作神之羞辱主之命召我邦人同歸典實庶可
與言文論政矣龍集壬戌十二月十日謹記

郭昭慶廬陵人博學能自力嘗著唐春秋三十卷保
大中獻所著治書馬書儒者傳曰其先為廬陵禾川
直或告故南平王鍾傳夫人與僧通姦大理卿蕭儼
按法議徙鵬曰法之行自貴者始遂曲法誅之入皆

拜經樓鈔本

田物畜高下為三等科其均輸以為定制又使民入
米請益貨幣有征稅舟行有力勝用台符言江南
野史曰宋齊立鎮南昌日有故識謾言致之大辟乃
榜其門曰毀辱先皇謫訕今上亂臣賊子宜棄市朝
下苦兵戰遂居鄉里執耒力田常有歛州汪王廟記
文辭奇奧見稱于時記曰天不欲蓋地不欲載兩曜
不欲凝萬根不欲生玉石一塵賢愚一血則神人不
得不降聖人不得生進不作我唐不得與越公不
起群雄率舞公矯翅一鳴聲著千古提山擣海沃沸
填危掃平反側之源歸我唐虞之際武德四年高祖
下制曰汪華往因離亂保據州郡靜鎮一隅以待寧
宴識机慕義遠送款誠宜從褒寵授以方牧可使持
節歛宣杭睦婺等六州諸軍事感二十三年也崇
關言懷龍劍一沉死而不可負觀二十三年也崇
樹之詩無良人之嘆固得父老請建祠堂在廳之西
大曆十年刺史薛邕遷于烏聊東奉元和三年刺史吳
范傳正又遷于南阜即今廟是也中和四年刺史吳
公圓克荷冥應復修棟宇迄今司空潯陽公景慕英

塵經始靈官凡三遷飾物不告勞民惟求舊濟於時
死於國功宣教化則祭之其餘不在祀典狄梁公按
察江淮焚淫祠七百所朝野建之所謂能執干戈以
衛社稷越公欲蓋而彰雖焚不可得矣且湯不乾堯
不濕曷顯聖人之政唐歷十有九帝二百八十年
時間有下關僕醉觸破王也
南
樂是時有汪清婺源之舖漢人汪氏自唐方中向山叙從此李火時盜賊起清以勇略選為三梧將捍
禦鄉閭拒賊死之宋慕其義遂立廟鎮唐而舖漢亦有祠像鄉人奉事甚矣春秋祭之甚著吳異
子狗以官稱之曰端乃十世孫和謀重初字王尖為汪端之子初考記見雙溪集

與言文論政矣龍集壬戌十二月十日有一日謹記

郭昭慶廬陵人博學能自力嘗著唐春秋三十卷保

大中獻所著治書馬書儒者傳曰其先為廬陵禾川

直或告故南平王鍾傳夫人與僧通姦大理卿蕭儼
按法議徙鵬曰法之行自貴者始遂曲法誅之人皆

拜經樓鈔本

以為元會宗齊丘得罪鵬坐黨免官卒昭慶博通經史擬元經作春秋三十卷著治書五十篇獻之為左右所沮得就舉進士昭慶不平復上書曰臣所述皆先聖遺旨以懲勸褒貶為任其餘摘裂章句補綴雕蟲臣自少恥而補揚子尉辭不受馬書曰邑宰覽不為因得召對後主時復獻經國治民論馬書曰再編戶乃籍為新擬軍後主時復獻經國治民論曰再上經國治民論各十餘篇大抵皆指述池州采石堤要害備禦之虞及東海隅可以拓之之畧後主覽而悅擢著作郎時方臣宋允歲慶賀貢方物牋表及廷勞宴餞之辭率命昭慶為之一日方晨起造朝暴卒

馬書曰徐鉉徐鉉素嫉之鉉前通謁不署名街昭慶因怒詬擲之由是有隙昭慶之居與客將李師義隣而師義與鉉姻錯因令師義召昭慶飲潛置鴆于酒昭慶飲之疑入朝及階而仆扶出遂卒昭慶所獻治書內有禁絕三篇多天文孫吳之術及經國論等皆行于世唯唐春秋為鉉錯所匿時又有何諡著

唐撰言十五卷亦為當世所稱

伍喬廬江人居廬山國學數年

馬書儒者傳曰性嗜學以淮人無出已右

者遂渡江入廬山國學苦節自勵

力於學詩調寒苦每有瘦童羸馬

之歎

馬書曰喬一夕見人掌自牖隙入中

山中浮屠

夢仰視見一大星芒色甚異旁有人指之曰此伍喬

星也既覺訪得喬乃傾資奉之使入金陵舉進士及

試畫八卦霽後望鍾山詩故事中選者主司必延之

陞堂置酒時有宋貞觀者首就坐張洎續至主司覽

其文揖貞觀南坐引洎坐於西酒至數行喬始上卷

主司歎其傑作乃徙貞觀處席北洎處席南以喬居

賓席及覆考榜出喬果為首洎貞觀次之時稱主司
精于衡鑑元宗亦大愛喬程文命勒石以為永式仕

至考功員外卒有集一卷行世

蕭儼廬陵人幼舉童子中其科稍長命為秘書省正

字烈祖初歷大理司自刑部郎中徐鉉水部郎中判刑部蕭儼可祠部

郎中賜紫制曰勅某官蕭儼夫王者之為政也任能舉直理刑懋功如斯而已今秋官卿佐皆闕爾儼寔

專其司定法察情克舉攸職切言直氣屢聞於朝靡私厥躬何其愛朕之深也方將圖効遠屬均恩是用

就無升名朝曹仍加命服俾耀省闈時予寵章爾其念

心克終予以平恕稱南唐近事曰昇元格盜物直三

慎嘉汝以平恕稱南唐近事曰昇元格盜物直三

雨霽晒衣失新潔衾服資直不下數十千疑為鄰貧

人盜訴于官貧人不勝捶掠詐服詰其贓則言散齋

此條闕正文卷中
字曰尚多今擇其
稍要者補之

于市矣長吏聞於朝烈祖命儼覆之儼受命絕章若

齋晝夜兼行期雪寃狀至郡索案詳閱迄無他異是

夕焚香冥禱願降儼戒將行大辟忽雷雨自西北起

至失物家震死一牛剖物腹得所失衣物乃為牛噉

猶未消潰遂赦用烈祖晚年服金石藥多暴怒近臣

數被譴罰宣徽副使陳覺不自安稱疾在告者數月

及聞遺詔即以其日造朝儼劾奏覺傾耳私室以幸

禍變宜重置於法不報烈祖輔吳設法禁以良人為

賤至是馮延巳延魯欲廣置妓妾輒矯遺制託稱民

貧許賣子女儼駁曰昔延魯為東都判官已有此請

大行以訪臣臣對曰陛下納麓之初出庫金贖民孰

不歸心今寶運中興人仰德澤奈何欲使鬻子資豪

家役使乎大行以臣言為然將罪延魯臣曰此但智
淺識陋耳非有他也罪之且塞言路大行乃斜封其
奏抹三筆持入宮願求之宮中既而果得留中章奏
千餘皆斜封有一抹至三抹者遂得延魯奏然大臣
方以豪侈相尚利于廣聲色因共謂遺制已宣行不
當追改遂已元宗初以國讓景遂群下持不可乃以
景遂為諸道兵馬元帥景達副之宣告國中以兄弟
相傳之意儼極諫謂夏殷以來天下為家父子相傳
不易之典也景遂景達亦固讓不敢當然元宗意愈
確不聽江文蔚韓熙載典太常禮儀議烈祖稱宗儼

獨建言帝王已失之已得之謂之反正非已失之自
已復之謂之中興中興之君廟宜稱祖先帝興已墜
之業不應屈而稱宗文蔚亦以儼議為當遂用之

李清曰按韓兵部雜錄為韓熙載議未知孰是

以保大二年元宗終欲傳位

景遂下詔命總庶政惟樞密使魏岑查文徽許奏事
餘非特召不得對儼上疏力争會宋齊丘賈崇皆以
為不可遂收所下詔後元宗於宮中作大樓召近臣

入觀皆歎其宏麗儼獨曰比景陽但少一井耳

唐餘紀傳

曰儼獨大言曰恨樓下無井中主詢其說對曰此不及景陽樓耳

元宗怒貶舒州副

使孫忌為觀察使遣州兵給儼實防衛之儼謂忌曰

僕以言獲罪耳願命之日君持異議幾危社稷君之

罪豈不重於僕乎反見防何也忌慚即撒撤去俄召

還馬書歸明傳曰遷大理卿兼給事中因斷獄失入

入罪不當死遂貶南昌令因歸葬廬陵幙中素裕諸

郡廳設拜敬守桑梓言談服御不改鄉俗會讌故老

姻舊語笑雍後主初嗣位數與嬖倖奕棋儼一見作

色投局于地後主大駭詰之曰汝欲效魏徵耶儼曰

臣非魏徵則陛下亦非太宗矣江表志曰柳宜為監

察御史居韓熙載門

下韓以帷薄不修謫授太子右庶子分司南都議者

疑柳宜上言宜無以自明乃上章雪熙載事後主叱

曰爾不是魏徵頻好直言宜曰臣後主為罷奕國亡

儼以老病歸鄉里杜門數年卒年七十餘馬書曰儼

秉身方直

彈奏不阿百官貴戚斂衽避之後歸宋以老病居鄉

里因訟至郡言辭舛錯郡倅不知其疾詰之曰江南

用汝為正卿不亡何待

卒年七十至無一金

劉承勳失其鄉里以善心計事烈祖為糧料判官遷

德昌宮使德昌宮者內帑別藏也儒林公議曰馬亮

城艮隅掘地承數百斤驚備供帳其地乃唐德昌宮

所遺鈔華之灰積也李氏偏據江表而淫色奢縱如

此欲國祚之自吳建國有江淮之地比他國最富饒

永其可得耶

宜鮑抄作宣

是多之終 然德昌宮簿煩委無由勾校承勲獨任其

尚書郎 事盜用無筭保大後貢奉事興倉猝取辦愈得以為

姦利唐餘紀傳曰承勲富埒封國園池甲第雄于畜

妓樂數十百人每置一妓價數十萬教以藝又費數

十萬而服飾珠犀金翠稱之又厚以寶貨賂遺權要

故終無發其罪者唐餘紀傳曰保大末國弱財窘後

盜臣斥承勲為宋太祖平荆湖詔江南具舟漕其米

入京師承勲狡黠計後主終不能有其國欲預結宋

為異時計乃請行督巨艦自長沙抵迎鑿千杞相銜

太祖覺其意而惡之及國亡承勲歸宋首陳漕米事

太祖曰此汝主勤王耳汝安得有勞叱出特命勿叙

用久客無資裸袒乞食不勝凍餒而死南唐近事曰

寧尹拜少傅致仕富于資產性鄙屑別墅林池未嘗

暫適既不嗜學又杜絕賓客惟自荷一鋤理小圃成

畦以珍珠之餘類若種蔬狀布土壤間記穎俯拾周

而復始以此為樂南唐近事曰鄧亞文高安鄉野

之也烈祖時自尚書郎拜青陽令升廳就案而食

自謂尊顯彌極語兒輩曰當思為學自致烟霄吾

為百里之長聲鼓輿飯腦後接筆皆吾稽古之力也

民連訴主簿貪賄于縣令魯乃判曰汝

李元清濠州人徙金陵南其父聚鄉里義士襍紙為

健善走能及奔馬常步入梁宋刺事後主時以吉州

拜經樓鈔本

永新與湖南隣命元清為永新制置使每數月一託疾不坐衙輒微服入湖南境人無知者故敵人動息皆知累年邊障晏然馬書曰先是夏賦準貢見縉民苦之元清奏請納帛一疋折錢諸科物十餘萬數漕運入金陵以濟國用國亡入而瞬目不瞬及放歸濠州卒又何溥字令通袁州宜地理家言元宗聞其賢累詔起之因上言天經地義溥言不利極表諫諍忤旨謫休寧令溥至邑即改縣基吳王墓後倚松蘿山前名真武下壇形未幾卜地縣東南隅居焉舍前削石按太極八卦諸圖茂林修竹時披襟嘯傲其間以為常後主時復微不起國別號慕真又號紫霞山人溥雖假迹禪門絕不談釋

語每誦道德經必嘆曰真聖人也孔子豈欺我哉由是專修長生煉化之術宋天禧初以火解所著論氣正訣一卷傳世又謝銓會稽人仕元宗朝父子官銀青光祿大夫金吾大將軍國亡銓守義不辱挈家遁居祁門士論高之

盧郢金陵人工屬文有勇力好吹鐵笛後主時命韓德霸為都城烽火使警察非常怙權暴橫國人望其前驅莫不奔避郢嘗遇之調笛自若德霸叱左右捕執郢奮臂擊十餘人皆顛躓乃直前捽德霸墜馬毆之敗面傷目馬書歸明傳曰德霸常督無賴輩旦暮德霸出郢調笛不輟使數卒捕郢奮肱搏之卒不能逼郢遂去後與黃夢錫等自國子監出遇德霸不避其呵導德霸駐騎詔曰汝等爭投瓦石擊走其導無禮耶因叱左右收郢等郢等爭投瓦石擊走其導

從毆德霸入訴後主叱之出顧近侍笑曰我帥遇

一措大不能自全面目尚敢訴耶馬書後主讓曰國

之地孤亦賴此輩共治汝聞監前必越分陵士耳宜其見毆遂罷其職後郢舉進

士試王度如金玉賦擢第一徐鉉娶郢妹嘗受後主

命撰文累日未就郢曰當試為君抒思適庭下有石

千夫不得舉郢戲取弄之有頃索酒頓飲數升復弄

如初忽顧筆吏口占使書不竄易一字鉉伏其工後

主亦以為道俊可愛馬書載後主謂鉉曰語勢道健

名國亡歸宋知金州卒馬書曰累遷南

朱弼字君佐建州人舉明經第一授國子助教知廬

山國學廬絳蒯鼈諸葛濤飲博不逞患苦諸生學官

依違無敢問者及弼至一切絕以禮法每升堂講說

座下肅然馬書歸明傳曰生徒環立問辨鋒起弼應

綴究若宿構故諸絳等亦愧服引去生徒自四方來

者數倍平時馬書謂跛子先生國亡補宋衡山縣主

簿馬書曰弼居官廉潔每俸給不充則虛腹度日妻

秩滿求為南嶽廟令卒馬書曰弼卒四壁蕭然衣衾

呼學校者國家之規矩範人倫之大本也唐末大亂

干戈相尋而橋門壁水鞠為茂草馴至五代儒風不

競南唐跨有江山淮鵠集典墳特置學宮濱秦淮開國

子監復有廬山國學其徒各不下數百所統州縣往

拜經樓鈔本

此亦好儒之效也宋初離五代後詔學官訓教九經而祭酒孔維檢討杜鎬苦于訛舛及得金陵藏書十餘萬卷分布三館及學士舍人院館校精審編秩完具與諸國本不類昔韓宣子適魯知周禮所在且周之典禮固非魯可存而魯果能存其禮亦為近道矣南唐藏書何以異此又馬書庶隅傳曰魯崇範廬陵人喜讀書烈祖初建學校典籍多闕旁求諸郡崇範雖窶九經子史世藏於家刺史賈皓就取進之薦其名不報以已緡償崇範笑曰墳典天下公器世亂藏家世治藏國一也吾非書肆何估直以償耶卻之皓謝曰俗吏况濁以遺先生羞不然何以見高義會皓赴闕與崇範俱至金陵表薦之召試東宮授太子洗馬性廉儉唯食月俸其餘四時錫賚非次優與拜而弗取志班諸親舊之貧者元宗即位尤重之除東宮使卒

王輿合淝人少與兄綰俱事吳武王輿初為小校從周本攻危全諷臨戰本視賊水柵部分諸將指旁山

頭一小營謂輿曰爾往為我取彼輿唯而色不欲行本曰爾憚往耶輿曰公必不以輿為不武請得此柵破之捨而趨彼何為本大喜曰爾亦知此為必爭之地耶吾本自行今為爾功勞遣之輿乘輕舟襲破其前鋒遂排柵入諸軍總進賊大潰積功遷至諸軍都虞候烈祖輔吳以腹心所寄進控鶴都虞候資治通鑑輿為控鶴都虞候在輿求罷郡後馬書列傳曰讓皇之世祿去公室掌禁兵者尤難其人乃委輿持重有謀甚見倚任久乃出為光州刺史初輿兄子為海州刺史叛附梁資治通鑑曰徐知誥以海州都指

練使陳宣罷歸知誥許以傳極代之既復遣宣還海州徵傳極還江都傳極怒以為宣毀之既復遣宣還海州拜經樓鈔本

因斬宣焚掠城郭帥其衆五千奔後唐知誥曰是聞
吾過也免其妻子傳拯吳虔州節度使館之子也
輿在光州遣間使通問輿執歸金陵因求罷郡入為
左宣威統軍歷鎮海節度留後金吾衛大將軍武昌
節度使與監軍甄廷堅不相得會廷堅被誣告有貳
志烈祖遣使械廷堅屬吏未至輿刺知之密告廷堅
因為謀曰今獨可即日乘輕舟歸闕待罪毋與中使
遇廷堅懼不暇為他謀即從其計至金陵遇赦且以
其先自歸得免人推其長者元宗嗣位加同平章事
保大二年卒年七十四輿少從軍攻潤州為巨弩所
射中右耳矢自左耳出又中旁一人猶立死輿扶歸

營卧百餘日復起耳至老不聵亦無癢痕攻潁州倚
營門仗劍驅士卒登城城上礮石發中營門及鎧之
半皆糜碎而輿不傷莫不異之馬書曰初輿攻潁州
夜夢道士告曰旦
有流星下墜能避富貴及是悟曰兄綰亦至虔州
所夢流星是也由此自負終為使相
節度使

魏岑字景山鄆州項城人善諂諛學揣摩馬書黨與
傳曰岑篤

學強識而拙於屬文常遊覽四方尤為宋齊丘所知

凡山川勝勢風土善惡無所不知

薦授校書郎保大中驟進至諫議大夫元宗自以唐

子孫慨然欲定中原復舊都有司請行南郊禮元宗
曰俟天下為一然後告謝天地岑遂與陳覺馮延巳

項蔣刻作須
十國春秋六作須

蔣刻作慨然有定中原復
舊都之意

延魯更相倡和為拓境事嘗侍燕自言臣少遊元城
樂其風土陛下還長安日乞為魏博節度使元宗欣
然許之岑趨下殿再拜謝侍衛皆竊笑覺延魯攻福
州岑為監軍應援使三人者暗懦專恣如一軍敗唐餘
紀傳曰岑為東南面應援使與馮延魯王崇文及覺
四面進攻爭功互長進退不相應岑尤躁率輒自焚
營壁縱兵入城為福人所殲元宗初欲按軍法誅覺
會吳越兵至延魯與戰敗延魯而貸岑御史中丞江文蔚對仗彈奏請并岑誅
之於是貶太子洗馬俄復還故官李守貞叛漢來乞
師岑力請出兵赴救從之因以岑為汧州巡檢使無
功而還岑自復進姦諂彌甚鍾謨李德明亦用事其

趨向與岑雖異而迷國則均戶部員外郎范冲敏懷
平不怵大將王建封疏請盡逐之更用正人元宗怒
并置冲敏建封於死岑自謂得主眷愈無所憚唐餘
曰岑怙寵帝藏取與繫其一言擅兵專討居家厚自
奉養營建大第亭觀踰侈侍宴之次披猖無忌出為
說言恬無愧色五 壽州節度使劉彥貞以厚賂結岑
為與援岑所得不可數知遂肆言稱彥貞為將如韓
白治民如龔黃其敢為誕欺如此元宗方倚以柄任
會見冲敏為屬屬召道士上章訴天未幾卒

南唐書卷第十五終

南唐書卷第十六

后妃諸王列傳第十三

烈祖元敬皇后宋氏小名福金父韞江夏人后幼流
離亂兵中昇州刺史王戎得后烈祖娶戎女后為媵

得幸馬書女憲傳曰宋氏幼為亂兵畧取義祖得之

曰是必有福今乞汝江南北史曰先主婦卒徐温

指侍右一姬謂先主曰此必有福自歸吾家而門戶

長益不啻數倍汝生元宗馬書曰及景王氏早卒按

可歸之奉汝箕箒生元宗馬書曰及景王氏早卒按

室封廣平郡君晉國君治內有法不妄言笑義祖殂
於金陵烈祖在東都將奔喪后密以大計諫止馬書

歸一作婦

烈祖原配明是王戎女安得
疑為楊氏耶殆可見本化
或誤王為楊耳

崩將刻作殂

及后以下十五字馬書無
此見十國春秋宋后傳注而法
畧異

主欲往宋氏從容諫曰移孝為忠臣子之常况權重
身危而輒罷所執何異太阿倒持柄不在我先主大
悟因寢烈祖為齊王封正妃及受禪立為后從容禪
其行 贊多所弘益烈祖嘗曰吾思有未達后已悟矣昇元
未烈祖服金石藥多暴怒賴后以免謹者甚眾及崩
中書侍郎孫忌懼魏岑馮延巳延魯以東宮舊僚用
事欲稱遺詔奉后臨朝聽政后不許曰此武后故事
吾豈為之元宗即位尊為皇太后馬書曰每元宗朝
惟勞其良苦至於
治理無一言及之常曰婦保大三年十月卒祔葬永
陵
人預外事非國之福也馬書曰諡元蒸及后有姪宗
諤為參軍以國戚官不顯及疑當作按

烈祖後宮种氏名時先性警惠年十六入宮列樂部

將刻作殿門環為震動

中馬書女憲傳曰江西良家女俄得幸馬書曰种氏
通書計常親
粧去飾而態度閑雅宛若神仙初入宮年十六久不
得幸宋后數薦引既承寵服御輒亞后諸宮罕得進
御生景暹烈祖以受禪後所得子甚愛之种氏寵日
盛烈祖性嚴整嘗大怒聲如乳虎殿門為之震動左
右皆喪魂魄种氏左手持食右手進匕從容如平時
烈祖怒亦頓解他日烈祖幸齊王宮遇王親理樂器
大怒數日未解种氏負寵輒乘間言景暹才過齊王
烈祖正色曰子有過父教之常禮也若何敢爾叱下
殿去簪珥幽於別宮數月命度為尼景暹愛亦弛終
烈祖世獨不加封爵馬書曰烈祖种氏泣曰
人羸骨醉復見於今矣元宗

拜經樓鈔本

即位始封景邊保寧王許种氏就養於景邊宮封王

太妃越江表志作宋后挾舊怨屢欲加害元宗力解之

乃止烈祖後宮又有汝南郡君周氏見徐鉉追封許

乙未朔某日皇帝若曰昔在祖后法家先天明勞求淑

女式敷陰教並建內職以麗外朝故其先德之舉顯

視之命比爰庶尹無不恭儉執中明智資性頊諧法

啓爾故汝南郡君周氏恭儉執中明智資性頊諧法

相入奉先朝絃綖之勤夙著於彤史湯沐之寵竟歸

於泉扃先朝絃綖之勤夙著於彤史湯沐之寵竟歸

蹈成式永懷舊人是用釐舉闕遺追崇名教昆吾舊

宅太岳全邦申畫四封以先懿德今使某官持册封

許國太妃嗚呼令問不忘盛典無替昭復魂聞予此言

元宗光穆皇后鍾氏父太章鍾泰章合肥人為人勇

監門衛將軍擢為滁州刺史已而隨本周園蘇州本

敗于皇天蕩章將精兵三百為殿多樹旗幟蔣蔣中

追兵不敢逼而還久之遷壽州團練使順義中人有

告其侵市官馬者知之遷壽州團練使順義中人有

饒州刺史温召至金陵使陳彥謙三詔之皆不對或

謂泰章何不自辨泰章曰吾在揚州十萬軍中號稱

壯士壽州去淮數里步騎不下五千苟有他志豈王

稔單騎所能代乎我義不負國雖黜為縣令亦行况

刺史乎何為自辨以彰朝廷之失時知誥事吳為義

祖禪將義祖謀誅張顥令嚴可求喻太章伏死士二

十輩斬顥於府太章許諾義祖疑其怯夜半往止之

曰僕母老懼事不成欲徐圖之如何太章勃然曰言

已出口豈有可已之理明日遂誅顥後頗恃功頡頏

命以太章次女配元宗即后也馬書女憲傳曰義祖初見歎曰非此子不敵此女嗣主起家自尚書郎至將昇元中封齊王妃相鍾氏始封縣君累加國夫人

元宗即位立為皇后馬書曰后少長富貴不事玩好時賜予必先諸似然後及中宮嗣主樂推諸弟終無間言者后勉之為多淮上兵起國步多艱后亦損常膳不舉後主即位為太后徐鉉上太后尊號制曰門樂數月後主即位為太后下膺昊天太后尊號制曰門重何嘗不嚴奉慈訓律循孝理所以成化天下弘濟多艱親不尊教之大者也况沉潜之德玉顯於國風輔佐之勤光昭於王業今遺思累洽靈鑒在天俾予小子恭踐大寶思私任如之烈紹恢三五之基彞章盛典敢忘祇奉宜上太后以父名改稱聖尊后后寢行國主皇后尊號為太后

疾後主朝夕侍側衣不解帶藥必親嘗乃進乾德三年十月卒是日雨沙於金陵後主毀瘠骨立柱而後

能起哀動左右葬順陵

馬書曰謚光穆江表志曰

行聖尊后册禮奉令旨俟百日後上進香仰承嚴命固聖尊后册禮奉令旨俟百日後上進香仰承嚴命固合道行但以事有未安理須陳奏中謝伏以歷代以來嗣極之主禮之大者尊奉上帝或止儀未行庶事莫敢先舉所以陛下將撰吉辰及金輅言還六宮尊已先孝理百司承式將撰吉辰及金輅言還六宮即叙惟憂典禮已屬稽遲遽親絲倫德慈旨首載蘇之次誠極感傷然吉函之儀本無妨礙歷觀前載偏考儒臣法度具存事未修大禮文懽之澤普及諸疾簡册之行便當相次未修大禮文懽之澤普及諸下再稟嚴慈俯迴聽慈允臣等幸塵有位庶免曠官冒瀆冕旒無任云云光穆后謚册曰惟庶免曠官國主臣某再拜稽首言臣聞体厚德而母萬物存乎尊位騰耿光而蕃百世繫乎鴻名總統廣業莫斯為重願惟小子懼忝貽謀對越祖宗敢揚公議伏惟大行聖尊后姜任顯族皇英茂德作合元聖長發祥符祚啟重熙尊歸里內率循陰教欽若皇猷順承利坤

元貞輔佐流周南之化慈撫公族仁懷六宮清淨
廣於真風戒慎刑於外戚用能永錫繁祉弘濟多艱
保佑中人克荷丕構仰繫慈訓方恢景福靈臺告稜
永樂長連罔極之懷觸緒荒頌惟尊名節惠之典
載考儒臣禮官之稱咸以為光大孝弟之懿肅雅賢
德之盛昭映前列垂示無窮列辟承式弗敢失墜謹
奉玉冊琮寶上尊謚曰光穆皇后伏惟威靈如在鑒
茲縉禮延九廟之積慶與二儀而長存嗚呼哀哉謹言
集元宗後宮有平昌郡君孟氏昭容吉氏俱見徐鉉
帝呼哀哉昔昌郡君沒於大內之別院享年四十有三
嗚呼其政寔孟氏代為強宗德厚流先之祥符發為慶
紀其效宜乎來裔生此淑人曾祖某祖之祥符發為慶
膺之道居貞遜世無悶克家垂訓志未門風郡君麗窈
窈之容秉肅雍之德游依漢水氣兆河間乃膺八月
之求入預良家之選璧門受職影管無遺爰屬造邦
奉坤儀而得禮明惠之智導官慈而無遺爰屬造邦
遂崇封邑路寢之後柔芳載揚既而千載上仙宮車
晏駕號遺弓于萬國感餘香于九御沈哀共極美疹

獨榮不延幽窆于江寧縣安德鄉德信里之原禮也
其年六月廿五日窆于江寧縣安德鄉德信里之原禮也
青鳥既吉覆斧斯營永光烈女之風畫紀他山之石
詞臣奉詔謹勒銘云香平野蕭一丘原松積霽
隴兮臨秋仙惟嗟淑女於此藏舟委負兮不厚夜奉靈
駕兮遊仙惟嗟淑女於此藏舟委負兮不厚夜奉靈
以教六氏墓誌曰壺子建內官必先令德九嬪掌婦學
麗瑤姬之質富班女之文治絲泉以服勤宮功有吉氏
徹榮盛以舉職祀禮無愆用能妙簡皇心光膺盛典
頃錫粉田之賦近正朝恩闕逝水以成初日悲異物
春悼之三廢一朝一日遣奠之禮有加等馬即於其年
帝葬於上元縣龍城鄉之禮也昭容諱某字東海
日墓於魯祖徵郎州龍陽縣令祖黨壽陽縣令父
有輝海州懷不縣令咸膺鄉里之選慶克從州縣之勞
藉金門移家戚里昭映長史不其美歟詞臣奉旨式
揚懿德庶使高深自改長延丹砌之恩金石無虧仰

拜經樓鈔本

慰壁臺之念其詞曰吉甫作頌穆如清風儲慶炳靈
寔生昭容史曰明智詩云雍肅內職以理柔芳有
融閱川宵奔然膏曉滅西陸移景涼風殺節
虞嬪流聲遣車成烈茗華不磨蘭菊無絕

後主昭惠國后周氏小字娥皇司徒宗之女十九歲

來歸通書史善歌舞尤工琵琶嘗為壽元宗前元宗

歎其工以燒槽琵琶賜之馬書女憲傳曰燒槽即蔡

斲之或謂因至於采戲奕棋靡不妙絕宋史藝文志

小葉子格了卷編金葉子格一卷小葉子例一卷後

主嗣位立為后寵嬖專房創為高髻織裳及首翹鬢

朶之教人皆效之清異錄江南晚李建陽進茶油花

餅施于面皆以淡裝以此花常雪夜酣燕舉盃請後主

楊升菴曰鄭氏書目有南唐李氏如周氏編金葉子格見其以此戲今少信

起舞後主曰汝能創為新聲則可矣后即命綫綴譜

喉無滯音筆無停思俄頃譜成所謂邀醉舞破也又

有恨來遲破亦后所製故唐盛時霓裳羽衣最為大

曲亂離之後絕不復傳后得殘譜以琵琶奏之馬書

主獨得其譜樂工曹生亦善琵琶按譜粗得其聲而

未盡善后輒變易訛頗去注淫繁手新音清越可

聽於是開元天寶之遺音復傳於世內史舍人徐鉉

聞之於國工曹生鉉亦知音問曰法曲終則緩此聲

反急何也曹生曰舊譜是緩宮中有人易之非吉徵

也馬書曰歲餘周后子母繼死後主國步浸微音之

是將刻作實

切諫賜帛三十足以旌敢言然不為輟也未幾后臥疾已革猶不亂馬書曰后病後主朝夕視食藥非親婢子多幸託質君門冒寵乘華凡十載矣女子之親榮莫過于此所不足者子殤身歿無以報德耳親取元宗所賜燒槽琵琶及平時約臂玉環為後主別乃沐浴粒澤自內含玉卒於瑤光殿馬書曰時乾德二年十一月甲戌年二十九墓懿陵後主哀甚馬書曰后自為書請也杖而後起而自製誄刻之石與后所愛金屑檀槽琵琶同墓又作書燔之與訣自稱鰥夫煜辭數千言皆極酸楚馬書載後主誄曰天長地久嗟：蒸民嗜欲既勝悲歎烏馬書載後主誄曰天長地久嗟：蒸民嗜欲既勝悲烏閱川奔外物交感猶傷昔人詭夢高唐誕誇洛浦構

屈平虛亦憫終古况我心推興哀有地蒼：何辜殲予伉儷窈窕難追不祿于世玉潤珠融殞然破碎柔儀無傷孤映鮮雙纖穠秀婉嬾開揚艷不至治慧或無傷盤紳奚誠慎肅惟常環珮爰節造次有章含輦發香瓊姿稟異金冶昭祥婉容無犯均教多方茫語風香瓊姿稟異金冶昭祥婉容無犯均教多方茫無遠報歸妹遼終咸文協兆俛仰同心網繆是道執心之達孝與子偕老今也如何不終往告嗚呼哀哉志淚連容：何為忍心覽此哀編絕艷是慰如何一旦定曰能容：何為忍心覽此哀編絕艷是慰如何一旦定心曠世嗚呼哀哉豐才富藝女也克肖采戲傳能奕暮逞妙媚動占相歌紫柔調茲叢爰質奇器傳華翠虬一舉紅袖飛花情馳天降思棲雲涯發揚掩抑纖繁洪奢窮幽極致莫得微瑕審音者仰止達樂者興嗟曲演來遲破傳邀舞利撥迅手吟商逞羽制草常調法移往度剪過繁態藹成新矩霓裳舊曲韜音淪世失味齊音猶傷孔氏故國遺聲非子而誰誠吾有美爾揚其秘程度餘律重新雅製非子而誰誠吾有拜經樓鈔本

類今也則亡永從逝
風事傳遐人難與同
時心亂落日憶景旭
色蝶亂落空林彫晚
寔畏眉流月高髻凌
容纖眉范四氣窮哀
楓凋清商艷爾醉情
雪舞蘭堂珠籠暮捲
厭：夜飲予何爾忘
先：懷悵快我思妹
荏苒彌疎我思妹
寒暑斯疾以陰以雨
唯日唯月以陰以雨
見鏡取堪無波皇呼
永隔見鏡無波皇呼
無際歷：越前歡多
乎切怛恍：越前歡多
情不亂兮斯鳴呼哀
兮不亂兮斯鳴呼哀
神維昔不仁兮歛怨
為德既取我心

子兮天又毀我室鏡
哀哉天又毀我室鏡
兮閉佳城哀寢悲氛
兮閉佳城哀寢悲氛
來轅金屋兮飛翼：弔
索鳥相鳴兮飛翼：弔
無極嗚呼哀哉應：何
此心：嗚呼哀哉應：何
可窮：冀傳情於：方士
傷：懷如：有詩云：又
凭欄惆悵人誰會不
姿佳節：因哀：不自
蛾眉：皆：因哀：不自
及花：時：約：重：芳：殂：因：成：詩：不：盛：妍：阻：風：開：步：障：乘：月：檻：小
欄：邊：共：約：重：芳：殂：因：成：詩：不：盛：妍：阻：風：開：步：障：乘：月：檻：小
寒泉：誰：料：花：前：後：娥：眉：却：不：全：又：云：失：却：烟：花：主：東
君自：不：知：清：香：更：何：用：猶：發：去：年：枝：書：靈：筵：手：巾：云
浮生：苦：焦：悴：壯：自：背：如：削：難：勝：數：縷：綠：天：香：留：鳳：尾
書：琴：背：云：恍：自：背：如：削：難：勝：數：縷：綠：天：香：留：鳳：尾

拜經樓鈔本

後主國后周氏昭惠后妹也

物寓意在檀槽觸初后寢疾小周后已入宮中后偶褰
幔見之驚曰汝何日來小周后尚幼未知嫌疑對曰
既數日矣后恚至死面不外向故後主過哀以拵其
迹云馬書曰方是時南唐雖去帝號其後主過哀以拵其
廣而莫極于國元皆稱皇容光徐鉉昭惠后諡謂之國
王后則窮究思賢詠歌發形表於萬方此固天理出
流於百代至道無象而儀也矧惟節惠之禮伏惟大
典自德之聖人所以無避者誕昭耿光敢揚懿德伏惟大
行國后生商遺烈安劉積慶淑質奇相惠問英才光
映台華作儷公族紹隆藩閭載輯儲闈世子專寢門
雍之禮孝心不置大君以家人之慶天覆有加誠由肅
飛天尊歸配地嚴恭匪懈稟儀於上宮慈惠積中
率婦道于天下澣濯是服而六衣有煒珮環中節而

九輔純儉之風陰教既孚王化茂遠方輿告變椒風
以御純儉之風陰教既孚王化茂遠方輿告變椒風
永閱慟結長樂哀纏紫宸筮叶從攢塗將啟旌德
之號彤管斯存若乃山河表德而文之以禮金玉其
相而守之以恭垂訓以慈進賢以哲至于誦經習詩
之敏審音知樂之明超然遠識夙絕終古勤行孝養
下自鍾於宸寬裕懷於六宮天資明惠學無不通故
遺愛鍾於宸寬裕懷於六宮天資明惠學無不通故
不愆容儀恭美皆曰昭慈哲遠識寬裕遺愛皆
曰惠仰惟寔錄足表鴻猷謚曰昭惠后謹議
後主國后周氏昭惠后妹也馬書女憲傳曰警敏昭
惠卒未幾後主居聖尊后喪故中宮久虛馬書曰后
待年宋開寶元年始議立后為總室命太常博士陳
致雍攷古今沿革草具婚禮又命學士徐鉉史官潘
佑叅定馬書曰鉉曰婚禮吉不用樂佑以為古今不
相沿襲固請用樂鉉案古房樂無鐘鼓佑曲
拜經樓鈔本

餘煖在檀槽觸物寓意類如此初后寢疾小周后已入宮中后偶褰

後主哀以梅其三此史家曲筆也后雅志于政主何去日小周后而後忘日即馬書昭惠皇后未勝禮服待年宮中而此云小周后尚幼未及婚疑何至此新以而為

后而群臣國人皆稱皇太后徐鉉昭惠后諡謂之國廣聞莫極于坤元則含容光大擬議著焉尊莫隆於王后則窮究思賢詠歌發焉是以上德無名而稱謂流於百代至道無象而儀形表於萬方此固天理出於自然聖人所以無避者也矧惟節惠之禮百王盛典迷德之議史臣至公誕昭耿光敢揚懿德伏惟大映台華作儂公族紹隆蕃閭載輯儲闈世子專寢門之禮孝心不匱大君以家人之慶天覆有加誠由肅雍之德叶此睦姻之盛言內則者以為美談及屬運飛天尊歸配地嚴恭匪懈稟儀於上宮慈惠積中率婦道于天下澣濯是服而六衣有煒珮環中節而

九御有倫思脫簪之戒以成憂勤之政躬大練之飾以輔純儉之風陰教既孚王化茂遠方輿告變椒風永閱慟結長樂哀纏紫宸筮叶從攢將啟旌德之號彤管斯存若乃山河表德而文之以禮金玉其相而守之以恭垂訓以慈進賢以哲至于誦經習詩之敏審音知柔之明超然遠識夙絕終古勤行孝養下自從化啟寬裕懷於六宮天資明惠學無不通故遺愛鍾於宸眷載稽其美寔光前烈謹案諡法德禮不愆容儀恭美皆曰昭慈哲遠識寬裕遺愛皆曰惠仰惟寔錄足表鴻猷謚曰昭惠后謹議

後主國后周氏昭惠后妹也馬書女憲傳曰警敏昭惠卒未幾後主居聖尊后喪故中宮久虛馬書曰后

待年宋開寶元年始議立后為總室命太常博士陳

致雍攷古今沿革草草具婚禮又命學士徐鉉史官潘

佑叅定馬書曰鉉曰婚禮吉不用樂佑以為今古不相沿襲固請用樂鉉案古房樂無鐘鼓佑曲

拜經樓鈔本

咸符刻馬書作或

引詩窈窕淑女鐘鼓樂之則房樂宜有鐘鼓后初見
君後魏書有后先拜後起帝後拜先起之文鉉因謂
夫婦人倫之本承祖宗主祭祀請答拜佑以為王者
婚禮不可與庶人同請不答拜又車服之置互有予
不決久文安郡公徐遊評其異同遊多是佑議遂施
用之逾月遊病疽鉉懟其不主已議戲語人曰周孔
亦能為厲乎馬書曰將納采後主先令校鵝代白鴈
親迎觀者咸登屋后少以戚里間入宮掖聖尊后甚
至有墜瓦而斃者后曰自昭惠殂常在禁中後主樂
愛之故立焉馬書曰后自昭惠殂常在禁中後主樂
多傳于外至納后成禮而已翌日大醮群臣被寵過
韓熙載以下皆為詩以諷而後主不之譴臣
於昭惠時後主於群花間作亭五國故事曰宮中以
梅花銀釘瑋瑋而於花間設朱畫小木亭子清異錄曰
梅於外又於花間設朱畫小木亭子清異錄曰

居刻本作偽
刻本無山字互刻本作凡
製刻本作嬰

後主微行昭家由唐拾遺記
載其事甚詳雅黃云此事
見清異錄亦載又有相國寺
比丘澄暉事院牌初賜斐飛
王寺占此卷同疑一事也

李煜居長秋周氏居柔儀殿有主香宮女其焚香之
器曰把子蓮三雲鳳折腰獅子小三神山至字金鳳
口梁棟窓壁柱拱階砌並作隔筒密插花榜曰錦
時流後主詔取數十根植于移風殿賜名蓬萊紫
又詩話類編云後主常微行娼寮醉大書石壁曰淺
斟低唱偎紅倚翠太師鴛鴦寺主簿風流教法其蕩
侈不羈此雕鏤華麗而極迫小僅容二人每與后酣飲
也如中國亡從後主北遷封鄭國夫人默記曰后歲時
其中國亡從後主北遷封鄭國夫人默記曰后歲時
朝謁每入必留內教日出對後主輒涕泣罵詈朝主
常婉轉避之昭陽李清曰按後主遣弟從善朝宋
留不遣後善屢詣後主泣後主聞其至輒避之何巧
合乃爾據王銍默記所載謂后事見龍袞江南野史
及得野史讀之果妃事相連故默記因說也宋太平興國二
年後主殂后悲哀不自勝亦卒江南童謠云日索娘

風流上南唐拾遺
記亦載有持字

來忘却家後園桃李不生花猪兒狗兒都死盡養得
猫兒患赤痕娘來謂再娶周后也猪狗死盡者謂盡
戊亥年也赤痕目病猫有目病則不能捕鼠謂不見
丙子年也清異錄曰江南周則少賤以造雨傘為
業其後戚連椒閣後主戲問之言臣急於未蓋日造
二傘貨之惟靈雨連月則道大亨後生理微温至於
遭過盛明遂舍舊業後主曰非我用卿而富貴乃高
密侯提携而起家也明年當封特以為高侯實請
之

後主保儀黃氏江夏人父守忠事湖南馬氏為偏裨
馬書女憲傳曰馬希
萼之難守忠死之
邊鎬入長沙得黃氏納後宮後
主見其美選為保儀以工書札使專掌宮中書籍二
周后相繼專房故保儀雖見賞識終不得數御幸也
馬書曰黃氏服勤降體以事小周故
同時美女率多過宮而獨不遭譴
元宗後主皆善

書法元宗欲羊欣後主學柳公權清異錄曰後主善

道勁如寒松霜竹謂之金錯刀按後主作大字不用

筆卷帛書之皆能如意謂之撮襟書金陵清涼寺有

後主德慶堂扁字又有祭悟空禪師文後主有樂府

傳於世又江南別錄後主文集徐錯序新說徐鉉為

又稱鍾海岳畫史曰鍾峯白蓮居士又稱鍾山隱居

自題畫必曰鍾隱筆上着內殿圖書之印及押用皆

內合同集賢院黑印有此印者是與于文房物也皆

得十九購藏鍾王以來墨帖至多保儀實掌之城將

陷後主謂之曰此皆先帝所寶城若不守汝即焚之
無為他人得及城陷悉焚無遺宋小史曰太祖令呂
得六萬餘卷皆焚餘也楓憲小贖曰宋時有內庫
書金樓子有李後主手題云梁孝元謂王仲宣在荆
州著書數十篇荆州壞四焚其書今在者一篇知名
之士咸重之見虎一毛不知其班後西魏破江陵帝

拜經樓鈔本

近刻清異錄
不見此條

引信物詣後之善書被前
西引清異錄一條

亦畫焚其書曰文武之道盡今夜矣何荆州壞焚書
 二語先後一轍也噫不道後主復然避暑漫抄曰
 李後主嘗買一硯山徑長纒踰尺前聳三十六峯皆
 大猶手指左右則引為兩阜坡陀而中鑿為硯及江
 南國破因流傳數許人家初姓奚賜姓李定居歙州
 珪工造墨後主以澄心堂紙龍尾溪硯及珪墨為
 文房三寶當其時有貴族誤墮珪墨池中疑為水
 壞不復取既踰月臨池飲如新綠是金器令善者下
 之并得墨光色不變裏如新綠是人皆知寶者維
 揚志曰後主好蜀紙嘗求于揚州置紙務命守臣歲
 內惟六合之水與蜀同遂于揚州置紙務命守臣歲
 貢時六合正屬揚州故也如寒松霜竹謂之金錯
 書畫作顛筆繆曲之狀勁如寒松霜竹謂之金錯
 歐陽修試筆曰南唐有國時於歙州置硯務選善工
 命以九品之服月俸廩號硯務官歲為官造硯有
 數其硯之四方而平淺者南唐硯也石尤精製作亦
 不類今工之卷窳日上品後錄曰予收南唐李侯閣中
 集第九卷一窳窳日上品後錄曰予收南唐李侯閣中

今人註云一在陸農師家二在潘景家江鄉春夏景
 山行摘瓜圖一註云李將軍又今人在劉忠
 諫家廬思道朔方行一註云小將軍又今人在劉忠
 在李伯時家明家奚人習馬圖三註云小將軍又今人
 註曰在馬粹家明家奚人習馬圖三註云小將軍又今人
 今人註云在野僧家康功龍圖家楊妃使雪衣女亂雙陸
 圖一註云李翹家又在王仲儀之子定國處其看色臥
 矣竹四今人註云在野僧家康功龍圖家楊妃使雪衣女亂雙陸
 枝一竿尤妙下品在王仲儀之子定國處其看色臥
 嵩又今人註曰在仲儀家詩圖二叙一樓臺人物分
 兩處中為遠水紅橋小山作實迢從騎迎若蘭車人
 物甚小而繁大槩學周昉而氣製甚遠貓一注云汀
 州李交後今人注云在劉正言閣中集一卷得於小者
 三如生後今人注云在劉正言閣中集一卷得於小者
 安簡家其中名品多流散士大夫家公麟尚見之有
 朱印曰建業文房之印曰內合同有墨印曰集賢院
 御書也然不知集有幾卷其他卷品目何物也建業
 伯時也然不知集有幾卷其他卷品目何物也建業

所記止此四字疑衍
以疑作似
見名卷三四字衍若移置前
行憤慨下則文意接矣

文房亦盛矣保儀亦從北遷卒於大梁又有宮人流
每撫之一嘆珠性通慧工琵琶後主演念家山破及昭惠后所作
邀醉舞恨來遲二破久而忘之後主追念昭惠問左
右無知者流珠獨能追憶無所忘失後主大喜後不
知所終又喬氏默記曰後主手書心經一卷賜宮人
國寺以資冥福書卷後賜云故李國主宮嬪喬氏伏願
彌勒尊前持一花而見佛云詞極凄婉後江南僧
持歸故國置天禧寺塔相輪中後寺火相輪自火中
落而經不損後為郡守王君玉所得又歸之窳鳳子
儀家喬氏書在經後字整潔詞甚愴惋所記止此徐
錯集南唐制誥有宮人喬氏出家誥以即其人見者
悲之又云宋伐江南大將獲後主寵姬夜見燈輒
閉目云烟氣易以蠟炬云烟愈甚曰然則宮中未嘗
燭耶曰宮中本閣每夜輒懸大寶珠光照一室如日

秋水宵娘是十國春秋

中耳洪邁容齋隨筆曰東坡書後主去國詞云最
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揮淚對宮娥以為
後主失國當慟哭於廟門之外謝其民而後行乃對
宮娥聽樂乎張邦基墨莊漫錄曰後主常於黃羅
扇上書賜宮人慶奴曰風情漸老見春羞到處消魂
感舊遊多謝長條似相識強垂烟態拂人頭有
秋水宵娘兩宮人秋金蓮高六尺飾以寶物細帶纓
去宵娘善舞後主作金蓮高六尺飾以寶物細帶纓
絡蓮中作品色瑞蓮命宵娘以帛統足令纖小屈上
作新月狀素襪舞蓮中回旋有凌波之態人多效之
唐鐫有詩云蓮中花更多雲月裏常新

烈祖五子宋皇后生元宗楚王景遷晉王景遂齊王

景達种氏生江王景暘

景遷字子通幼警敏讀書一覽不忘烈祖輔吳景遷

尚吳公主為附馬都尉歷衙內馬步軍都指揮使海

拜經樓鈔本

烈祖下蔣利有在諸子中
四字

州團練使左右軍都軍使遂以左僕射叅政事留東

都輔政馬書宗室傳曰元宗為司徒平章事居中輔

覺為景遷教授以賈其聲聞齊丘叅決時政多不法

輒歸過於元宗盛稱景遷之美烈祖於是召元宗至

金陵授鎮海軍節度副使即以景遷為太保平章事

代秉國政有奪嫡之漸此齊丘謀也所以然者以景

遷幼懦他日得國授之已為元老易於窺竊烈時甫

成童尋加同平章事知左右軍使寢疾罷歸金陵為

諸道副都統以景遂代輔政景遷病逾年卒年十九

謚曰定無子初術士謂景遷貴不可言故烈祖尤愛

之及是始悟術士之妄馬書曰保大初元宗改封諸

弟追贈景遷楚王命江文蔚

為碑以表其墓墓飲馬池之

陽按飲馬池即玄武湖也

景遂仕吳為門下侍郎烈祖受禪封壽王純厚夷淡

有士君子之操讓皇之喪景遂受命往護喪事望柩

哀慟觀者聳歎烈祖殂元宗以位讓景遂大臣固持

之而止明年又命景遂總庶政已降詔僉謂不可乃

收所下詔久之又以為太弟凡太子官屬皆改為太

弟官屬景遂固辭唐餘紀傳曰景遂雖不得命終恐

懼不敢安處乃取老子功成名遂身退之意自為字

曰退身以見志平居好客善屬文燕集無虛日贊善

大夫張易隋直喜盡言景遂常賦詩頗纖麗易面規

之景遂敬納又嘗怒碎玉盃於座景遂亟推謝無逆

地紀刻作也

色及易出使契丹景遂上言力諫以為易國士也宜
 夙夜納誨今使航不測之淵報聘遠夷非國之利元
 宗報之曰易奇士海神當畏之鈞磯立談曰易當使
 海東景遂驚促入白
 上以為朝臣如張易不可多得奈何遠使使之冒犯
 風濤地上曰無憂也如易為人海神豈敢侮之邪竟
 遣行景遂在東宮十三年屢乞歸藩交泰元年三月
 始改授天策上將軍江南西道兵馬元帥洪州大都
 督太尉尚書令晉王以樞密副使李徵古為鎮南節
 度副使佐之徵古習驕嫚至鎮專恣尤甚景遂積久
 不能堪欲斬之而自拘有司左右諫止初景遂出鎮
 弘異為太子資治通鑑曰弘異為人猜忌嚴刻
 景遂左右有未出東宮者立斥之弘異

古往今來

將刻作毒漿以進之

蔣刻作故被醜之事竟不
之知

嘗被譴於元宗有復立景遂意景遂在鎮亦頗忽
 多忿謀嘗以忤意殺都押衙袁從範子江表志曰從
 範從太弟在
 金陵子承乾為景遂嬖臣宋何九說構遂寘之法弘異刺知之令親吏持醜
 遺從範使毒景遂擊鞠而渴索漿從範以毒漿
 進之暴卒年三十九馬書作
 三十七未斂體已潰元宗素友
 愛聞訃悲悼左右欲慰釋之因妄曰太弟初得疾忽
 語人曰上帝命我代許旌陽元宗始少解故被醜竟
 不知廢朝七日贈太弟謚文成玉壺清話曰景遂一
 日朝服忽於空中揖
 讓謂左右曰上帝詔許旌陽召吾偕往須當行
 矣忽一日拜辭所生母無疾亡贈太傅謚文成
 景達馬書曰
 字子通生於吳順義四年是歲大旱烈祖方輔

拜經樓鈔本

政極於焦勞七月既望雩而得雨景達以是日生烈
祖喜故小名雨師稍長神觀爽邁異他兒烈祖深器
之受禪封信王烈祖欲以為嗣難於越次故不果五國
故事曰知誥疾草以景達類已欲立之時景達為成
王居守東都乃密為書召入將付後事醫官吳廷紹
與知誥診候知其將終且召景達遂密告景時書已
出秦淮門及之俄知誥殂景即位後吳廷紹迭為內
職人罕烈祖殂景遷已前死元宗稱疾固讓景遂欲
以次及景達承先帝遺意既迫於群議不得行乃立
景遂為太弟景達自燕王徙封齊王為諸道兵馬元
帥中書令景達孝友純至嘗從遊後苑泛舟池中元
宗舟覆景達在他舟初不善泅遽躍入水負元宗出

傳

人以為精誠所感性剛正疾惡朝廷嚴憚之帝每召
宗室近臣曲宴馮延巳延魯魏岑陳覺輩憑寵笑呼
旁若無人景達屢訶詰之復極諫元宗他日宴於東
宮延巳愧二弟之命不出於已欲以虛辭為德陽醉
撫景達背曰爾勿忘我景達不勝忿拂衣入奏請斬
延巳元宗諭解久之乃已張易語景達曰殿下力未
能去群小而數面折之使懼而自謀豈易測哉景達
悟自是畏禍遇曲燕輒以疾辭保大未淮南交兵景
達以元帥督師陳覺為監軍使軍政皆決於覺景達
署牘尾而已朱元叛壽州陷皆覺為之景達亦不能

詰初出師五萬而俘死亡叛者四萬景達及覺引殘
 兵歸金陵上還印綬元宗恐其無功自愧乃拜天策
 上將軍浙西節度使景達不敢當要鎮力辭改撫州
 大都督臨川牧在鎮十餘年馬書曰景達自淮南敗
 於政事察屬急後主嗣位加太師尚書令甚尊禮之卒於鎮
 年四十八四馬書作七在烈祖諸子中最高壽矣贈太弟
 諡昭孝遺命留葬江州廬山初景達好神仙道家之
 說記室徐鉉賦述仙賦以諷行於世

景暹字宣遠烈祖初受禪以十二月一日為仁壽節
 景暹以是日生故小名仁壽烈祖甚愛之母神氏得

謹宋后鞠養景暹如己出改馬書曰烈祖以其母嘗請
 元宗嗣位封保寧王徐鉉保寧王制曰門下昔先王
 莫之或改巧知封建之重宗社仗賴友愛之美風教
 仗先寅奉舊章敢忘循舉二十弟某稟質冲粹慎德
 孝恭出言有章好學不倦故我文考慈訓脩隆而能
 踐修嘉猷惠迪前哲卓爾令器時惟老成學予眇冲
 肇當續服賴貽睦懿親以佑涼德班宗彛以懷萬邦
 懼弗克荷是用睦懿親以佑涼德班宗彛以懷萬邦
 錫爾以山川表爾以車服師長之任申而寵之孰叙
 之思於是乎在於戲直茅侯社禮莫緝馬連華棟莩
 親莫昵馬履信思順可以無悔尊師重道事以多聞
 盡愛敬以奉親顏極惠和以厚宗室勿桃勿墮有初
 有終服我訓詞永光懿烈可厚徐鉉封保寧王册曰
 維保大元年八月丁未朔某日皇帝若曰稽古夷庚
 祇叶皇極所樹屏藩保王家用能乘運會昌歷世
 重光先哲所以啟後列辟所以時憲者也我思立愛
 宜有加焉咨爾二十弟某中萃靈寬裕成德戲必
 俎豆之禮學無城闕之游聰明仁智仰遵前訓孝友

拜經樓鈔本

姻睦率由生知昭此王音應於麟趾朕以不德稟乎
丕承文武之功期無獨享契龜昨土抑為舊章今使
某官持節冊爾為保寧王食邑二千戶敬之哉昔我
文考對越上席敷佑下民克儉于家無從于逸再造
之業與世無窮予以爾有邦膺受繁祉今爾尚迪遺
烈保終令圖無從非彛無狎非正考老是聽訓典是
師綏寧乃封徙封信王出為虔州節度使簡易節儉
虔人安其政賴令卒尉邵繼良攝令以令成喪日張
樂宴飲景過立奏黜之每有小過掌書記孫峴苦言
規正景過大重之峴卒言及必流涕厚卹其孤後主
立進封江王徐鉉信王改封江王加中書令制曰門
下唐堯之盛也既以序九族為先漢祖
之隆也亦以守四方在念矧予小子弗堪多艱寔賴
群后共康蒸民粵有賢侯亦在諸父庸勲表德敢或
愛焉第二十叔某天賦機神生知禮樂肇開朱邸則
孝敬之道升聞出建齋壇則威和之風遠鎮振况五

嶺之際俗雜地雄吏服其明民安其教煦煦冬日隱
若長城孤以不明祇奉丕資乃庶尹至于友邦師
保之規既自家而形國蕭蕭之澤當由親而及遠是
用正左相之位崇三司之儀增賦進封併伸寵數於
燕昔我文考不勉歟敬佇嘉猷以永繁祉可加兼中
書令元宗後主皆酷好浮屠群臣化之政事日弛景
過獨尊六經名教排斥浮屠不少撓在鎮十一年卒
年三十一馬書作三十二贈中書令謚昭順

元宗十子弘冀弘茂後主從善從謹從慶從信
凡八人可見而從慶從信失其官封又二人并逸其

名按從慶五代史宋史皆作從慶陸書後主紀云封景
遷子從慶為昭平公但景遷早夭無子蓋元宗以
從慶為景遷後耳歸宋授左監門衛大將軍神武左
廟都指揮使從信後主時封文陽郡公歸宋為右監門

按後主本紀云後主名煜初名從嘉又按元宗本紀建隆二年春二月立吳王從嘉為太子此云從嘉無可攷何耶

大將軍 又江表志載皇子十人太子冀陳王少亡保寧王少亡慶王弘茂少亡吳王從嘉鄭王從善鄧王從諡吉王從謙昭平郡公從度文陽郡公從信考保寧係冀初封不應又有一人陳王不載名而從嘉無可考又徐鉉集有追封豐王安王册或即逸其名者豐王册文曰維年月日國主若曰名器之重典册之崇不以親疎為嫌至公之舉也不以死生易節歸厚之道也先哲彞訓我儀行之咨爾某挺岐嶷之姿稟山河之秀亦既就傳時惟老成迪祖宗之猷不愆忘奉凋此妙齡天性所鍾永悼何已真王異數護塞寇寔舉為寵章飾彼齒壤今使使云嗚呼分以寶雄藩以白茅弗及圖功猶足表德尚爾不昧知予此心來裔藩翰之寄重事也日國主若曰稽古大猷盛典也無祿咸用追啟王社飾於泉高垂為憲章肆唐子雲無祿咸用追啟王社飾於泉高垂為憲章肆為善舉咨爾某稟信厚之德持謙下之風及苴茅北

藩授仕殿省別六尚方群校勸職修事舉朕甚多直持之公平諸御知方群校勸職修事舉朕甚多之爵止極於公封位未登於六事流光不待時望懽焉申予有慟之懷加爾飾終之禮冬卿峻秩楚澤全封丕舉茂章永光餘烈今命使某持節册贈工部尚書封安王嗚呼延吳之懷予用多愧間平之德人其識諸簡册無虧丹情不泯昭後良佐修道武夷山吳任臣曰嘗讀閩志中載後主昭良佐修道武夷山後主勅有司建會仙觀封良佐鍾后生弘冀後主從善為演道冲和先生史籍不載鍾后生弘冀後主從善從謙自弘茂以下皆不知其母

弘冀元宗長子故唐末民間相傳讖曰東海鯉魚飛上天而烈祖果育於徐氏因信符讖又有讖曰有一真人在翼川開口持弓在左邊元宗欲其子應之乃名曰弘冀初封東平公徙南昌王徐鉉南昌王制曰

持持刻作張

持刻作從王南昌

拜經樓鈔本

按後主本紀云後主名煜初名從嘉又按元宗本紀建隆二年春二月立吳王從嘉為太子此云從嘉無可攷何耶

大將軍 又江表志載皇子十人太子冀陳王少亡保寧王少亡慶王弘茂少亡吳王從嘉鄭王從善鄧王從謚吉王從謙昭平郡公從文陽郡公從信考保寧係真初封不應又有一人陳王不載名而從嘉無可考又誤從謚為從謚從慶為從度備錄之侯考又徐鉉集有追封豐王安王册或即逸其名者豐王册文曰維年月日國主若曰名器之重典册之崇不以親疎為嫌至公之舉也不以死生易節歸厚之道也先哲彞訓我儀行之咨爾某挺岐嶷之姿稟山河之秀亦既就傳時惟老成迪祖宗之猷不憲奉詩禮之學惟勤公室所推藩屏仗寄秀而憲寔凋此妙齡天性所鍾永悼何已真王異數護塞雄藩舉為寵章飾彼齒壤今使使云嗚呼分以寶玉苴以白茅弗及圖功猶足表德尚爾不昧知予此心來裔藩翰之寄重事也日國主若曰稽古大猷盛典也不以死生易節昔在魏蒼舒世早降及我唐子雲無祿咸用追啟王社飾於泉扃垂為憲章肆為善舉咨爾某稟信厚之德持謙下之資在傳不勤為善最樂烝敬孝之性恂友悌之風及苴茅北

潘授仕殿省別六尚之名物泰九伐之政令行以正直持之公平諸御知方群校競勸職修事舉朕甚多

識諸簡册無虧丹情不泯昭復魄亦克知之任臣曰嘗讀閩志中載後主第良佐修道武夷山後主勅有司建會仙觀封良佐鍾后生弘真後主從善為演道冲和先生史籍不載鍾后生弘真後主從善從謙自弘茂以下皆不知其母

弘真元宗長子故唐末民間相傳識曰東海鯉魚飛上天而烈祖果育於徐氏因信符識又有識曰有一真人在冀川開口持弓在左邊元宗欲其子應之乃

名曰弘真初封東平公徙南昌王徐鉉南昌王制曰

持持刻作張

持持刻作徙王南昌

拜經樓鈔本

陝服則曰風聲所存南朝之治揚州則曰本根攸寄
非親賢碩望不足以表東夏非輔相重位不足以副
具瞻信天下為公百王不易肆予敷命匪敢有私長子
某敦信厚之風秉孝恭之德允迪前烈率由生知自
剖麟符往綏淮甸尊敬師保奉行詔條有所問而不
干知為善之最樂東楚之俗向風而安時以為能朕
亦自用特就留臺寵開相府崇貴之數儀制存焉噫為
是無他勤則有戒繼舉德以驕貴自負而忽難無以安
政而忘夙夜之戒無以驕貴自負而忽難無以安
亂善敗則有先聖之遺經憲章文物則有中朝之
成式諳訪佩服身先行之敬哉慎哉無忝多訓之

元宗嗣位以弟景遂為兵馬元帥景達為副元帥誓
於烈祖梓宮前約兄弟相傳而出弘異留守東都及
景遂為太弟又徙鎮潤州封燕王弘異為人沉厚寡
言周師陷廣陵吳越亦攻我常州元宗念弘異尚少

惟下蔭刻有版字

不習軍旅召還都部將趙鐸曰王雖富於春秋然元
帥之重衆心所恃忽棄師歸則部下必亂歸欲何之
弘異善其言聞於元宗馬書曰真奏多壘之秋義無
就逸乞効用以死報國元宗

許即日大為戰守之備部分諸將皆愜士心元宗使
龍武都虞候柴克宏右衛將軍陸孟俊薛居正五代

長沙人父謚事馬殷為節度行軍司馬謚仲女為衛
陽王希聲夫人希聲襲位昭憚遷衡州刺史自以地

連戚里積財貨建大第二子為牙內都將少長豪富
任氣凌下士大夫惡之長沙兵亂陸孟俊曰楊氏怙

寵滅義為國人患久矣於是族楊氏宋史韓令坤
傳曰錢俶受詔攻常閩園昆陵反為南唐所敗南唐

乘勝遣將陸孟俊逼泰州周師不能守孟俊遂進軍
蜀崗逼揚州令坤棄其城守宗怒命太祖與張永德

領兵趨六合接之令坤聞援至復入城守與孟俊兵
戰大敗之擒孟俊初南唐遣邊鎬破湖南以馬希崇

拜經樓鈔本

分司揚州及令坤克揚州希崇以妓楊氏獻甚嬖之
 會擒孟俊將械送行在所楊氏於簾間窺見即拊膺
 痛哭令坤怪問之楊氏曰孟俊往年入潭州殺我家
 二百口惟妾為希崇所匿得免願甘心焉令坤以諾
 孟俊孟俊其救常州至潤州樞密副使李徵古白以
 伏乃殺之
 神衛統軍朱匡業代克宏歸弘異察克宏有才畧謂
 曰君第前戰吾當拒守表言克宏決可破賊常州危
 在旦暮臨敵易將兵家所忌臣請以身保其功克宏
 亦感激思奮馳至常州果大破吳越兵斬首萬餘級
 獲其將佐數十人俘於潤州弘異以時方艱危悉驅
 出轅門斬之馬書曰先是有吳以來戰獲將士皆不
 殺至是莫盡殺之越人不敢西嚮者二
 十人壯其決然元宗以其專誅殺不悅者久之及太

弟景遂力請歸藩而景達為元帥奔潰南歸獨弘異
 有功遂立為太子馬書曰顯德五年 叅決政事元宗
 仁厚群下多縱弛至是弘異以剛斷濟之紀綱頗振
 起而元宗復怒其不遵法度一日以打毬杖笞之曰
 吾行召景遂矣弘異大懼故景遂遇醜元宗既請盟
 於周以在位久耻於降屈屢遣使請於世宗欲傳位
 弘異使為大國附庸世宗賜書止之曰皇帝致書敬
 問江南國主茲睹來章脩形縛旨叙此日傳讓之意
 述向來高尚之心仍以數載以來交兵不息脩陳追
 悔之事無非克責之辭古者省咎責躬因災致懼亦

已具屢敗能刻作至是

武功下將刻有垂示後
立四字

無以過也况君血氣方剛春秋鼎盛為一方之英主
得百姓之歡心豈可高謝君臨輕辭世務與其慕希
夷之道孰若懷康濟之誠且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昔
之聖哲所不能逃苟盛德之日新則景福之彌遠諒
惟英敏必照誠懷書詞温潤略似敵國元宗乃已世
宗遣使至亦別賜弘異國信以為常元宗十七年七
月弘異屬疾數見景遂為厲九月丙午卒釣磯立談
曰太子忽語自
有遠見力諫元宗不如息兵養民不聽太子忽語自
失以至暴亡已兵屢敗上痛自懲艾復思太子語往
往涕下 有司謚曰宣武句容尉張洎上書馬書曰洎
真所薦進
也士謂世子之德在侍膳問安今標顯武功非所以防

符刻作果大以為然
謚下符刻有曰字

微杜漸也洎知元宗猶銜弘異專殺事其說蓋出於
揣摩元宗果大然之改謚文獻徐鉉文獻大子哀冊
文曰維顯德六年太
歲乙未九月癸卯朔四日丙午文獻太子薨於東宮
延春殿以某年十月二日壬申朔十三日甲申遷座
於文園禮也象輅差階龍樓向曙蕭伏衛以將引儼
樽壘而不銜主上感深守器念極賓天痛玉符之靡
召悲銀榜之空懸詔下臣於信史載盛烈於瑤篇其
詞曰於昭我唐誕受帝社舊邦惟新令問不已亦有
積慶載生賢嗣平王之孫吾君之子越在綺紈芳若
蘭蓀綠車表慶寶玉疏思東平錫南昌啟藩耆老
諒訪丘墳討論文以行禮時然後言敬愛表於天性
信厚由於自然運屬重熙地惟明兩古高遠節於先
德讓剖符分陝居東作南屏浙水東馳是惟業廣績著
保釐道高寅亮敬亭南屏浙水東馳是惟業廣績著
京師乃移節鉞建此藩維擇其令典導以由儀仁薰
俗厚化洽風隨國步中艱文身怙亂鎮以高卧制之
長笑取彼鯨鯢戮為京觀斯為至公爰撫軍而監國亦
命我豈矜功乃正皇統斯為至公爰撫軍而監國亦

不惠下初日上似有悅誤

納揆而登庸滿盛而學彌廣望益高而禮益恭不言
 而信有感則通多壘以之而罷警四門以之而除克
 反淳和於國儉致符瑞於年豐天亦艱謀胡寧不惠
 詞曰皇天眷祐錫唐辰輔時惟宗英裔自文祖孝悌
 敦懋機神穎悟昔在中華爰當就傳申畫宛水錫茲
 茅土德望日躋邦家是此勾陳宿衛宮齋攸司於惟
 淮甸寔始皇基道之以禮董之以威俗賦甘崇之頌
 人歌樂職之詩運屬繼明業隆二聖首輯瑞玉來茲
 大政乃為左相其班上乃封夏口其賦千乘赫矣
 元后蒸哉古風不私其子天下為公並命仲叔奮茲
 顯庸或踐我舊藩或陟爾禮之採久而彌崇若太伯之
 晉鄭之勲推而更融臧禮之節從容皇統既正靈符
 讓異周公之東江汝水旄節從容皇統既正靈符
 允荅國步清謚群生欣洽復大道於三古永昭於
 萬乘越我嗣君尊親禮極以呂望之高崇以貞
 觀之舊稱賜書不詔贊禮不名曰予小子寔繫叔父
 維藩維翰宗社之故永錫難老日新王度謂天蓋高
 命亦靡常台階損宿河月沉光慟東堂之哀臨輟南
 唐之春相與聖賢之共歎獨天地以何長頌呼哀哉
 知生若寄臨函奢于蠶炭舉士庶而均哀頌聲猷於

無間嗚呼哀哉歸虎節於王府靡驚旌於門閑西
 園之風月慘維嶺之烟雲象輅迴分運塗遠歸帷整
 兮逝枉夫流蒼震之野大耀奄前星之次捨內間之
 問安進浮丘而把袂九重增慟萬邦御涕冥茫少海
 之波寂歷滄雷之肆嗚呼哀哉感神馳之遠至嘆芳
 練儼哉物於塗芻經武帳之崩苑據青龍之鬱紆嗚
 呼哀哉若霧閉塗窮陰殺節重雲之旭日如晦大壑
 之層兵似雪指京口而蕭咽嗚呼哀哉而遂空集
 木聽玄圃之吏迴風臺思子以何極宮長而怨結
 荆門之故呼著復功名之正顯淚淋浪而酒袂怨結
 而盈胃昭著復功名之正顯淚淋浪而酒袂怨結
 仁孝之昭著復功名之正顯淚淋浪而酒袂怨結
 而日遠寧騁麗於東田豈駁能於文選嗚呼哀哉
 徐鉉文獻太子詩集序曰鼓天之下動者在乎風通
 天下之情者存乎言形于朝廷可以言之者其惟詩乎
 若書契肇生雅頌乃作達朝廷邦國之際其用不窮
 更治亂興替之時履正其道也無迹遠其成務也共
 夫王公大人居尊履正其道也無迹遠其成務也共

拜經樓鈔本

宰所以可則可象有功有親非夫永言何以觀德周
文成王振連安之藻昭明摠著作之英體有古今理
矣子桓夫機神肇於天性感發由於自然被之管絃
無音韻不可不和禽魚草木無所遺連類近而及物遠
故容貌俯仰無所隱怨則可戒贊美不誣斯寔仁者
之愛人智士之博物玉室光啟人文成化上去則詩
綿二千紀其蔚於綠網詞人子充溢于圖牒若乃
王言帝典炳蔚於綠網詞人子充溢于圖牒若乃
簡練調暢則高竒以背俗為雅正者也殿下挺生知
必於若調為高竒以背俗為雅正者也殿下挺生知
聲于就傳之聖侯社錫圭底績于為邦之際隨城封
壤人歌召伯之棠浙右控臨時賴京師之潤戎機
掌曾不芳神閒奮藻而擣華則綠情而致意至鍾山
愠不見於容惟奮藻而擣華則綠情而致意至鍾山
樓月登臨望關之懷北固江春眺聽極朝宗之思
賞物華而頌王澤覽檣事而勸農功樂清夜而宴嘉
賓感遠塵而憫行役沈吟命筆願瞻成章理必造于

作字疑說

悉將刻作習

玄微詞必關於教化或遇言而取適終持正于攸歸
著於簡篇九若于首及玉符來觀玄圃歸尊臨飛閣
之華池即荐雷之講肆斯文門作日新蓋曠代之宗
英寔一時之師匠以鉅幸塵替論嘗典絲綸謂可言
詩因令視草聽鈞天之奏徒欲動心酌滄海而洎由
之波惟知滿腹敬抽短翰式繼頌聲謹序

弘茂字子松元宗第二子幼穎異善歌詩格調清古

馬書曰容貌秀年十四為侍衛諸軍都虞候封樂安

公騎射擊刺皆精悉又領兵職然不喜戎事每與賓

客朝士燕遊惟以賦詩為樂初弘異剛嚴人多憚之

故時望歸弘茂保大九年七月卒追封慶王

城南五里命韓熙載碑以表之金陵新志曰妻湖
橋有南唐慶王墓碑徐鉉慶王進封陳王贈太尉

拜經樓鈔本

冊曰惟在年月之日國主若曰右稱王者之貴必有先存也
豈不以非贈飭天之寵寧為申孰叙之懷稽迪前經式揚盛
歿咨爾某受天正氣為國英宗器量川停機神秀出
典橫之智發行為事業儒雅之度播為文廬不驚宸極甘
蕃調兵蘭錡行令惟一撫下惟仁周廬不驚宸極甘
謝壯圖大畧嗟時運之難并遺文餘烈綿歲序而常
存粵予小子思追懷何已是用修嚴縉禮申告九原於
親友于之恩追懷何已是用修嚴縉禮申告九原於
王有文雅之分光昭令猷永垂不朽今命使某云器故
建號於上分光昭令猷永垂不朽今命使某云器故
花萼之游宛成今昔寶玉之數弘茂之幼有異僧言
遂隔平生尚想明靈鑒茲永悼弘茂之幼有異僧言
人壽夭禍福多驗元宗使視弘茂僧書九十一以獻
及卒年一十九馬書方術傳曰木生所尚保大中至
瞻禮元宗召見於百尺樓百尺樓元宗新建以備登
覽制度宏壯木平指曰此宜望火初不喻其意後數

此注本南唐近事見十國春秋注但言後德止作唐王茂

載淮甸兵起龍鞍山置烽候以應江北常登此樓以
觀動靜又慶王高幼元宗問壽命幾何木平曰即君
聰明年智預知十九年其書九十一字予一保其九
十而為十九也南唐近事載木平言曰即君聰明
哲智預知十九年其書九十一字予一保其九
語以對也金陵新志曰木平初見後主李煜掛木
瓶杖頭煜出歛不見問曰和尙何在木平引瓶自蔽
詭曰某在此浴煜笑曰和尙見人亦勿道下見群臣
某在瓶中浴煜笑曰和尙見人亦勿道下見群臣
建寺曰宮側本名木瓶寺蓋類誌公持刀鑷佛之意云
子夏喪明不為異也或曰臣聞仁而不壽仙經所謂
煉形于太陰之中然慶王必將侍三后于三清友謂
喬行志除伏望少
從善字子師元宗第七子器度凝遠封紀國公徐鉉

公封鄧王加空司制曰門下宗子維城良臣惟聖故
有王社之數鼎司之權親賢古之大訓也我有

拜經樓鈔本

成命時惟至公第七子某識度淹通器質清粹就傳
之歲威儀不忒出閣以來問望所著向由邦政入踐
中樞內形將順之歸外盡彌綸之業人知親附俗待
和平邦家之基斯賓攸賴今六駢巡守萬乘啟行方
資扈蹕之勤宜有時庸之典畫南陽而錫壤掌邦土
以命官併加馭貴之資益峻其瞻之望於戲義極君
父愛敬之道兼馮任綜文武張之政存焉爾其佩
服前訓咨詢舊德勿驕勿惰有初有終永樹風聲以
保元吉使周會宋太祖即位厚其禮遣翰林學士王著
送之按著單州單父人仕周累官金部郎中知制誥
後復仕宋至翰林學士加兵部郎中開寶二年
卒初從善與鍾謨相附結謨輒請以從善為嗣元宗
雖不從然意亦愛從善其遷南都也使主扈從諸軍
元宗殂未御梓宮從善輒從徐遊求遺詔遊厲色拒
之至金陵具以事聞後主素友愛畧不介意愈加輯

睦進封韓王及貶制度降南楚國公後主十一年遣
朝於宋李延平尊先錄曰是時後主以銀五萬遺趙
晉以白太祖太祖曰此不可不受晉辭太
祖曰大國之體不可自為削弱當使之弗測及從善
朝宋賞賜外密賚白金如遺晉之數人皆服太祖偉
度太祖已有意詔後主歸闕即拜從善泰寧軍節度
使留京師賜甲第汴陽坊封其母凌氏吳國太夫人
按前元宗十子叙次丙言鍾后後主聞命手疏求從
生從善此又言凌氏為生母
善歸國太祖不許以疏示從善加恩慰撫幕府將吏
皆授常叅官以寵之而後主愈悲思每登高北望泣
下霑襟左右不敢仰視由是歲時游燕多罷不講常
制却登高文曰玉笋澄醪金盤繡餽菜房氣烈菊蕊

香豪左右進而言曰惟芳時之令月可藉野以登高
矧上林之伺幸而秋光之待衰乎予告之曰昔予之
壯也意如馬心如孫情槃樂恣驩賞忘勞惰心志於
金石泥花月於詩騷輕五陵之得侶陋三秦之選曹
量珠聘妓紉綵維艘被墻宇以耗帛論邱山而委糟
年、不負登臨節歲、何曾捨逸遨小作花枝金剪
菊長裁羅被翠為袍豈知萑葦乎性忘長夜之靡、
宴安其毒累大德於滔、今予之齒老矣心悽焉而
怵、愴家艱之如燬縈離緒之鬱陶陟彼岡兮跋予
足望復閔兮睇予目原有鴿兮相從飛嗟予季兮不

來歸空蒼、兮風淒、心躑躅兮淚漣而無一驪之

可作有萬緒以纏悲於戲噫嘻爾之告我曾非所宜

從善妃屢詣後主號泣後主聞其至輒避去妃憂憤

而卒國人哀憐之馬書曰命從善曰臣兄以庸菲之才嗣守

宗廟陛下垂覆載之恩許其不入朝實千載一過敢不

奉詔遂為書喻以上意後主不從江南野史曰從

謙奉朝貢既至敷奏無失禮太祖優恩封之為亮王

賜第宅錫賚頗厚恩及蕃戚未幾侍上從容謂之曰

卿可貽書與國主令人朝奉朕當大駕抵宋毫而迎

封之以大府所請彼此遭逢自無失時從謙對曰臣

兄以斥菲之才嗣守宗廟陛下垂覆載之恩許之入

御不存默不自安遂臥疾而卒初從謙奉使于汴
賔而不返其妃每哭詣後主無以為計每聞其至必
避之而已兵未起以思慕不已而成疾卒國亡改
授使宋被留者為從善野史作從謙似誤

授右神武大將軍太平興國初改右千牛衛上將軍

雍熙四年卒年四十八

從善字子師隴西成紀人唐室之諸孫元和之近屬
譜諫詳悉此不具陳若夫天祚之德大運有時而極

積慶之祀百世無得而踈必生克肖之賢以承有後
之應保姓受氏公寔宜之昔者土德既微群角立

維我顯祖奄宅舊吳延祚四紀傳國三世公以天屬
之愛膺寶玉之封始在膠庠已有名望姿儀秀出文

然稱之由是受任於六官交修度職彌綸舊典諮訪老
成恪居無違所至皆理于時聖人出于中土正朔及

于四方維我先君祇畏天命受盟請吏息民弭兵玉
帛交馳冠蓋相望公親則介弟位則中台獨奉侍祠

留參祝棘元戎駟牡分建節之權玄冕九章奉侍祠

之列朝獎既厚臣誠益恭後凋之業無渝萬頃之陂
自若故得全名節于危疑之際保恩願于終始之間
志如一鳴呼修塗方騁景命不融春秋四十有八年
熙四年九月九日薨於通許護軍之解詔輟朝一日
賜絹百疋其年冬十月十三日葬于開封府開封縣
吹臺鄉蘇里附太夫人凌氏之塋禮也前夫人徐氏
繼室周氏並早卒皆有肅雍之德窈窕之前夫人治
內盡其規魚軒象服昭其盛子十四人仲顛仲翔仲
衍仲華仲雅仲隸仲寧仲簡仲彬仲文仲猷仲玄仲
義仲端女十四人慕英懿卿奉蘋蘩簡正容茂節稱
仙惠昭如賓道崇鳳兆幼貞閨秀季真或嬪于盛族
或待禮未行惟公生于中宮持稟異氣謙而得禮和
而執中容納直言賓延素士經歷夷險雅度不渝大
年未登終古同難之咎銘門斯久辱引深永惟知已
之恩願表為陵之非禮勿動出言有章忠孝信以濟
生我公金玉相其姓條馬為庶九萬之程溘然中路
終然允咸三代之流不植刺草長瞻宰樹大雅君子
隴西公墓浚川東翔大中祥符賜同進士出身二年

復台試除楚州推官累遷大中丞次

從鎰馬書及五代史俱元宗第八子馬書曰警初封

舒國公改封蔣宗太祖親征揚州李重進遣從鎰朝

行在進封鄧王五代史作鄭王出鎮宣州後主宴餞綺霞閣

與近臣俱賦詩而自為序馬書載後主序畧云秋山

淒之句遐覽其詩有咫尺澄江幾多地不須懷抱重淒

水清林煙池影共離情暫移黃閣只三載却望紫垣

上都數程滿座清風天子送隨車甘雨郡人迎綺霞閣

有上頌題在從此還應及貶制度降江國公太祖以不

朝來伐後主遣從鎰貢帛二十萬疋白金二十萬觔

時兵已南渡從鎰留宗館懷信驛捷奏至百僚稱賀

閣門趣隨班入邸吏亦謂當有貢獻其介潘慎修慎

父承祐尚書而用其傳曰承祐晉安人王延政僭號以

為吏部尚書而用其傳曰承祐晉安人王延政僭號以

少鄉遷鴻臚卿委以南方事升降人物制置郡縣多

用其言薦陳誨林仁肇皆著功効老病乞骸骨以禮

部尚書致仕卒于洪州西山宋史曰慎修字成德

為秘書省正字累遷至水部郎中兼起居舍人開寶

末王師征江南後主遣其弟從鎰入貢及後主歸朝

許之慎修為太子右贊善大夫後主表求慎修掌記室

卒先是江南舊臣多言後主閣儒事多過實真宗一

日對宰摺語及建寧府志曰潘慎修字成德建安人

承祐子仕江蘇為水部郎中兼起居舍人奉後主命

惛明刊作惛
具明刊作且

蔣刻作被討瀕亡

慎修美風度博文史在真宗朝數為寇準嘗毀及準
出守鄧州有告其不法者詔慎修驗至即密疏準才
堪將相所坐皆誣誤不足罪真宗以為然嘗稱長
者書其名下御屏王公四六話云豫章潘興嗣家
有李後主歸朝後乞潘慎修掌記室手表慎修李氏
之舊臣而與嗣之祖也其表畧曰昨日因先皇臨御問
臣頗有舊人相伴否臣即乞徐元樞劉元樞方在幼年
于陳表素不諳習後來因出外問得劉元樞曾乞得廣
南舊人洪侃來已蒙遣到徐元樞臣亡國殘骸死
敢陳乞所表章臣具勉勵躬親臣亡國殘骸死
無日豈敢別生僥倖臣心其銜位稱檢校太尉右千牛
恭慎伏望睿慈察臣心其銜位稱檢校太尉右千牛
衛上將軍上柱國龍西郡公食邑千戶潘慎修並令
奉聖旨光祿寺丞徐元樞右贊善大夫潘慎修並令
往李煜處而楊大年作慎修誌文云喬木不勝空悲
故國曳裾王門猶見故君者謂此也李後主手表僕
嘗摸得之愛其筆札清妙不允兵火亡失已久因記
其梗槩焉後見大年所著慎修墓誌乃云俾事故君
是為上介思喬木于故國尚見以為國被侵且亡而
世臣曳長裾于王門燕掌記室以為國被侵且亡而

城陷上蔣刻有以至二字

梳作拒

按十國春秋仲偃為從讓子
此注從鑑下未知何據

想近刻作翹

使者旅賀非禮但奉方物以待罪宋史曰自是每群
表請太祖嘉其知禮為易供帳加賜牲餼上尊命知
制誥李穆送從鑑歸國諭指令後主亟自歸仍命曹
彬等緩攻以俟之而後主卒不行城陷從鑑從後主
北歸宋授左領軍衛大將軍一云宋帝詰後主不從
帝怒遂降從鑑于南班子仲改名從浦卒十國春秋注云
偃舉大中祥符八年進士改名從浦疑誤
從謙元宗第九子數歲為奕棋詩有思致曰竹書載詩
君子畫日意沉吟相對終無語爭先各有心恃強斯
有失守分固無侵若算機籌處滄海未深嗣主覽之驚嘆
野史曰滄海以未深作滄流爭寫紙動于建康
令頌示百寮以為規誠士流爭寫紙動于建康
清異錄曰宜春王從謙喜書札學晉二王楷法用宣
城諸葛筆一枝酬以十金勁妙甲當時號為想軒寶

拜經樓鈔本

待刻作後不知其所終

按夏清侯傳前尚有序數之先
宜堂刻本云保大霸王同氣曰宜
本王從諫材性夙成製撰多不具
稿擬下邳侯華華體作夏清
侯傳

凌刻本作凜

卷刻本作卷

熱

從慶失其官封

從信逸其行實
右五分兩行寫列于從謙
傳後蔣刻本如此

帝後主賞歎之歷封鄂國公宜春王進吉王出鎮江州及
 貶制度降鄂國公歸宋為右神武大將軍宋史作右
 將軍武統軍遷右龍武大將歷淳化五年九月以本
 知隋復成三州上表改名從誦淳化五年九月以本
 官出為安遠行軍司馬宋史淳化五年上言貧不能
 軍行軍司馬月後失其所終清與錄載從謙嘗春日
 給俸錢三萬馬擊毬乃引輕至花底痛採芳菲願謂嬪
 侍觀桃花爛熳意欲折而條高小黃門取綵梯獻時
 從謙乘駿馬擊毬乃引輕至花底痛採芳菲願謂嬪
 妾曰吾之綠耳梯何如從謙常作夏清侯傳甚稱于
 時傳云侯姓干氏諱秀字聳之渭川人也曾大父仲
 森碧虛郎大父挺凌雲處士父太清方隱於幽閒輒
 以卓立卿自名衣綠綬珮玉玦秦聞之就拜銀綠大
 夫秀始在胎胞已有祖父秀之謂也操持面目凌然食
 日鳳雛而文虎鄴而班父秀之謂也操持面目凌然食
 堅姿態猗而文虎鄴而班父秀之謂也操持面目凌然食
 席溫為下常侍不稱其旨有言秀甚忠能用時秦王病暑

引清異錄當
今作兩段

之必如意王亟召使者駕追鋒車旁午于道既至引
 對王大喜詔柄臣金開剖喻秀以草故鼎新之義然
 後剖析其材能一削其麓編度令殿王宣旨云恨識
 于是賜姓名改字少瑩自此視殿虛敞玉窓深瑩專
 以賜姓名改字少瑩自此視殿虛敞玉窓深瑩專
 奉起居往超屏跡登廣寒宮王病良愈謂左右白瑩
 不復見如超屏跡登廣寒宮王病良愈謂左右白瑩
 每近寵遇益隆偃曹侍郎羽果支頭使沉香清郎何
 尚茲寵遇益隆偃曹侍郎羽果支頭使沉香清郎何
 臣漆安居咏籟下瑩服曰沐浴感珠水醺酣百穗香
 辟穀安居咏籟下瑩服曰沐浴感珠水醺酣百穗香
 牧之高夫殿之脈回謗作甲者勞于魏武為冠者小
 漢高白虎殿之脈回謗作甲者勞于魏武為冠者小
 而長太息也懈于位前病後五年秋歸田園夏直軒
 閣功日大无何秦王有寒病不可封風席溫再幸
 兼拜羅大周為斗圍監蒙厚中為邊幅將軍同司卧
 起瑩絕不沾踪跡捲而不舒潦倒塵埃中每火雲排
 室日色如就第終王世不用子嗣節襲國有罪除其
 得請以便就第終王世不用子嗣節襲國有罪除其

拜經樓鈔本

寓將刻作寓十國春秋
注云或作寓非

後主四年將刻作初
歸宋將刻作國亡北遷宋

過將刻作逾

上將刻作自 字吉 無補字

士將刻作史

蔣刻作初江南開陵王出問父
老皆巷哭及是其嗣續於絕
遺氏補為之與悼云

封人以凝秋叟呼之既不契風雲但以時見于士庶
家亦得人之歡心後世尚循瑩業流落遍于四方惟
西北地寒故轍
迹所不至云

後主二子仲寓仲宣皆昭惠周后所生

仲寓字叔章 唐餘紀傳曰昭惠后周氏所生 後主四年封清源郡公

歸宋授右 一作千牛衛大將軍 一作原授神武右 廟

官居後主喪哀毀過制太宗怜之遣使勞問終喪賜

積塲坊第一區久之上言族大家貧求治郡拜鄂州

刺史在郡以寬簡為治士民安之淳化五年八月卒

年三十七子正言亦好學早卒無嗣後主之後遂絕

江南遺民間之猶為興悼云 仲寓好蒲博飲晏張洎切諫之仲寓謝過後數

月有言仲寓蒲博如故者洎與之絕至
仲寓死洎竟不往弔江南故臣多薄之

仲宣小字瑞寶保與仲寓同日受封封宣城公三歲

誦孝經不遺一字宮中燕侍合禮如在朝廷昭惠后

尤愛之 玉壺清話曰後主煜幼子宣城郡公仲宣后周氏所生敏惠持異眉目神彩若圖畫三歲

能誦孝經及古文煜自然知事親之禮見士大夫揖讓

進退皆如成人栖霞道者異僧也能知往事自鍾山

迎于大內令嬪御抱出見之自能合瓜于額栖霞曰

不祥之器也此兒與陛下及后夙有深冤以陛下積

德不能酷報故為劫恩愛賊托生掖庭割父母之肝

腸且養之而勿戀五歲忽自言曰兒不能久居今將
去矣因瞑目遂卒周后在疾遂絕煜悼息痛傷悲哽
幾躡絕者數四將後主四年仲宣纔四歲一日戲佛
像前有大琉璃燈為猫觸墮地劃然作聲仲宣因驚

廟字念子依十
國春秋注改

仲寓好蒲博
注本十國春秋

痼得疾竟卒清異錄曰時詔徐錯為墓志錯謂凡鉉

鉉為疏二十餘事錯曰適已得七十餘事鉉曰楚金

大能記明旦又曰夜來復得數事鉉撫掌而已

追封岐王謚懷獻時昭惠后已疾甚聞仲宣天悲哀

增劇數日絕世馬書載後主輓辭曰珠碎眼中珍花凋

猶殘藥香奩已染塵前哀將後感無淚可沾中又艷

質同芳樹浮危道畧同正悲春落實又苦雨傷叢穠

麗今何在飄零事已空沉後無問處千載謝東風皆

並其子母悼之初仲宣卒後主恐重傷昭惠常默坐

飲泣因為詩寫志云永念難消釋孤懷痛自嗟雨深

秋寂莫愁引病增加咽絕風前思昏矇眼上花空王

應念我窮子正迷家吟咏數四左右為之泣下明

解學士縉集曰安成李氏系出南唐南唐三傳至後

主煜以子傑為吉州刺史開寶乙亥南唐亡俱入汴

至太宗太平興國三年後主哀請遣一子歸守墳墓

由是傑後歸安成安成之西接湖南攸縣界有南唐

興王之墓前列三十六陂人以為清道水者今猶存

南唐書卷十六終

也傑字邦特二子曰坦曰孩子孫蕃衍至我明有名

宗白者以永樂甲申擢進士官翰林院庶吉士云

天中記引邵思野說云岐王六歲時戲佛像前有古琉璃瓶為
貓所觸割於地地回驚曰疾莫識錯徐為墓誌銘
謂鉉曰此文章雖不引貓兒事此以實足顯記不鉉為既二
十餘日適上懷七十餘事鉉曰林屋大能記明旦又云
夜來復得數事先持書示已

清異錄卷之七此書古之錄也

此條近刻清異錄不見

南唐書卷第十七

雜藝方士節義列傳第十四

吳廷紹為太醫令

秦州志載廷紹保秦州為州刺史

烈祖因食飴喉

中噎國醫皆莫能愈廷紹尚未知名獨謂當進楮實

湯一服疾失去馮延巳苦腦中痛累日不減廷紹密

詰厨人曰相公平日嗜何等對曰多食山鷄鷓鴣廷

紹曰吾得之矣投以甘豆湯亦愈群醫默識之他日

取用皆不驗或扣之答曰噎因甘起故以楮實湯治

之山鷄鷓鴣皆食烏頭半夏故以甘豆湯解其毒耳

聞者大服

潘宸往來江淮間自稱野客嘗依海州刺史鄭匡國
南唐近事作匡圖不甚見禮館之馬廐旁一日從匡國獵近
 郊匡國妻行至廐中因視宸所居四壁蕭然葦席竹
 筍而已發筍覩二錫丸亦頗怪之宸歸大驚曰何物
 婦人觸吾劍賴吾攝其光芒不然身首殊矣或以告
 匡國匡國竦然曰殆劍客也求學其術宸曰姑一試
 之乃俱至靜院探懷中二錫丸置掌中俄氣出指端
 如二白虹旋繞匡國頸有聲錚然匡國汗下如雨曰
 先生之術神矣觀止矣宸笑引手收之復為錫丸匡
 國表薦于烈祖召居紫極宮數年卒南唐近事曰宸
 後啟傳劍術於

人一夕夢師怒其所傳非人陰奪向法既寤不能復
 劍矣尋病終藏極宮臨終言乞桐棺葬於近地後當
 尸解上從之墓金波園保大元宗命發觀骸骨迄
 無異江淮異人錄曰宸大雅評事潘鵬子少居和
 州推採養親嘗過江泊秦淮口有一老父求同載
 過江宸許之時大雪宸市酒與同飲及江中流酒已
 盡飲不竭及至岸謂宸曰子孝魚有道氣可教也乃
 授以術宸甚多謂主人曰此可為戲令以物澆取置
 池中落葉甚多謂主人曰此可為戲令以物澆取置
 地隨葉大所親家同坐者數人見宸過請出一術
 者顧至所親家同坐者數人見宸過請出一術
 宸而合聚之前有鐵砧如故又於袖中出一幅舊方巾舉
 既而退前行數步不復見能背誦所卷其間點竄塗乙志
 之置於前首舉一字則誦之終卷其間點竄塗乙志
 知所為多此類時又有張訓者吳太祖嘗給諸將校也
 吳時人謂之大口張吳太祖嘗給諸將校也
 訓得故契不知苟知之必不爾明日吳公謂張曰爾
 意但司徒不知苟知之必不爾明日吳公謂張曰爾

張訓一條疑出江淮吳人錄故
 接前條不標出處極十國春秋
 有張傳与此小異

拜經樓鈔本

吳人錄

成幼文以下兩條疑之出江淮
吳人錄

所得甲如何張以告公乃易之後吳公移廣陵嘗賜
諸將馬訓所得復為弱亦不滿意妻復言如前明日
吳公又問之訓復以言公曰爾家事神耶訓曰無
之珠衣告余曰公賜張訓甲甚弊當為易之今賜諸
將馬復夢前珠衣公婦人告余曰張訓所得馬非良馬
也其故何哉訓亦不能測也訓妻有衣箱常自啟閉
訓未嘗見之訓一日妻出訓竊啟之果見珠衣一襲及
妻歸謂訓曰君開吾衣箱耶初其妻每食必待其夫
一日訓歸謂妻曰君先食吾謂訓曰今日以食味異常不待
君先食矣訓曰君欲負我耶然君一人頭訓心惡之陰
殺之妻謂曰君欲殺我耶然君一人頭訓心惡之陰
遂殺妻及其婢後果為刺史先殺又成幼爾君必不免訓
事而微有所居臨通衢而有一小兒狀甚貧窶有一惡少年
與兒相遇結鞋待賣鞋中營具今悉為所污有書生過
憫之為償其值少年怒曰兒就我求錢汝何預焉生
甚有愠色成嘉其義召之與語大奇之因留之宿夜

共話成暫入內後出則失書生矣戶外皆閉求之
得少頃復至前曰旦來惡子吾不能容已斷其首乃
擲于地成驚曰此誠忤君子然少藥敷于頭上梓
地豈不見累乎書生曰無苦乃出少藥敷于頭上梓
其髮摩皆化為水因謂成曰無苦乃出少藥敷于頭上梓
成曰某非方外之士不敢奉教書生于是長揖而去
重門鎖閉竟不知其所及同人之書生李勝嘗遊洪州
西山中與處士盧齊及同人之書生李勝嘗遊洪州
一人偶言雪勢如此固不可出也勝曰欲何之吾
能往人因曰吾有書籍在星子君能為我取乎勝曰
可乃出門去飲士未嘗携書而星子至西山九三
餘里也觀中道士閉戶寢于前插一童子叩戶取
使士懼一日道士起見所臥枕前插一童子叩戶取
慶士七首道士起見所臥枕前插一童子叩戶取
自是禮勝
心禮勝

李冠善吹洞簫悲壯入雲
揚清入元宗將召之會軍旅事興不暇司徒李建勳
霄漢

拜經樓鈔本

亦知音絕歎賞之馬書中主將召隸教坊南唐近事
建勳以詩送之曰韵如春澗長流水怨似秋枝
欲斷蟬可惜人間容易聽新聲不到御樓前
 不遇周顛德中北遊梁宋每醉輒登市樓長嘯後不
 知所終馬書曰周世宗時多遊梁宋每乘醉長嘯于
依因渡江北遊流落梁宋間每醉輒登市樓作
數曲聽者慘沮人以此李龜年丁天寶之末
 某御厨者失其姓名唐長安舊人也從中使至江表
 未還聞崔嵬誅北司遂亡命而某留事吳及烈祖受
 禪御膳宴設賴之畧有中朝承平遺風其食味有鷺
 鷺餅天喜餅駝蹄餠春分餠密雲餅鑿糟炙瓏璫餠
 紅頭簽五色餛飩子母饅頭舊法俱存

餠餅刻作餠

數將刻作長

申漸高優人昇元中為教坊部數馬書談諧傳曰漸
多內難伶人不得志漸高以善音律為部長
常吹三孔笛賣藥廣陵市昇元初案籍編括
 苛急屬畿內旱一日宴北苑烈祖願侍臣曰近郊頗
 得雨獨都城未雨何也得非刑獄有冤乎漸高遽進
 曰大家何怪此乃雨畏抽稅故不敢入京爾烈祖大
 笑明日下詔弛稅額信宿大雨霑洽按江南野史作
野史曰家明從嗣主遊後苑登于臺觀望鐘山雨曰
其勢即至矣家明對曰雨雖來必不敢入城嗣主怪
而問之家明曰懼陛下重稅嗣主曰不周本自吳時
因卿言朕不知之遂令權務半而征之
 有威望烈祖慮其難制因內宴引鴛酒賜本本先覺
 之輒取御盃均酒之半以進曰願以此上千萬壽庶

明君臣一心烈祖失色左右莫知所為漸高託俳戲舞袂升殿曰勅賜臣漸高併飲之納杯懷中而出烈祖密遣中人持藥解之不及腦裂而卒資治通鑑曰

詢飲以金鍾酌酒賜之曰願弟壽千歲知詢疑有毒引他器均之踞獻知誥曰願與兄各享五百歲知誥

變色左右高進不肯為誣語掠二酒合飲之懷金鍾伶人申漸高進不肯為誣語掠二酒合飲之懷金鍾趨出腦潰卒有國時知訓死矣且知訓柄吳時嘗

昭陽李主疑非先主時加衰耄何足深忌周本為是

徐初詢入朝奪其兵留為統軍時耳考馬書云昇

元初詢入朝奪其兵留為統軍時耳考馬書云昇

說具不足憑至元宗時又有李家明亦優人諧傳曰

存疑可耳至元宗時又有李家明亦優人諧傳曰

家明廬州西昌人詠諧敏給善為諷辭元宗好進家

明常從初景遂景達景過皆以皇弟加爵恩未及臣

下因置酒殿中怒曰自能戲為翁媪列坐諸婦進飲食

拜禮頗繁翁媪怒曰自能戲為翁媪列坐諸婦進飲食

宗笑曰未為國主恩不草於便殿家明輒署其上

笑曰未為國主恩不草於便殿家明輒署其上

唯元宗獨無所獲家明因進詩曰玉甃垂鈎下皆登魚

碧池春暖水溶九鱗不取吞香餌知是君王合鈎

且熱矣家明乘談諧曰曾遭甯戚鞭敲角又被田單

火燎身開向斜陽嚼枯草近宋齊丘止一子輒死悲

哭踰月齊王景達勉之不從家明曰是易喻耳作紙

為大書其上曰一子不能捨如讓皇百口何家明作

大猷為署其上曰欲與唐祚草強吳盡是先生起廟

指詩刻作拼

拜經樓鈔本

蔣利作為救淚而止

元宗太息罷酒去馬書載家明應聲對曰龍舟輕颯
 舒州皖公山也因獻詩曰皖公山縱好不落御觴中
 望皖公山曰好青峭數峯不知何名家明前對曰此
 取觀收淚止元宗失江北遷豫章龍舟至趙屯舉酒
 陵州宅之時東至徐氏之族也縱之墜其第中齊丘
 先生設計入齊丘第中詩曰化家為國實強圖總海
 中主置讌召殺之亦不齊丘嘗有一小兒病閉門謝客
 女少長皆殺之其後齊丘嘗有一小兒病閉門謝客
 借號遷徐氏于海陵中主繼統用齊丘謀徐氏無男
 大號當十萬而已當十萬江南初主本徐溫養子及
 智謀之士也自以為何如江南有精兵三十萬宋齊丘
 自哭讓皇宮眷合何如江南有精兵三十萬宋齊丘
 云安排唐祚強吳盡是先生設廟次大署二十八字
 先隨弔客造謁宋復却之乃就賓次大署二十八字

公山色翠影斜不到壽盃時伶人中又有楊花飛過後
 主即位家明老而無寵時元宗慚之俛首而後
 餘紀傳曰保大初中主初嗣位春秋鼎盛留心
 晏私擊鞠畧無虛日嘗乘醉命飛奏水調進酒惟
 歌南朝天子愛風流且曰使孫陳二主得此一句固不
 賜金帛以旌其言且曰使孫陳二主得此一句固不
 當有卿壁之辱也翌日罷諸宴賞留心感化善謳歌
 楚幾致強霸此也翌日罷諸宴賞留心感化善謳歌
 聲振林木元宗嘗作浣溪二闕手寫賜最優後主
 即位感化編曰李嗣主宴苑中感化手寫賜最優後主
 詩話類編曰李嗣主宴苑中感化手寫賜最優後主
 感化賦詩應聲曰碧山深苑恐遊野雀飛集嗣主令
 毛浣紗溪詞棲宿處上林瓊樹一枝高嗣主大悅手
 書浣紗溪詞棲宿處上林瓊樹一枝高嗣主大悅手
 碧波間還與容光共憔悴不堪看細雨夢回鷄塞外
 小樓吹徹玉笙寒澹澹珠多恨倚欄杆手捲珠
 簾上玉鈎不傳雲外信丁香空結雨中愁回首綠波
 悠青鳥不傳雲外信丁香空結雨中愁回首綠波
 色暮碧天流節度萬代餞別感化未嘗執卷而多識
 善為詞建州節度萬代餞別感化未嘗執卷而多識

蔣利作為救渡而止

元宗太息罷酒去
馬書載家明應聲對曰龍舟輕颯
 舒州皖公山也因獻詩曰皖公山縱好不落御觴中
 望皖公山曰好青峭數峯不知何名家明前對曰此
 取觀收淚止元宗失江北遷豫章龍舟至趙屯舉酒
 陵州宅之東至今有徐氏之族也
 十皆當時所殺徐氏之族也
 紙生設計入一箇小兒拋不得讓皇當日合何如海
 中主置讌召之亦不齊丘嘗有一小兒病閉門謝客
 女少長皆殺之其後齊丘嘗有一小兒病閉門謝客
 借號遷徐氏于海陵中主統用齊丘謀徐氏無男
 大江當十萬而已當十萬江南初主本徐溫養子及
 大號當十萬而已當十萬江南初主本徐溫養子及
 智謀之士也自以為何如江南有精兵三十萬士卒十萬
 自哭讓皇宮眷合何如江南有精兵三十萬士卒十萬
 云安排唐祚姓強吳盡是乃就賓次大署二十八字
 充隨弔客造謁宋復却之乃就賓次大署二十八字

梨花飛下當倚王感化序

公山也其影斜不到壽盃時伶人中又有楊花飛過後
 賜金帛以旌其愛風流且曰使孫陳二主得此一句固不
 當有卿壁之辱也翌日罷諸宴賞留心感化善謳弔
 楚幾致強霸按此事馬令書作王感化感化善謳弔
 聲振林木元宗嘗作浣溪二闕手寫賜最優後主
 即位感化以詞宗作浣溪二闕手寫賜最優後主
 詩話類編曰李嗣主宴苑中白野雀飛集嗣主令
 感化賦詩應聲曰碧山深洞恐遊遨天與蘆花作羽
 毛浣紗詞來棲宿處上林瓊樹一枝高嗣主大悅手
 書浣紗詞賜之詞云齒香銷翠葉殘西風愁起
 小樓吹徹玉筍寒共憔悴不堪看細雨夢回鷄塞外
 簾上玉鉤不傳雲外信丁香空結雨愁回首綠波春
 悠青鳥不傳雲外信丁香空結雨愁回首綠波春
 色暮碧天流節度萬代餞別感化獻詩曰旌旆赴天
 善為詞建州節度萬代餞別感化獻詩曰旌旆赴天

拜經樓鈔本

中主非石嗣主耶毛雅黃
南唐拾遺記以此為疑均火
後夢

臺溪山曉色開一家悲更喜迎佛送如來又題湘石
 一聯云草中誤認將軍虎山上曾為道士羊未嘗執
 雜而多識故實談苑云伶人王感化少聰敏未嘗執
 卷嚴續二相遊苑中適見繫牛于樹上令感化賦詩
 應聲曰曾遭甯戚鞭敲角幾被田車火燎身獨向殘
 陽嚼枯草近來問端更何人因以酒獨酌指北岸山
 主徒豫章潯陽遇風中主不悅化獨獻詩曰龍舟萬里
 舟人曰皖公山愈不悅感化獨獻詩曰龍舟萬里
 長風漢武潯陽事正同珍重皖公山色好影斜不落
 壽嗣主時為樂部頭亦載二詩讀江南野同小異談苑
 以感化為建州人野錄以家明為廬州人談苑謂中
 主野錄謂嗣主未知孰是山堂外紀註曰感化
 建州人黃幡又有楊名高馬書曰本名復名高其優名
 也寓黃幡著笑林頗行于時辭鄙不載一南唐近
 事曰我富貴之日為爾置銀靴保大初聽政之暇命
 每日及東宮舊僚擊鞠歡極須賚有語及前事即日
 親王三十勛以代銀靴權遂命工鍛靴穿馬人皆晒之

去疑作弄

金門羽客三號十國春秋
作南唐後主所賜

譚紫霄泉州人幼為道士初有陳守元者亦道士資
 通鑑曰閩王延鈞好仙術道士陳守元等誘作寶皇
 官以守元為宮主守元稱寶皇命謂延鈞曰苟能避
 位受道當為天子六十年延鈞避位受籙道名玄錫
 尋復位為皇城使李傲所殺子昶立賜守元號天師
 乃至更易將相刑罰選舉皆與議後軍使連
 重遇攻昶守元在宮中易服將逃軍人殺之劓地得
 木札數十貯銅盎中皆漢張道陵符篆朱墨如新藏
 去而不能用以授紫霄紫霄盡能通之遂自言得道
 陵天心正法劾鬼魅治疾病多效閩王王昶尊事之
 清異錄曰道士譚紫霄有異術閩王昶奉之為師月
 給山水香焚之香用精況上火半熾則沃以蘇合油
 號金門羽客正一先生閩亡遁居廬山棲隱洞學者
 百餘人武昌節度使何敬洙嘗殺女奴投尸井中人

雜作細素筆記

世德世福曰細素筆記至金南唐書考以初後花以仿法也惟野錄與南唐書合皆氏傳三世而感中宗即初宗也
湘素雅記不為見南唐書故未詳孰是今正其

中主非白嗣主耶毛雅黃
南唐拾遺記此為疑均水
後夢

舟人曰皖公山愈不悅感化獨獻詩曰龍舟萬里駕
長風漢武得陽事正同珍重皖公山色好影斜不落
壽盃中主大悅賜束帛予讀江南野錄載李家明
當嗣主時為樂部頭亦載二詩首尾大同小異談苑
以感化為建州人野錄以家明為廬州人談苑謂中
主野錄謂嗣主未知孰是充山堂外紀註曰感化
建州人又有楊名高馬書曰本名復名高其優名
也寓黃幡綽著笑林頗行于時辭鄙不戴南唐近
事曰元宗幼學之年馮權常給事左右上深所親幸
每曰我富貴之日為爾置銀靴保大初聽政之暇命
親王及東宮舊僚擊鞠歡極須賚有語及前事即日
賜銀三十觔以代銀靴權遂命工鍛靴穿焉人皆晒之

梅圃詩話曰太祖命詩社征江南南唐書考以初後花以仿法也惟野錄與南唐書合皆氏傳三世而感中宗即初宗也
房金崇人火協教之原瘞此山曰此詩云城破後門宴愛頻伶偏執崇唐泊中禱頭初歿緣家固地者南朝結後人
由此以之也當時果不長教印

去疑作弄

金門羽客之號十國春秋
作南唐後主所賜

譚紫霄泉州人幼為道士初有陳守元者亦道士資

通鑑曰閩王延鈞好仙術道士陳守元等誘作寶皇
官以守元為宮主守元稱寶皇命謂延鈞曰苟能避
位受道當為天子六十年延鈞避位受籙道名玄錫
尋復位為皇城使李茂介下避位受籙道名玄錫

去而不能用以授紫霄紫霄盡能通之遂自言得道

陵天心正法劾鬼魅治疾病多效閩王王昶尊事之

清異錄曰道士譚紫霄有異術閩王昶奉之為師月
給山水香焚之香用精況上火半熾則沃以蘇合油

號金門羽客正一先生閩亡適居廬山棲隱洞學者
百餘人武昌節度使何敬洙嘗殺女奴投尸井中人

拜經樓鈔本

無知者遇疾召紫霄中夜被髮伏劍考治見女厲自
訴詰旦屏人以語敬洙乃丹篆符遣之疾即愈廬山
僧開路有大石堅不可鏡紫霄往視曰此固易爾索
索杯水嘆之命工施鏡應手如粉後主聞其名召見
賜官階辭不受俄無疾卒年百餘歲凡獲醮祭之施
轉以給四方賓旅金陵既下紫霄無疾卒人謂之尸
解莫知其壽歸墓日有祥雲白鶴盤繞送之唐餘
紀傳曰隱化于廬山栖隱洞金皆不受開寶六年尸解
後主召至建康賜道號紫雲金皆不受開寶六年尸解
又云紫霄峯以譚先生得名或云譚子田居此峯今
頂故號紫霄也在廬山西二十五里西北塔院後今
言天心法者祖紫霄史纂左編曰譚峭字景升幼聰
及沫唐國子司業也訓以進士業不喜獨好黃老諸子
及周穆漢武茅君列仙內傳一且告父出遊終南山

升一作昇

經終南太白太行王屋嵩華泰岳不復歸父馳書責
之謝曰茅君昔為仙人亦辭父學仙今慕之冀益父
穀養氣術惟以酒為樂或卧風雪中經日已斃視之
峭捧之喜家僮纔去便以所寄衣出街路見貧寒者
與之及寄於酒家一蓬萊信道人問之曰不衣不食
故無憂也每行吟曰蓬萊信道人問之曰不衣不食
杖前後居南嶽煉丹成服之入水不濡入火不灼亦
能隱化復入青城山峭常作化書宋齊丘竊為己作
行于世宋仁宗嘉祐五年夏四月碧虛子題化書後
序云鴻蒙君曰吾常聞希夷先生誦此書至稚子篇
掩冊語吾曰宋齊丘有仙風道骨雖弱幾智而異乎
茅經建康見宋齊丘有仙風道骨雖弱幾智而異乎
黃埃桐人遂引此篇云稚子弄影不知為家所化其
夫海像不知為國所化醉者負醉者療其勢彌顛其
者不為無反者化齊丘終不悟景升乃出化書授
病彌篤而無反者化齊丘終不悟景升乃出化書授
齊丘曰是書之化其化無窮願子序之堯山堂外紀曰
是杖去齊丘奪為己有而窮願子序之堯山堂外紀曰

拜經樓鈔本

無知者遇疾召紫霄中夜被髮伏劍考治見女厲自
 誣詰旦屏人以語敬洙乃丹篆符遣之疾即愈廬山
 僧闢路有大石堅不可鏡紫霄往視曰此固易爾索
 索杯水嘆之命工施鏡應手如粉後主聞其名召見
 賜官階辭不受俄無疾卒年百餘歲凡獲醮祭之施
 轉以給四方賓旅金陵既下紫霄無疾卒人謂之尸
 解莫知其壽歸葬日有祥雲白鶴盤繞送之唐餘
 紀傳曰隱化于廬山栖隱洞之道館南康府志云
 後主召至建康賜道號紫霄金皆不受開寶六年尸解
 又云紫霄峯以譚先生得名或云譚子田居此峯今
 頂故號紫霄也在廬山西二十五里西北塔院後今
 言天心法者祖紫霄史纂左編曰譚峭字景升幼聰
 洙唐國子司業也訓以進士業不喜獨好黃老諸子
 及周穆漢武茅君列仙內傳一旦告父出遊終南山

升一作昇

經終南太白太行王屋嵩華泰岳不復歸父馳書責
 之謝曰茅君昔為天子亦辭父學仙今慕之莫益父
 母養氣術乃聽所從而峭師於嵩山道士十餘年得辟
 穀養氣術惟以酒為樂或卧風雪中經日已斃視之
 氣休之然父常念之遣家童尋方

胡客子海盤因經 譚峭字景升遊名山得道辟穀養氣之術夏裘冬葛狀類風狀者
 化書宋者即欲窮乃已有醉之酒德羊囊中投之江屋山溪北得而刺之見峭方醒張目曰者即
 奪我仙書今盛行矣遂去不復見峭本泉州人國子司業洙之子邑中有譚仙者相傳是其煉
 藥得道交仙鑑載峭有詩線作長江扇作天報鞋拋向海東四邊蓬萊元是事多他
 只在潭生柱杖前此尤其奇跡也
 紫潭峭潭紫霄確是兩人但代書一事自不宜略耳世因經謂峭為洙之子與左案編故仰有此
 人物相傳才二事也如碑錄以備采

者不知為國所化醉者負醉者療其勢彌顯其
 病彌篤而無反者也齊丘終不悟景升乃出化書授
 齊丘曰是書之化其化無窮願子序之流于後世於
 是杖藜去齊丘奪為己有而序之堯山堂外紀曰

拜經樓鈔本

峭與紫霄明是兩人事六絕不相類故十國春秋峭入南唐傳而紫霄入南唐

樞字依十國春秋補

景升于終南山著化書授宋齊丘作序齊丘醉之以
牛皮裹于終南山中後為漁人所獲剖開見先生睡
不喚頗久之方覺乃曰宋齊丘奪我化書墜我于江
今天不願行矣因留詩化風起去不見按峭疑即紫
霄事亦相類故附此為歙州刺史其兄方外為道士
人少好道唐末于濟為歙州刺史其兄方外為道士
居于郡南山中師道往事之于時諸方外至郡政
咸以諮之乃名其山為問政先生初富實師道嘗與
山因號為問政先生初富實師道嘗與友人同行至
及師道至贈信日至而富實師道嘗與友人同行至
一逆旅及疾病危因復勸之友有難色師道諭之曰
潔可解及疾危因復勸之友有難色師道諭之曰事
急矣何難于此吾為汝先嘗之乃取啖之友感其義
乃食而疾果愈後給事中裴樞為歙州唐祚之季詔
令不通宣州田頌池州陶雅舉兵為歙州唐祚之季
破之通食盡援絕議以州降而城中殺外軍已多無
敢出兵將命出者師道乃自請行裴曰君乃道士豈可
行兵草中請易服師道往師道曰君乃道士豈不可
容兵服也乃繼城已定復遣還城中及期懼適有未
真道人也誓約已定復遣還城中及期懼適有未盡

中十國春秋作命

即字閣十國春秋以意增

聶紹元傳見十國春秋

復欲延期更令師道出諭之人謂其不可惟給事
師道亦無難色及復見二將皆曰無不可惟給事
時城中獲全師道一夜有群盜入其室至其器皆
建紫極宮居之師道曰汝為盜取吾財以救饑寒也
將安用之乃引曲室取金帛與之仍謂之曰爾當
某處虎山設醮途遇盜劫之將加害中其遣師
至龍虎山設醮途遇盜劫之將加害中其遣師
視師道謂同黨曰揚州紫極宮中盜掠者感先生
道曰某道即昔年揚州紫極宮中盜掠者感先生
因以奉報後卒于廣州極宮中盜掠者感先生
處見師道問之曰何以至此師道曰朝廷遣我
嶽使師道問之曰何以至此師道曰朝廷遣我
紹元者聶紹元然及伯祖母程氏有娠夢天師道
精老莊文當證道果及生而穎達有異群兒好書
夕夢入一城有朱衣者凭几謂紹元曰此司錄之
也司錄之職也司錄之職也司錄之職也司錄之職也
法以二十自六號無名子作無名草堂記時後主
室以二十自六號無名子作無名草堂記時後主

拜經樓鈔本

堂十國春秋作台

陳允并以下語人皆見于十國春秋而語有異同換改

知疑作之

錢處士名亮見十國春秋先王封亮為霸國先生

屠學黃冠多落鬚髮以趣之紹元上疏而下望見者
 病卒之日四鶴集于屋又神光從空而西下望見者
 疑為火所焚是日有人見紹元與三道士衣緋綠乘
 馬從者數十輩南去紹元回首曰吾姓南嶽笑常撰
 宗性論修真秘訣學士徐鉉徐錯見之稱歎曰吳筠
 施肩吾無以加焉又馬書隱者傳曰許堅不知其
 家世或曰晉長史穆之裔形陋而怪或寓廬阜白鹿
 洞桑門道館行吟自若憤中芒屨短襪至許亦無齋
 裝惟自負布囊常括不解每沐浴不脫白衣就浴中
 出而曠之或問其故則言天象昭布雖白晝亦常參
 列人自昧之爾其可裸程手癖嗜魚或得大白魚則全
 體而烹不加鹽蓋熟即啗之遊溧陽山下寺吟詩曰
 地枕吳溪與越峯前朝恩賜雲泉額竹林層建雁塔
 高石室幽棲几禪伯荒榛蕪沒蒼苔深古池香泛荷
 香入九華適意往返人不能測舊與樊若水相善若
 或不入客有經年說二林落日猿啼情脉脉後或居茅山
 水北度後因轉乾江南遇一堅于簡寂觀勉之仕顰蹙
 不答堅嘗至陽羨人不識一曰涉西津凌波澗步若
 平地然眾皆神之居地不知所在唐餘紀傳曰堅嘗往
 來雲寺泉其所居地重巒喬木人號小蔣山堅有異

術太虛觀有池堅所放炙魚於池中項之化生魚浙
 保大中以異人召堅耻其名不起性善作詩嘗題幽
 栖觀云仙翁絕無人老櫓猶寄晴壑山色接天壘湖光
 照寥廓玉洞絕無異人老櫓猶寄晴壑山色接天壘湖光
 冲碧危全諷又陳允升饒州人獨處一室時或失之
 刺史危全諷又陳允升饒州人獨處一室時或失之
 嘗夜坐全諷謂之曰豐城橋美頗思五里少頃便還
 一船橋泊牢城港今取之港距城十五里少頃便還
 携一布囊可數百顆因共食之無怒吾嘗有烟禮市黃
 金郡中少頗可責其下允升食之無怒吾嘗有烟禮市黃
 厚紙以藥塗之慎勿入口中皆成金後全諷與吳越師
 戰允升告之曰慎勿入口中皆成金後全諷與吳越師
 牙潭又錢處士見之曰吾反金陵時人無知者嘗有人
 忽起謂人曰地口至金陵時人無知者嘗有人
 明日義祖自京口至金陵時人無知者嘗有人
 士狀慶士見之曰吾反金陵時人無知者嘗有人
 後僧取其圖置誌公塔中烈祖又取髮髻之陳于內寢
 每為識語說方來事言李氏之祖又取髮髻之陳于內寢
 楊初楊氏有江淮九代二十年故髻髮倍之耳九年或
 謂楊氏自稱尊至禪代二十年故髻髮倍之耳九年或

堂十國春秋作台

陳允并以下諸人皆見于十國春秋而語有異同後改

諸傳出十國春秋者其書皆不能自來而又不收其拓之故隱其書名而不異其文也
今必一一補添寫十國春秋字樣似又以此本意在于此傳亦附云案以上若干傳也與此十
國春秋本意不同

知疑作之

錢履士名亮見十國春秋
先主封亮為霸國先生

屠學黃冠葦多落鬚髮以趣之紹元上疏而下望見者
病卒之冠日四鶴集于屋又神光從空而下望見者
疑為火所焚是日有人見紹元與三道士衣緋綠乘
馬從者數十輩南去紹元回首曰吾往南嶽矣常撰
宗性論修真秘訣學士徐鉉徐錯見之稱歎曰吳筠
施肩吾無以加焉又馬書隱者傳曰許堅不知其
家世或曰晉長史穆之裔形陋而怪或寓廬阜白鹿
洞桑門道館行吟自若憤中芒屨短襪至許亦無齋
裝惟自負布囊常枯不解每沐浴不脫衣就浴潤中
出而膜之或問其故則言天象昭布雖白衣亦常參
列人自昧之爾其可裸程手癖嗜魚或得大魚則全
地枕吳溪與越峯前朝恩賜雲泉額竹林層建雁塔
高石室幽棲几禪伯荒榛蕪沒蒼苔深古池香泛荷
香入九華適意往返人不能測舊與樊若水相善若
或不度後因轉乾江南遇堅于簡寂觀勉之仕顰蹙
水北堅嘗至陽羨人不識一堅于簡寂觀勉之仕顰蹙
平地然眾皆神之居地不知所在唐餘紀傳曰堅嘗往
來雲寺泉其所居地重巖喬木人號小蔣山堅有異

術太虛觀有池堅所放炙魚於池中頃之化生魚漸
保大中以異人召堅其名不起性善作詩嘗題幽
栖觀云仙翁上昇去丹井寄晴壑山色接天臺湖光
照寥廓玉洞絕無人老櫓猶栖鶴我欲掣青蛇他時
冲碧落又陳允昇饒州人獨處一室時或失之
刺史危全諷知其異迎置郡中

戰允升告之曰慎勿入口中全諷不知悟果敗于象
牙潭又錢處士天祐未遊江淮嘗宿於楊家中夜
忽起謂人曰地至金陵時人無知者嘗有人圖處
明日狀義祖自京口至金陵時人無知者嘗有人圖處
士狀義祖自京口至金陵時人無知者嘗有人圖處
後僧取其圖置誌公塔中烈祖又取入宮陳于內寢
每為識語說方來事言李氏之祚曰髣髴之問一倍
謂楊初楊氏有江淮九代二十年故髣髴倍之耳又

拜經樓鈔本

謚寧十國春秋作寧謚
十國春秋無舟師二字

裴長史失其名新羅人慕華歸國居建州長史其本
國官稱也後主金陵危困連守查元方知其有
伎術遣赴金陵行至歙州託疾不進密告刺史龔慎
儀曰有狀託之附奏言金陵事者五一金陵立春後
有災謚寧無事二潤州城九月當陷三朱令武舟師
氣侯不過池州四江州血氣覆城五明年春未夏初
血塗原野已皆如其言又張陳二將失其名字爵里
保大中從查文徽攻連州屯軍于五夫里有吳翁者
善卜二將召翁占軍事云吉未幾王延政降二將從
查文徽班師復經五夫里因召翁與語賚甚厚謂翁曰
吾欲棄人間事與翁為林泉交可乎翁遂為二將卜
居于隱仙岩之旁火將村其駐馬之地曰馬安山埋
鼓角之地曰鼓角峯藏劍之地曰劍山棄旗鼓之
地曰鼓亭遂辭文徽藏文徽表之朝如所請二將從翁
學長生皆百餘歲卒建寧府志曰文徽錢二將于
鵝山之陽願岩石奇磊登之長嘯聲出金石後人名
其岩曰將軍

史守冲潘辰皆不知何許人烈祖嘗夢得神丹既覺

服將刻作進 朕將刻作孤

語左右欲物色訪求而守冲適詣宮門獻丹方潘辰
亦以方繼進烈祖皆神之以為仙人使鍊金石為丹
服之多暴怒群臣奏事往往厲聲色詰讓嘗以其藥
賜李建勳建勳乘間言曰臣服甫數日已覺炎躁此
豈可常服哉烈祖笑曰朕服之久已寧有是事諫者
皆不從資治通鑑曰唐主餌方士藥群臣奏事往往
暴怒然或有正色論辨中理者亦斂容慰謝
而從之常問道士王栖霞何道可致太平對曰王者
治心治身乃治家國今陛下尚未能去飢嗔飽喜何
論太平宋后自簾中稱歎以為至言允所賜予皆不
受栖霞常為人奏章唐主欲為築壇辭曰國用方乏
何服及此侯焚章俄而疽發遂至大漸臨終謂元宗
不化乃當奏請耳俄而疽發遂至大漸臨終謂元宗
曰吾服金石求長生今反若此汝宜以為戒也十國春秋

日王棲霞一名敬真字玄隱生于齊魯七歲以神童及第天祐時避亂南渡從道士聶師道傳道法已神童居茅山從鄧啟元初加大洞經訣烈祖吳召至金陵館于玄真館身元初加金印紫綬賜號玄博大師表請還山詔不允又加號真素先生九烈祖所賜予志不受雷平山碑曰徐鉉唐故道門先威儀玄博太師真素先墓雷平山之碑曰原夫至道之先邈哉稀矣書契已降生王君之碑曰原夫至道之先邈哉稀矣書契已降可陽而仲尼導其用啟建言立德垂衣無窮赤松羨門伯陽明之故輕舉上賓留侯商皓變而適之故解景滅迹而順是以下莫不由之故有緡紳端委利萬物於廟堂之上葛中蕙帶全陰功於塵埃之外隱顯殊致趨舍同歸其人終其魄不死閭風玄圃群帝之密都赤城華陽仙聖之治所光靈盼王君若在左右仁人君子往華陽仙聖之治所光靈盼王君若在左右仁人字玄隱華宗結世積德所鍾生於齊得決之風長于魯習恂之教七歲神童及第十五博綜經史風長黨童子非敢並行東方諸侯為之前席而仙材靈氣稟於自然塵纓世網不可拘係每名山獨往神契感

通奇怪恍惚眾莫能測八公之遺跡於解巾名路壽春感四海之分崩想公之遺跡於解巾名路委質玄門問政先生聶君師道而窮方士之遊得東是以彩雲皓鶴翔舞之既而窮方士之遊得東鄉之勝境道無不在善動以諮詢福地仙源因而棲受大洞真法玄科聖旨動以諮詢福地仙源因而棲托誅茅穿徑枕石漱流身既退而名愈彰道已寂而節彌若桑田自改桂樹長留烈祖高皇帝方在賓門寔來作鎮氣表真人之應青雲符好道之源靡難勞書被徵褐衣氣來見談天人之際講道德之源靡難勞牧馬之迷自契順風之問因從取請也殿堂寐有玄貞觀者陳宣帝為臧務先生之從取請也殿堂寐有玄木清華遊焉息焉以遂其好竹宮望拜玉謀秘詞叩寂求貞必君是賴嘉祥靈應世莫得聞聖曆中興恩禮殊重加金印紫綬號玄博大師烈祖常從容謂君曰吾不貪四海之富惟以蒼生為念君對曰夫古之聖人修其身而後及天下且不能一人安而後安今天子勤勞萬機忘寢與食身且不能一人安而後安今生哉帝善其言以百金為之壽其識度亮直又如於焉今上嗣清淨之基尊玄默之化詠賓敬有踰於

前而君茅嶺夙心老而彌篤此年抗表請歸舊山優
詔惜之又加真素先生之號既而玉棺有命紫素告
期葛洪見留不成大葉少君捨去先夢綉衣保大
子歲夏四月甲寅隱化于玄真觀春秋六十有二思
旨痛惜賻錢二十萬道俗嗟慕會葬數百人初君之
處茅山也即良常洞之前相當平山之下枝榛剪穢
面壑臨流除地為壇表朝真之位因立設隧下安神
之室至是歸墓符夙願焉六月發自京師沂淮而上
時畿內久旱川塗可揭是日大雨洪注騰波却流驀
長隄踰重堰飄然利涉人不知勞昔周王有藥水之
朝宣尼有四川之應枝靈比德其殆庶乎君傳法度
人教踰累百有若玄貞觀主朱懷明名先入室道極
嚴師首座孫仲之章表
大德劉德光叅受經

耿先生者父雲軍大校江南異人錄曰軍大校耿謙
女也少而明慧有姿色頗好
書稍為詩句往往有嘉者而明于道術能拘制鬼魅
通于黃白之術變怪之事奇偉恍惚莫知其何從得
也耿少為女道士玉貌烏瓜江南異人錄曰先生手
如鳥瓜不便於用飲食

皆仰於人復不喜常著碧霞帔自稱比丘先生始因
行常使人抱持之江淮異人錄曰上不以魚貫之
宋齊丘進馬書方術傳曰保大中遊金陵以道術修
鍊為事

列侍特處之別院號曰先生問以黃白事試之皆驗
謂先生曰此皆因火以成不須火能乎先生曰能上
乃取水銀以碓紙重復裹之封題甚密先生納懷中
良久忽若裂帛聲持與上視題處如舊發之已
為銀嘗見宮婢持糞歸謂元宗曰此物可惜勿令棄
矣

之取置鑄中烹鍊良久皆成白金馬書曰開寶中金
陵內庫猶有耿先
生糞嘗遇雪擁爐索金盆貯雪令宮人握雪成錠投
婦銀

火中徐舉出之皆成白金指痕猶在江淮異人錄曰
反視其下若重

酥滴乳狀蓋初為火所融釋也于是先生所又能燭麥
作雪銀甚多上誕日每作器用獻以為壽

粒成圓珠光彩燦然奪真馬書曰元宗嘗購真珠數
升欲得圓者先生曰易致

拜經樓鈔本

十國志曰自
稱大自在山人

垂字從十國春
秋改

將刻作香味逾于所進

太后下壽刻有所在二字

紀十國春秋注作載

楊保宗傳本十國春秋

是作延

也就取小麥淘洗以銀大食國進龍腦油元宗秘愛

耿視之曰此未為佳者以夾縑囊貯白龍腦數斤懸

之馬書曰以絹囊懸龍腦于屋棟江淮異人錄曰

龍腦香補男子實寶之為佳也上曰先生豈能為

日不絕于口先生曰此未為佳也上曰先生豈能為

之乃取龍腦以細絹袋懸之琉璃瓶口上親封題置

酒于側而觀之先生曰龍腦已漿矣上自起附耳聽

之果聞滴瀝聲少頃見瓶中如頃瀝液如注香逾

所進遂得幸於元宗有娠將產之夕雷雨震電及霽

娠已失矣江准異人錄曰上驚問之先生曰昨夜雷

復嗜酒至于常後竟以疾終久之宮中忽失元敬宋太后

耿亦隱去幾月餘中外大駭有告者云在都城外二

十里方山寶華宮元宗亟命齊王景遂往迎太后見

與數道士方酣飲乃迎還宮道士皆誅死耿亦不復

得入宮然猶往來江淮後不知所終金陵好事家至

今猶有耿先生寫真云唐餘紀傳曰宋開寶中猶人

一云徐國太者幼得仙術先與烈祖往來後烈祖即

位取入宮以其同姓不復納之因稱曰國太耿先生

入宮時國太猶在年紀五十許後扶宋太后至寶華

宮與群道士飲元宗大索迎太后歸自是太后若中

疾然不數年而殂時又有楊保宗不知何許人自

幼與秀及筭許聘矣忽有感悟遂乞為道士入廬

山栖于霄崇善觀却粒鍊形頓忘塵念時以丹

藥符籙救人疾苦元宗聞之持召赴闕建入禁中命

嬪妃樂道者見之捨金錢千萬令新其宇仍賜觀額

拜經樓鈔本

此上疑有缺字
男子下疑有缺字

古史官書忠義孝行列女各為傳南唐偏方短世又
 史牒放逸不能盡見擬其僅可書者合為節義傳
 段處常失其鄉里家世保大中為兵部郎中周浸淮
 南元宗命處常浮海使契丹乞援處常為契丹陳利
 害甚辨契丹本通南唐徒持虛辭利南方茶藥珠貝
 而已至是了無出師意而留處常不遣處常怨其無
 信誓死國事數面請虜主虜主亦媿其言優容之以
 疾卒於虜資治通鑑曰唐遣兵部郎中陳處常持重
 幣浮海如契丹乞兵契丹不能出兵留處
 常亦不遷處常又白契丹主請南遊太原北漢主厚禮
 之留數日北還
 竟卒於契丹

符利之名將一以臨有父風則明之守世也

趙仁澤失其鄉里家世保大中為常州團練使周人

來侵吳越乘間出兵攻常州仁澤戰敗被執歸之錢

塘仁澤見吳越王不拜責之曰我烈祖皇帝中興首

與先王結好質諸天地五代史曰錢氏自吳時素為
 敵國先主見天下亂久常厭

用兵及將篡國先與錢氏約和歸其所王今見利忘
 執將士錢氏亦歸吳敗將遂通不絕

義將何面目入先王廟乎吳越王怒以刀抉其口至

耳丞相元德昭江西新城縣志曰縣南七十里有危
 王墓五代時巢賊之黨黃可思竊發

危全諷弟曰仔昌者聚眾保鄉里相拒逾年力戰而

勝歷官新撫饒信四州刺史後為楊氏所敗奔杭州

有子改姓元名德昭字明遠事吳越王至宋太祖用
 兵閩都機務志委之累遷丞相贈太保至宋太祖用
 昭元絳為恭知政事則其後也按德嘉仁澤之忠宗
 昭錢忠獻王時為丞相卒謚貞正

拜經樓鈔本

十國春秋曰張雄或云李姓
淮人也

小續載德昭言曰此強以良藥傅瘡獲愈後不知所
團練宥之足以勸忠
終楓憲小續作送歸于唐徐鉉左監門將軍趙仁
師勁而眾地近而雄故朝命列校以貳軍事所以重
其威令也某官趙仁澤名將之子頗有父風在軍積
年武畧精練出宰大邑歸預禁營副子
簡求俾隸宣部往綏乃績無替前勞
張雄失其鄉里家世周人來侵淮南民自相結為部
伍以拒周師謂之義軍而雄所將最有功元宗命為
義軍首領及割地徙之江南歷表汀州刺史後主見
討保大中舊將無在者乃擢雄統軍使雄謂諸子曰
吾必死國難爾輩不從吾死非忠孝也諸子泣受命
與田欽祚戰於溧水敗績他將皆遁士卒死者萬餘

功忠也至今時安有訪孫凡見人不下礼呼曰臣國休

海考

許遜傳見十國春秋

許光大及盧瑋傳俱見十
國春秋

人雄與其子力戰俱死不同行者亦死於他陳父子
八人無生存者時金陵已危蹙不復議贈卹國人哀

之時又有許遜字景山為人慷慨自喜有清節後主
陵統軍使張雄擁兵數萬駐上江後主命遜召雄兵

書止雄於溧陽之故雄素忠義即聽命已而後主以蠟
雄曰兵來甚無動待我非一吾當入白可與公兵俱

入城去宋師挑之雄輒出戰果敗死遜至收其敗
卒千人而還人以此謂遜知兵國亡入宋召試為汲

忠烈都虞候饒州團練使又謝文節周世宗福州人為
節獨擢甲子德權以敵壘事署莊宅副使後鄂州拒

宋師戰沒子德權以敵壘事署莊宅副使後鄂州拒
許光大保大中為海都巡檢居寧德縣江江寇

至先大持短兵接戰遂歿于陣江水如血者三日尸
隨潮歸鄉人立廟祀之四年置劍州于世為閩人王氏建

國避地尤溪保大申祀之四年置劍州于世為閩人王氏建

拜經樓鈔本

為刺史又取尤溪隸建州以玳為戍將及李仁達亂
閩使其將陳匡弼襲尤溪玳拒之于東郊水亭戰甚
力邑人得奔竄不死玳兵敗乃曰吾受人邑為之守
邑不守何用生大呼而前為匡弼將劉掉刀所殺邑
人璠于杉嶺璠五子四子從戰俱歿季子幼棄草
中隣媪訪其母送歸金陵元宗下詔褒卹授季子總
管復其家

陳褒江州德安縣人唐元和中給事中京之後京字慶復

擢進士第累遷太常博士再遷給事中尋龍為秘書少監

十世同居長幼七百人
不置奴婢日會食堂上男女異席未冠笄者別又為
一席畜犬百餘共以一器貯食飼之一犬不至則群
犬皆不食築書樓延四方學者鄉里化其德獄訟為
之衰息昇元初州以聞詔復徭役表門閭同時見旌

者尚數家皆五世同居云湘山野錄云偽吳主故國

為之旌門閭免征役唐餘紀傳曰有彭李者世為

其備父喪而明嘗聞褒子弟言舜孝為父瞽叟欲目

而致明歸而效之不數日父目開朗通鑑曰四月

詔貸江州義門陳統粟初江州陳崇數世未嘗分異

南僖宗詔旌其門南唐又為之立義門免其徭役崇

子哀宗子昉九世同居長幼凡七百口不畜婢妾人

無間言每食父群犬不至群犬亦皆不食連書樓以

百餘共一器食一犬不廣至群犬亦皆不食連書樓以

延四方之士鄉里率化唐亡州上其事詔仍舊免其
徭役至兢之世子姓益眾嘗苦乏食知州唐戩言於
帝詔本州每歲貸粟二千石後兢死從弟旭止受貸
粟之半云省嗇而食可以及秋成熟歲歉粟貴或勸
旭全受而糶可得善價旭曰朝廷加嘆獎旭之家食
公粟豈可見利忘義耶帝聞深加嘆獎旭之家食
陳兢乃南朝宜都王叔明之後也夫陳之立國始於
武帝之篡奪終於後主之荒淫不過三十三載而滅
宜都一裔預以孝義相傳歷隋唐五代以至趙宋而
子孫富盛如此宜哉徐鉉陳褒制曰勅出身事主

忠之効也。以年致政。古之制也。淳風將振。斯道復行。朕用嘉焉。宜示優寵。宣徽使某。官陳褒。以敬慎之操。俊義之才。輔予潛九。家數之紀。初叶。是我司。摠之寄。出納惟允。佐佑盡規。勤勞王。家數之紀。初叶。是我司。摠之寄。出納惟允。遽從。知退之言。巫有懸車之請。雖面諭。難抑。豈舊功。可忘。而司衛之列。卿秩崇。務簡。俾退。辭近。侍猶在。立朝。勉迴。馬高。尚之心。式重。君臣之義。可衛之尉。卿。後唐。未徙。居。顏。詡。馬。少。孤。兄。弟。數。人。事。魯。郡。公。真。卿。之。後。唐。未。徙。居。百。口。家。法。嚴。肅。子。侄。二。十。餘。人。皆。服。儒。業。每。延。賓。侶。寓。門。下。者。常。數。十。人。亦。為。冠。帶。盡。禮。就。所。居。地。依。自。接。對。雖。遇。姻。戚。冲。孺。亦。為。冠。帶。盡。禮。就。所。居。地。依。泉。石。築。庭。榭。開。軒。四。敞。則。碧。鮮。中。丞。刺。鼈。史。館。孫。伯。之。趣。杜。絕。塵。囂。司。農。卿。何。蒙。殿。中。丞。刺。鼈。史。館。孫。伯。純。各。為。詩。序。以。旌。幽。隱。屋。壁。使。之。自。愧。客。戲。未。嘗。面。責。手。寫。韋。昭。博。奕。論。置。於。屋。壁。使。之。自。愧。客。戲。未。嘗。面。責。其。喜。愠。初。季。父。非。理。據。鄉。人。桑。詣。邑。求。治。令。尹。鍾。離。君。評。之。謂。償。以。己。婚。訟。遂。止。卒。年。七。十。餘。治。令。尹。鍾。離。君。失。其。名。保。大。中。為。鍾。離。一。日。使。執。箕。帚。邑。許。令。締。姻。鍾。離。女。將。出。適。置。一。媵。婢。一。日。使。執。箕。帚。邑。許。令。締。姻。鍾。離。君。

視地之厥。慶。然。漢。下。鍾。離。君。見。之。問。故。婢。泣。曰。幼。時。吾。父。於。此。穴。地。為。毬。窩。導。我。戲。歲。久。矣。而。窳。處。未。改。也。鍾。離。破。我。遂。落。而。父。何。人。更。賣。為。婢。吾。父。前。兩。政。呼。牙。僧。身。死。家。破。我。遂。落。而。父。何。人。更。賣。為。婢。吾。父。前。兩。政。呼。牙。僧。質。文。復。詢。於。老。吏。具。得。其。實。是。時。許。令。子。納。采。有。日。鍾。離。君。急。以。書。抵。許。曰。吾。買。婢。得。前。令。女。義。不。可。久。辱。當。以。吾。女。歸。君。子。可。乎。許。以。歸。此。女。更。俟。閱。歲。別。治。裝。于。吾。女。俾。歸。君。子。可。乎。許。以。歸。此。女。更。俟。閱。歲。別。治。為。君。子。良。與。必。自。嫁。君。女。何。如。于。是。前。令。女。配。吾。子。然。後。君。別。求。良。與。必。自。嫁。君。女。何。如。于。是。前。令。女。配。吾。子。然。後。粟。自。雍。州。襁。負。東。走。隱。江。南。山。谷。中。終。身。不。出。儒。生。稠。稠。生。規。好。道。家。言。故。不。事。事。常。羈。旅。宣。歙。間。旁。舍。呻。吟。就。訊。之。曰。我。某。郡。人。祭。君。長。者。且。死。願。以。骸。骨。屬。因。指。橐。中。黃。金。十。斤。曰。以。是。交。長。者。規。許。諾。敬。負。其。骨。千。里。并。黃。金。置。死。者。家。父。驚。愧。因。獻。金。如。亡。况。言。為。許。君。壽。規。不。願。竟。去。人。以。為。長。者。云。為。又。鼻。竅。而。寤。金。竒。之。引。畫。為。親。信。俄。遷。禪。將。金。以。女。妻。之。

忠之効也。以年致政，古之制也。淳風將振，斯道復行。朕用嘉焉，宜示優寵。宣徽使某官陳襄，以敬慎之操，佐佑盡規，勤勞王家，數紀於初。叶我司摠之寄，出納惟允。遽從知退之言，亟有懸車之請。雖面諭難抑，豈舊功可忘。而司衛列卿，秩崇務簡，俾退辭近，侍猶在立朝。勉迴高尚之心，式重君臣之義。可衛尉卿。時又有

高道淳最崇編載鍾離瑤，字江州德化縣將安婦許氏，病者後市，好德行。至日晉與夫姬引一妻，不言何許人，適留三日，鍾視事，婦見女，涕泗有戚容，詰之曰：某之父嘗官，某是邑不幸，與母俱亡，時某年五歲，主視戚，可依育於某家，十竹年矣。今明府欲買婢，故言以某名命，見州府視，且念先人不免，忍身鍾大驚，呼向看姬，信外遂成家人。易其服飾，視女已出，書拒計，告緩期，將報資，查婦志許，復曰：君能抑止女，而後人。之於手者，季子願以為配，與子感，飾於道，以女，婦許，鍾遂一歸，婦衣去，夫拜謝曰：賤見，且幸君恩，止請於某，尺多，五十任守之官，鍾果居十郎太守，終江，惟轉運使出困果福。按此說，與江州，亦且鍾離有名，或可備采。

視地之窳，慶然溪下，鍾離君見之，問故，婢泣曰：幼時，吾父於此穴，地為越，高導我戲，歲久矣，而窳處未改也。鍾離破我，遂落民間，更賣為婢，吾父前兩政縣令也。身死家破，我遂落民間，更賣為婢，吾父前兩政縣令也。質文復詢於老吏，具得其實，是時許令女子納采，有日鍾離君，急以書抵許，曰：吾買婢，得前令女子，納采，有日辱當以吾女，俾歸君，子可乎？許以歸，此女更僕閱歲，別治裝于吾女，俾歸君，子可乎？許以歸，此女更僕閱歲，別治為君子，良與必自專，高義願以前令女配，吾子然後君別求，良與必自專，高義願以前令女配，吾子然後。粟自雍州，襁負東走，隱江南山谷中，終身不出，儒生稠稠生，規好道，家言故不事，常羈旅，宣歙間，旁舍呻吟，就訊之，曰：我某郡人，祭君長者，且死，願以骸骨屬，因指橐中黃金十斤，曰：以是交長者，規許諾，敬負其骨，千里并黃金置死者家，父驚愧，因獻金如亡兒言，為許君壽，規不顧，竟去，人以驚，愧因獻金如亡景馬書，庶隅傳，曰：景不知何許人，始事劉金，為又龜鼻竅，而寤金，奇之，引為親，信俄遷，禪將金，以女妻之。

烈祖亦重其為人使典親厚而主將欽率浮於他郡
 節度使壽春望鎮供億滋去常俸不給利衣蔽冠
 民尤苦之景初至一切供億悉罷去常俸不給利衣蔽冠
 是屬吏拱手稍知廉隅諸子為牙將景登城見其長
 子導從甚盛過市市人皆廢業辟路召而杖之見其長
 歐陽柳字可封吉州人任元宗父為武昌令吉州
 軍事衙推官至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性至
 孝以兄弟相友愛有紫芝一莖兩葩生于楹鄉
 永興公主烈祖女也嫁吳睿帝太子璉及禪代宋齊
 丘請離婚烈祖不聽公主自以為吳室冢婦而國亡
 中懷憤悒聞人呼之為公主輒悲傷流涕烈祖愧之馬
 女憲傳曰或問其故曰吾為冢婦而廟不血食悲夫
 諸兄惡之烈祖曰內夫家而外父家婦人之德也何
 罪乃以璉為中書令池州節度使盧節度使兼中書

令楊璉為康化節度使璉卒學圃憲蘇曰讓皇卒
 固辭請終喪從之
 于舟中飲醉一夕暴卒年十九或云左右承風旨為
 之夕卒資治通鑑曰楊璉拜陵至竹篠口維舟大醉
 追封弘農王諡曰靖曰公主哭之哀亦感疾卒清話
 曰讓皇以世子璉囑於主曰吾無一事但為選師儒
 之年德者教育吾兒令知人倫讓一日不絕祀享吾
 先人血食教馬下志皇足矣主為選中書舍人徐善兼
 右庶子以教焉璉讓皇之長子也十歲封江都王立
 為太子性淳謹好學骨清神淺唇縮齒露風鑑者所
 不許太子受禪封璉中書令池州刺史將赴任遇寒食
 飲失節卒於池口舟中年十九歲初先主第四女璉
 納之為妃賢明溫淑容範絕世及禪代封永康公主
 聞人呼公主則嗚咽流涕辭不願稱宮中為之慘悽
 璉卒永康編終身編素斥去容飾不茹葷血惟誦佛
 書但自稱未亡人學團憲蘇曰永興自是還居金
 陵延和宮終身編素不茹葷血自稱未亡人焚香對
 佛自誓曰願兒生世莫作有情物年二十始滅至無
 疾坐亡有光如剪長丈餘自口出凡五夕始滅至無

按元宗女下嫁劉崇俊子即者為太寧公主非永寧也

若太寧當元宗時已嫁劉節矣豐應當後主失國北遷再嫁宋供奉官孫某子則知芳儀斷非太寧公主也

此又決非太寧也何必疑疑按劉崇俊傳元宗升濠州為定遠軍拜崇俊節度使以其子節尚太寧公主豈尚煥論大臣擇婿乎

將刻作余洪妻鄭氏余洪十國春秋作余敬洪

競將刻作競

溫軟如生先主感悼哽痛詔李建勳勒碑宮中紀其
異云按烈祖七女永興其第四女也餘豐城盛唐
太和建昌玉山五公主皆不知所出又有興國公主
下嫁馬仁裕亦未詳元宗女有永寧公主下嫁劉崇
俊子節唐餘紀傳曰芳儀者元宗女失其行第封
號後主失國隨族北遷寓宋汴京嫁為供奉官孫某
妻號孫出任武疆都監挈之行太宗下太原乘勝取
幽州已遼兵大至宋師潰武疆失守芳儀被虜遼主
悅其美且詢其家世遂納宮中俾隸樂部封芳儀蓋
遼人內職名也生公主一人按元宗享國日嘗修廬
山九天使者觀刻施財氏名于石內列太寧公主永
嘉公主不知孰為芳儀云澠水燕談曰江南國主
鍾愛一女諭大臣曰吾止一女姿識異人卿等為擇
佳壻或曰洪州劉生為郡丞謀年方弱冠風骨秀美
博學有文可以充選國主亟令召至見之大喜遂命
尚主拜附馬都尉鳴珂鏘玉出入禁闥甲第珍寶奇
玩豪華富貴冠於一時未幾主卒國主悲悼不勝曰
吾不忍復見劉生削其官一物不與遣還洪州生恍
疑夢覺觸目如失但不知死
者太寧耶永嘉耶抑他主耶

鄭氏余洪妻也洪為閩將我師下建州裨將王建封
得鄭氏以其有色而自持堅貞不撓不敢犯魯應龍
曰建封嗜人肉引所掠婦人百數日殺一人以食謂
鄭曰若懼乎曰此身寧充君庖誓不為非禮所污竟
不忍獻之大將查文徽文徽欲納之鄭大罵曰王師
弔我當褒錄節義以表勵風節建封出行伍尚知見
憚君元帥也乃欲為禍首耶文徽大慚亟訪其夫歸
之

吳媛後儀人唐史官競之後新唐書曰競少勵志貫

競才堪論撰詔父志野義不仕梁南遊吳遂家廬陵

媛適段甲馬書女憲傳曰段生子未晬段卒父母以

疑置

媛少議嫁之媛勞面自誓事舅姑極備敬謹教所生子為善士韓熙載使江南表其節云又唐餘紀傳曰聶女太平縣人父早沒女與母居一日隨母入山採薪母為虎攫去躡踞方食女持柴刀自虎後躍登其背用手按連割其頸同樵者呼噪助砍之虎奮擲不得脫遂自罔死女歸告隣里共收毋屍墓之時年僅十三

南唐書卷第十七終

南唐書卷第十八

浮屠契丹高麗列傳第十五

嗚呼南唐偏國短世無大淫虐徒以寢衰而亡要其最可為後世監者酷好浮屠也初烈祖輔吳吳都廣陵而烈祖居建業大築其居窮極土木之功既成用浮屠說行無遮大齋七會為工匠役夫死者薦福俄有胡僧自身毒中印土來以貝葉旁行及所謂舍利者為贊烈祖召豫章龍興寺僧智玄譯其旁行之書又命文房書華嚴論四十部奩帙副焉并圖寫製論李長者像班之境内此事佛之權輿也然烈祖未甚

宋後徽皇更江州張氏叔李重光道裝像神首供奉云是願宏中筆

惑後胡僧為姦刺逐出之國人則寢已成俗矣及其
 末年溧水大興寺桑生木人長六寸如僧狀右祖而
 左跪衣械皆備其色如純漆可鑑謂之須菩提縣提
 置龕中以仁壽節日來獻烈祖始大驚異迎置宮中
 奉事甚謹其徒因夸以為感應而識者按譙氏五行
 書知且有大喪不三月烈祖崩及元宗後主之世好
 之遂篤幸臣徐遊專主齋祠事群臣和附惟恐居後
 宮中造佛寺十餘出金錢募民及道士為僧都城至
 萬僧江南野史曰後主因恤政事曉于禁中卧聽內
 道場行童撞鐘有節數喜而召之與刺度為僧
 童子奸猾對曰不敢獨受恩澤願陛下馬
 下如佛慈恩廣覃諧郡于是並度焉悉取給縣官書

後主書曰建康城中僧徒迨後主退朝與后頂僧伽
 至數千給糜米緡帛以供之
 帽服袈裟課誦佛經胡跪稽顙至為癩贅馬書浮屠
 傳曰後主
 親削僧徒廁簡試之以類少手常屈指作佛印僧尼犯
 姦淫獄成後主每曰此等毀戒本圖婚嫁若冠笄之
 是中其所欲命禮佛百而捨之奏死刑日適遇其齋
 則於宮中佛前燃燈以達旦為驗謂之命燈未旦而
 滅則論如律不然率貸死富人賂宦官竊續膏油往
 往獲免上下狂惑不恤政事有諫者輒被罪歙州進
 士汪渙上封事言梁武惑浮屠而亡陛下所知也奈
 何效之後主雖擢渙為校書郎終不能用其言陸游
 入蜀

碑下鮫刻有陰字
年此刻作代

翊疑詡
於詡鮫刻作誇誕去諱

記曰韓熙載於己已歲撰頭陀寺碑有云皇上禹新
文物教被華夷如來妙旨志已徧窮百年文章罔不
備舉故是寺之碑不言而興按是歲距其亡六年耳
熙載大臣不覆亡是懼而矜翊乃爾雖欲久存得乎
為周應合乾道建康志曰石頭清涼大道場舊傳嘗
有李氏避暑宮寺中有德慶堂後主嘗留宿故其詩
主親書祭悟空禪師文亦後主自作何刻 開寶初
有北僧號小長老自言募化而至多持珍寶怪物賂
貴要為奧助朝夕入論天宮地獄果報之說後主大
悅謂之一佛出世服飾皆縷金絳羅後主疑其非法
答曰陛下不讀華嚴經安知佛富貴因說後主多造
塔像以耗其帑庾又請于牛頭山造寺千餘間聚徒
千人日給盛饌有食不能盡者明旦再具謂之折倒

欲將刻作故

蓋欲造不祥語以搖人心及宋師渡江

冷齋夜話曰
宋將伐江南

後主用謀臣計欲拒師法眼禪師觀牡丹于大內因
作偈諷之曰擁毳對芳叢由來趣不同髮從今日白

花似去年紅艷曳隨朝露馨香逐晚風何須
待零落然始知空後主不省師旋渡江 即其寺

為營又有北僧立石塔于采石磯草衣藿食後主及
國人施遺之皆拒不取及宋師下池州繫浮橋于石
塔然後知其為間也金陵受圍後主召小長老求助
對曰北兵雖強豈能當我佛力登城一麾圍城之師
為小却後主真以為佛力合掌嘆異厚賜之下令軍
民皆誦救苦菩薩聲如江濤未幾梯衝環城矢石亂
下如雨倉皇復召小長老稱疾不至始悟其姦殺之

群僧懼併坐誅乃共乞受甲出闕死國難後主曰教

法其可毀乎弗許宋咸笑談錄曰李煜有國日拱時

李主重佛法即削髮投法眼代其住持建康清涼寺號

禁苑因遂得幸法眼示寂代其住持建康清涼寺號

曰小長老眷渥無間凡國中虛實盡得之先令若水

走闕下獻下江南之策江為內應其後李主既停各

命以官江後累典名州家于安陸子孫亦無聞鄭毅

夫為江氏書日記載文集云舊藏江氏書數百卷

：缺落不甚完予九三歸安陸大為搜訪殘帙墜編往

太祖時同樊若水獻策取李氏仕至比部郎中嘗為

越州刺史越有錢氏時書正借本謄寫遂并其本有

之及破江南又得其逸書兼吳越所得殆數萬卷老

孫安陸刺史遂家馬盡輦其書築室貯之正既歿子

金陵城岳破後主倉皇中作一疏禱于釋氏願兵退

後許造佛像若干身菩薩若干身齋僧若干萬員建

淨德尼院九十多而字草蓋危窘中書也馬書曰

女往：在焉都城將陷亦積薪院庭後主與之約曰

如有不虞宮中舉火為應吾與汝輩當俱焚死是日

保儀黃氏焚積薪皆赴火死無一人肯脫者及國亡後

主入朝過臨淮往禮普光王塔施金帛猶以千計江南

野史曰既至汴口欲登禮普光寺左右諫止後主怒

而大罵曰吾自少被汝輩禁制都不自由今日家國

俱亡尚如此耶登之拳：而其後弟從鎰之子祝髮

禮歎念久之散施衣物緡帛其後弟從鎰之子祝髮

為僧名惟淨宋景德祥符中天下治安西域獻佛書

甚眾惟淨博聞通梵學繙譯精審莫能及者續湘山

譯經鴻臚少卿光梵大師惟淨江南李王從謙子也

通敏有先識解五竺國梵語慶曆中朝廷百度例務

減省淨知言者必廢譯經不若預奏乞罷之臣聞在

國之初大建譯園逐年聖節西域進經合今新舊何

群僧懼併坐誅乃共乞受甲出闕死國難後主曰教

法其可毀乎弗許宋咸笑談錄曰李煜有國日樊若

李主重佛法即削髮投法眼禪師為弟子隨逐出入禁苑因逐尋幸去限示交代其主寺建良青京卡虎

墨莊漫錄宣和間蔡京寶致君收南唐後主書教軸來京師以獻蔡煥約之其

一乃王師攻金陵城垂破時倉中惟一疏禱于釋氏願兵退之及許造佛像

若干身善薩若干身齋僧若干身員建殿宇若干所其數皆古多字畫漆草

然皆道勁可愛蓋危逼窘急中書之又有看怪巖頌文自稱蓮峰居士李煜又

有長短句臨江似云櫻桃核子春光歸尽憶金粉双飛子規啼月小樓

西釣羅幕惆悵捲金泥門卷寂寥人去後空殘烟草低迷而字結尾

刘廷仲為補之云何財重德云聽喇撲簾刺紫依約夢回財

殿宇若干所數多而字草蓋危窘中書也馬書曰

淨德尼院九十餘眾皆宮人出家者諸王公卿處

女往在焉都城將陷亦積薪院庭後主與之約曰

如有不虞宮中舉火為應吾與汝輩當俱焚死是日

保儀黃氏焚積薪於宮中淨德尼遙觀其及國亡後

烟焰遂蕪積薪皆赴火死無一人肯脫者及國亡後

主入朝過臨淮往禮普光王塔施金帛猶以千計江南

野史曰既至汴口欲登禮普光寺左右諫止後主怒

而大罵曰吾自少被汝輩禁制都不自由今日家國

俱亡尚如此耶登之拳而其後弟從鎰之子祝髮

禮歎念久之散施衣物緡帛其後弟從鎰之子祝髮

為僧名惟淨宋景德祥符中天下治安西域獻佛書

甚眾惟淨博聞通梵學繙譯精審莫能及者續湘山

譯經鴻臚少卿光梵大師惟淨江南李王從諫子也

通敏有先識解五竺國梵語慶曆中朝廷百度例務

拜經樓鈔本

入天衢鈞破立談作到事衢

唐萬軸盈函溢屋佛語多矣又死鴻臚之設虛費祿
廩恩錫用給率養尸素欲乞罷廢仁宗曰三聖崇奉
朕烏敢罷且又未幾孔中丞道輔果乞廢罷上因出淨
安辨之因不允未幾孔中丞道輔果乞廢罷上因出淨
疏示之數方已景祐中書旁行之狀因進呈仁宗遣都
堂羅崇勳譯經潤文使夏英公疎詣傳法院特詔開
刻方曰五竺無此字不通辨譯左璫志曰請大師且
領聖意若稍成文譯則不思例不淺而英公亦以此意
諷之淨曰某等幸若靈文稍可箋辨誠教門之殊光
恐異日彰謬忘之述雖萬死何補二官竟不能屈遂
寫奏稱非二字皇祐三年入滅碑積官試光祿卿譯經
其恪者此二節特不書惜哉

三藏亦南唐之餘習云

江南野史曰烈祖初有禪代
意忽夜半寺僧撞鐘滿城皆

驚速旦召問將斬之僧云夜來偶得月詩因誦其詩
曰徐東海出漸入天衢此夕一輪滿清光何處
無烈祖喜而釋之輪滿清光何處
得句云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

方得下句之姓王其先南閩人為頭陀范志嵩作馬
書曰僧應之江左初舉進士一黜於有司投冊罵曰吾
不能以區區江左章句取程於庸人遂為浮屠保天中授
文章應制大德賜紫九禱祠章疏一筆即就宿構元
宗喜楞嚴經命左僕射馮延巳為序其畧曰首楞嚴
經者自為菩薩密因始破阿難之迷終證菩提之悟
然則阿難古佛也豈有迷哉迷者悟之對也迷苟不
立悟亦何取是故因迷以設問憑悟而明解皇上帝
明文思探賾索隱雲散日朗塵開鏡明以為大賚四
方未為盛德普濟一世上之仁或啟佛乘必歸法
要勅應之書錄版既成上之元宗歎曰是深得公權
法可想吾聞公權嘗以筆諫穆宗為之改容今效其法
固辭求居先風采應之書錄版既成上之元宗歎曰是
以贊禮之文寓諸樂譜其聲少下而終歸梵音讚念
應之始

契丹事見唐書本傳及五代史四夷附錄今取其事

之繫南唐者為傳

烈祖昇元二年契丹主耶律德光五代史曰德光契
 後唐潞王時石敬瑭反唐討之册曰咨尔德光敗唐兵
 立敬瑭為晉帝自解衣冠被之册曰咨尔德光敗唐兵
 視尔猶子爾視予猶父高祖已入洛德光乃北高祖
 每遣使聘問表奉稱臣德光約不稱臣孫德光怒屢
 祖崩出帝即位用景延廣言不稱臣孫德光怒屢
 犯邊及杜重威李守貞等舉軍降出帝亦降封負義
 侯置黃龍府德光入汴居晉宮漢高祖起太原德光
 懼北歸行至藥城卒于殺胡林漢高祖起太原德光
 武皇帝廟及其弟東丹王遼史曰義宗名倍太子長
 號太宗及弟東丹王遼史曰義宗名倍太子長
 破渤海改其國曰東丹以倍為人皇王太子長
 至倍奔赴知皇太后欲立太宗乃讓之太子長
 浮海去唐明宗賜姓李贊華鎮滑州太宗即位
 塘加兵于洛李從珂名贊華世宗即位謚讓國皇
 帝廟號義宗五代史畧曰突欲為東丹國機長子也
 保機攻渤海取其扶餘一城以為東丹國機長子也

東平為南京徙倍居之

皇王突欲為東丹王已而阿保機病死其妻述律護
 喪歸西樓立次子耀屈之突欲不得立長興元年自
 扶餘泛海奔唐明宗因賜其姓為東丹而更其名為
 慕華以其來自遼東乃以瑞州為懷化軍拜慕華懷
 化軍節度使瑞贊華三年以贊華為義成軍節度使
 李更其名曰贊華三年以贊華為義成軍節度使契
 丹自阿保機時萬騎又失赫遼等皆將而述律尤為
 晏球所敗喪其萬騎又失赫遼等皆將而述律尤為
 念突欲由是早辭厚幣數遣使聘之其小過輒掩目
 血突欲左右姪侍多刺其臂吮之其小過輒掩目
 灼不勝其毒然喜賓客好飲酒趙延壽每假其異書
 丹歸中國載書數千卷樞密使趙延壽每假其異書
 醫經皆中國所無者明宗時自滑州朝京師遙領武
 信軍節度使食其俸賜甲第一區宮女數人契丹立
 助晉于太原唐廢帝遣宦者秦繼旻皇德使李彥紳
 殺突欲于其第晉高祖追封突欲為燕王德光滅晉
 殺繼旻彥紳籍其各遣使以羊馬入貢別持羊三萬
 家悉以賜突欲
 口馬二百匹來鬻以其價市羅紉茶藥烈祖從之於

洪葍刻作鴻

儼葍刻作儼

是翰林院進二丹入貢圖詔中書舍人江文蔚作贊其辭曰皇帝建西都之歲神功邁於三古皇風格於四裔華夷咸若駿奔結軌粵六月契丹使梅里捺盧古東丹使兵器寺少令高徒煥奉書致貢咸集都邑公卿庶尹拜手稽首稱賀以為文德所服受命之符也若乃洪荒以降驟步相侔耀武以信威有所不及任筭以御物有所不從詩頌太原之師則用伐矣漢開朔方之地則宗力矣若我宣猷大麓儼德無私刑于朝廷以及于荒服襍裘左袵捧日分光殊方異產充庭納賫曰垂衣裳而天下治斯之謂矣有司紀美

烈祖績事傳曰主上明聖而德不聞有司之過也臣

職在翰墨親覩隆平敢獻贊曰赫矣聖武纂堯之緒

要荒之長駿奔臣附伏波之柱單于之臺遺獲徒費

獻琛靡來我后穆：我網恢：重譯日貢皇哉唐哉

四年德光遣使獻馬百匹於是烈祖遣通事舍人副

四方館事歐陽遇借鴻臚少卿使契丹假道於晉高

祖不可遇及境而反元宗嗣位江南野史曰耶律德

告其价言語通中國嗣主問其故曰臣本范陽人歷

世冠冕仕郡為從事昔後唐清泰主失御晉高祖以

太原叛與契丹通好結為父子事之為君臣晉祖既

因其兵入洛陽登極割幽州吾城之地入蕃以奉朝

拜經樓鈔本

然嗣主曰朝見何如對曰詔則呼漢兒蕃家既無翰
墨何以徵賦對曰蕃池不產五穀故無徵賦然臣事
單于迨方數歲亦未嘗覩一雙嗣主曰何以限日使傳
箭為號每部部落傳箭一雙嗣主曰何以限日使傳
以皮為約曰何為皮約曰葉隘巷以駱駝皮籍之兵騎
過而踐馬以橐壞為度徵多則以駱駝皮籍之兵騎
為准嗣主曰卿主所命孤者將奚為對曰晉少王
逆命背約既遣入蕃虜主欲與君繼先君之好將冊
君為中原之主矣嗣主曰孤守江南社稷系嗣與梁
宋阻修若契丹不忘先好惠錫行人孤受賜多矣其
他不拜敢命蕃遣使者公乘鎔航海繼好既至而契
使聞之遂行

丹主兀欲被殺五代史畧曰述律德光子兀欲立封

律以立律聞亂走南山契丹擊殺述律德光兀欲

不能近婦人左右給事多以宦者然政獵好飲酒不

顯德六年世宗北征自乾寧軍御龍舟接船戰艦首
尾數十里至益津關降其首將河路漸挾舟不能進

乃舍舟陸行瓦橋淤口關瀛漠州守將背迎降方下
今進攻幽州世宗遇疾乃置雄州于瓦橋關霸州于
益津關而還周下三關瀛漠州于瓦橋關霸州于
其國因曰此本漢地今以還漢又何恤耶述律後為
曰謚孝和皇帝廟號遼世宗弟述律遺元宗書曰五代
號永康王德光滅晉兀欲也突欲奔于唐元欲留不從
欲等全鎮州宣德光遺制曰永康王位中原契丹之嫡
孫人皇王長子可于中京即皇帝位中原契丹之嫡
鎮州也遣使者告哀于諸鎮兀欲千匹兀欲散亦一
能飲酒好禮士德光常賜以絹數千匹兀欲散亦一
日而盡兀欲已先遣人報其祖母述律怒曰述律
我鬼平晉取天下有大功業其子在我側者當立而
人皇王背我歸中國其子豈得立耶乃率兵逆兀欲
將廢之兀欲留其將麻荅守鎮州其與祖母述律相
距于石橋述律所保机墓所也兀欲立五年會諸部酋
于祖州寇諸部大僧等率兵殺兀欲強于大燕王述
長謀入寇諸部大僧等率兵殺兀欲強于大燕王述
軋與太寧王嘔里僧等率兵殺兀欲強于大燕王述

拜經樓鈔本

丹天順皇帝謹致書大唐皇帝闕下貴朝使公乘鎔等自去秋已達東京海岸適遭國禍今年二月二十六日部署一行并諸儀物兵鎧已至燕京茲蒙敷念先朝踐修舊好既增推痛又切感銘貴國長直官王朗陳篆取間道先回用附咨報公乘鎔等已遣伴送使陳植等同回止俟便風即令引道而公乘鎔亦以蠟封帛書其詞曰臣鎔自去年六月離罌油七月至鎮東閔遣王朗奉表契丹九月乃有番官夷離畢部牛車百餘乘及鞍馬治路置頓十月至東京留三日契丹主遣閑廐使王廷秀稱詔勞問兼述泰寧王燕

側明刊作門

明刊無降字

倣將刻作如

事將刻作書

王九月同行大事兀欲即世母妻併命遼史曰察割

安瑞當使奏事太祖曰此子目若風駝面有反相朕

居獨居無令入側世宗即位封泰寧王帝伐周至詳

古山太后與帝祭文獻皇帝于行宮群臣皆醉察割與

耶律盆都同率兵入弒太后及帝時壽安王及耶律

屋質以兵圍之又遣人弒后于柩前王遣耶律敵臘

誘察割降殺之又曰牒蠟封燕王察割弒逆牒

蠟方醉其妻扶入察割幕因從之明旦壽

安王封亂脅從皆降牒蠟不降陵遲死又遼東以西水潦壞道數百里車馬不通今年正月方至幽州館於愍忠寺先迎御容入宮言元欲識唐皇帝面乃引見倣舊儀問國書中機事臣即述奕世歡好當謀分裂之事契丹主喜問復有何事臣云軍機別有密事契丹至接置袖間乃云吾與唐皇帝一如先朝往

拜經樓鈔本

來因置酒合樂又諭臣曰使人遠泛巨海而至不期
 骨肉間倏起此事道路所聞必亦憂恐手斟一玉鍾
 酒先自吸乃勸臣令飲醕自旦至日晡始罷自是數
 遣使宣勞三日一賜食謹遣王朗齋散號子歸聞奏
 散號子不知何等語也初宋齊丘謀間晉會契丹使
 燕人高霸來聘歸至淮北陰遣人刺殺之霸有子乾
 從行匿之濠州宋史曰乾在濠州生三子以江左處
焉太尉高瓊其子也於是契丹頗信以為霸之死出
 於晉人保大十二年述律遣其舅來夜宴清風驛起
 更衣忽仆於地視之失其首矣厚賞捕賊不得久乃

軍信口不必詳也

寨明刊作壁

知周大將荆罕儒宋史曰荆罕儒冀州信都人父基
 為群盜晉天福中相率詣范陽委質燕王趙延壽得
 字親兵開運末延壽從契丹主德光入汴署罕儒密
 州刺史漢初改山陽南東道行軍司馬周廣順初為率
 府率奉朝請貧不能振顯德初世宗戰高平初為率
 命者因求為招勇士通事舍人李延傑以罕儒聞即召
 赴行在命為入敵境罕儒令直都指揮使趙平淮南
 卒三千先入為控鶴弩手大勳直都指揮使趙平淮南
 其東門擢為為政泰州為下蔡守禦都指揮使趙平淮南
 領光州刺史檢使四年泰州初下真拜刺史魚舒陵
 二州招安巡檢使四年泰州初下真拜刺史魚舒陵
 益城兩益屯田使明年三月世宗幸泰州以罕儒為
 團練使賜金帶銀器鞍勒馬六年春軍吏者文詣闕
 請留恭帝詔廢之建隆初陞鄭州防禦使罕儒為
 改晉州兵馬鈐轄罕儒恃勇輕敵嘗率騎深入晉境
 人多閉寨不出虜獲甚眾是年冬復領千餘騎抵汾
 州城下焚其草市案兵以退夕次京土原劉鈞遣大
 將郝貴超領萬餘眾襲罕儒黎明及之罕儒棄都監
 擅毯副使閻彥進分兵以禦貴超罕儒錦袍裏甲據

拜經樓鈔本

胡牀享士方割羊臂膈以啖聞彥進小却即上馬麾
 兵徑犯賊鋒并人橫戈春之罕儒猶格闕手殺十數
 人逐遇害劉鈞素畏罕儒之勇嘗欲生致及聞其死
 求殺罕儒者戮之太祖痛惜不已擢其子守勳為西
 京武德副使因索京土原之不效命者默慈州團練
 使王繼勳為率府率閻彥進為殿直斬其部下龍捷
 指揮使石進德等二十九人罕儒輕財好施在泰州
 有煮海之利歲入鉅萬詔听十收其入用猶不足家
 財入有籍出不問其數有供奉官張奉珪使泰州自
 言後唐張承業之子罕儒曰我生平聞張特進名幸
 而識其子厚加禮待遺錢五千萬未千斛罕儒獨不
 知書好禮接儒士進士趙保雍登科覆落客道海陵
 罕儒問其所欲保雍以將歸京師且言緣江推務以
 然易茗有厚利罕儒立命主藏奴令籍藏中然得四
 千餘兩盡以與之然好勇善戰不願勝負常欲削平
 太原志未果而及于敗人皆惜之罕儒兄延福延平
 孫嗣 泰州志曰荆罕儒翼州人初為泰州刺史周
 顯德五年陞授團練使修築羅城增子城及營州治
 是年世宗臨幸賜鼓角門戟金銀器鞍勒馬罕儒輕
 財好施不事產業入則有籍出則問其數州有煮海

之利歲入鉅萬聽罕儒十收其八然酒知契丹使至
 用度不足將代軍吏者父詣闕請留之

思遣客刺之以間唐乃下令能得吾枕者賞三百緡

俄有劍客田英得之即給賞如約仍屏人語之曰能

得江南番使頭賞三千緡英果得之自是唐與契丹

遂絕及世宗兵出淮南勅暴我罪曰蠢爾淮甸敢拒

大邦跋扈飛揚垂六十載幸累朝多事與北虜交通

厚起戎心誘為邊患所罪狀我雖非一然首以交通

契丹為興師之名方石晉以父事契丹而契丹每以

兄事南唐蓋戎狄習見唐之威靈故聞後裔在江南

猶尊之不敢與他國齒南唐亦頗恃以自驕其實相

結約撓中原皆虛辭非能為南助也

高麗事具唐書及五代史四夷附錄今書南唐所載

異聞及高麗通南唐之見于傳紀者

高麗至五代初國名曰大封五代史曰高麗本扶餘之別種也其國地君世

見於唐比佗夷狄有姓氏而其官號畧可曉其義當

唐之末其王姓高氏同光元年遣使廣平侍郎韓申

一副使春部少卿朴巖來而其國王姓名史失不紀

至長興三年權知國事王建遣使者來明宗乃拜建

玄菟州都督充大義軍使封高麗國王建高麗大族

也開運二年建卒子武立乾佑四年武卒子昭立王

氏三世終五代常來朝貢其立也必請命中國中國

常優答之其地產銅銀周世宗時遣尚書水部員外

郎韓彥卿以帛數千疋市銅于高麗以鑄錢六年昭

遣使者貢黃銅五萬斤高麗俗之文字喜讀書昭進

男叙孝經一卷越王新義八卷皇靈孝經一卷孝經

雌圖一卷別叙叙孔子所生及弟子事迹越王新義

以越王為問日若今正義皇靈述延年其王高氏名

辟穀雌圖載日食星變皆不經之說

躬又躬又晚年果於誅殺吳順義二年當梁之龍德

二年為海軍統帥王建所殺建自立去大封之名復

稱麗以開州為東京平壤為西京吳天祚二年當晉

之天福元年敗新羅百濟於是倭耽浮驩於羅鐵勒

東夷諸國皆附之有二京六府九節度百二十郡內

列十省四部官朝服紫丹緋綠青碧青碧以年序遷

綠以上選才能賜之俸祿賦以田租尚官冠禮畧如

古制婚姻男女執手自相媒許俗重匾頭生男旦旦

按廬其首惟恐不匾也昇元二年遣使來貢方物所

上書稱牋大略云今年六月內當國中厚府入吳越
國使張訓等回伏聞大吳皇帝已行禪禮中外推戴
即登大寶者伏惟皇帝陛下道契三無恩涵九有克
知天命已去即禪瑤圖舜念曆數在躬遂傳玉璽夙
惟庸陋獲託生成所恨沃日波遙浮天浪濶幸遇龍
飛之旦粗申燕賀之儀無任歸仁戴聖鼓舞激切之
至儀式如表而不稱臣烈祖御武功殿設儀伏見其
使自言代主朝覲拜舞甚恭宴於崇英殿出龜茲樂
作番戲召學士承旨孫忌侍宴三年又遣其廣評侍
郎柳勳律來貢方物其後史冊殘缺來與否不可考

章僚傳見十國春秋

矣又章僚雅善著述後主時充如京師奉使高麗具
得其國山川事蹟物產謨海外使陳廣記三卷使
虛白為之序大抵言高麗有二京六府九節度百二
十郡內列十省四部官朝服紫丹緋綠青碧俗喜匾
頭生男旦日按壓其首又言高麗多銅田家鑿具皆
銅為之有温器名服席狀如中國之鑄其底方其蓋
圓可容七八井地志家
多稱其書為博洽云

南唐書卷第十八終

蔣刻戚光音釋首列三
主本紀此缺

蔣刻每年下注首標甲子

武蔣刻作順

唐年世總釋 凡七十

戚光

唐天祐元年 祗宗立 衰帝蜀仍稱元朱溫 二年 蜀天復

三年 蜀天復 四年 篡位稱梁開平 元朱溫 五年 蜀天復

武成六年 淮南岐 七年 淮南楊隆演 嗣吳王 八年 蜀天復

蜀永平元年 晉岐 十年 晉岐 十一年 蜀天復 十二年

梁乾化元年 吳 十三年 通岐 元 蜀十四年 蜀天復

漢元 十五年 晉岐 元 蜀十六年 晉岐 吳武

乾亨元年 岐 十八年 晉岐 元 蜀十九年 蜀天復

同光元年 晉岐 尋內屬 改 二年 三年 天成元年 明宗

永隆池北偶談作永慶

元寶正	吳越二年	吳乾真三年	漢大有四年	吳太和長
興元年	二年三年四年	應順元年	閔帝立遇	清
泰二年	蜀明德元年	三年	石敬瑭因契丹立號	晉天
十三年	昇元元年	清泰元年	方絕昇元	古今之亂唐末極矣然
也孰謂	五二年	蜀廣政三年	閩永隆四年	五年六年
季無君	哉	元	年	晉開
漢光天	七年	元宗立改元	保大二年	晉開
年	三年四年五年	晉	六年	漢
周廣順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周顯德十三年十四年
十五年	北漢天	中興元年	再改交泰元	宗十六年
昇元	至是	三百四十二年	矣使元宗能安天命事大國	以

周壽刻作天子

存宗祀	周能世	敦王道	周顯德六年	元宗十七年	已
以賓之	則三代	之意也	宋建隆二年	元宗十九年	辛酉
七年	申宗建隆	元年	庚	宋建隆二年	元宗十九年
仍始稱	其正朔	于唐	三年	後主二	乾德元年
又主四	子三年	後主五	四年	後主六	五年
後甲子	三年	後主五	四年	後主六	五年
元	年	後主八	二年	後主九	三年
未	五年	後主十二	六年	後主十三	甲戌歲
七	乙亥歲	後主十五	年	宋開寶八年	後主十九年
自高祖	至是	凡三百五十九	年	殷周草命而祀	矣
宋國隋	之世	梁猶祀	馬宋之君	度不逮世宗	矣
州軍總	音釋	凡州軍	三十八		
昇	都金陵	府以宣	之當塗	廣信并置	蕪湖銅陵繁昌
來屬及	當塗	為雄遠	軍復以池	之青陽	來屬與舊

北宋國下池北偶談有後
周二字
信當作德漢古本亦該

拜經樓鈔本

領上元江寧句容溧水溧陽為十縣也	揚東都江都府改江陽為廣陵	軍尋改曰建武軍改揚子日雄割揚之六置楚屬秦吳	永貞以其白沙鎮為迎鑿鎮今天長置楚屬秦吳	順化軍泗滁日永安和光黃舒蘆	昭順壽清順海泰以楚之鹽城置泰興如皋濠遠	軍通靜海雄遠昇州潤鎮海常宣州見昇攝池康	軍置銅陵吳改饒永平軍信山置鉛江順昌湖口流	至德為建德改	東流尋屬池洪南都南昌府置清江鄂武昌筠	改潯陽曰德化洪改新兵為奉置靖安鄂武昌筠	割洪之高安置上高萬載清江筠音以南城置袁	建武勻州以出竹名宋瑞州軍吳招武軍	置萬吉泉龍虔昭信軍瑞金龍南建義軍置歸化	載萬吉泉龍虔昭信軍瑞金龍南建義軍置歸化	建汀劍汀割建南漳名以泉泉清源	寧汀
-----------------	--------------	-----------------------	---------------------	---------------	---------------------	---------------------	----------------------	--------	--------------------	---------------------	---------------------	------------------	---------------------	---------------------	----------------	----

列傳一之十五

南唐書四之十八

宋齊丘第一詩凡三十四韻有日山感龍虎健水黑螭

葉摘綠李和衣嚙塵飛景陽井草合臨春閣一日賢

今石刻王紹顏奉勅書貞竹無盛衰

周宗第二臺城為六朝宮也為府治後為行宮在因築府就

北志謂之舊子城郡城亦烈祖摺襍頭角見李建勳

輒裏公服一如盛唐也

徐鍇九江謂鐵又音皆諦審也

邊鎬鎬音好柳見元宗紀

柴克宏第三顏麋又音贊

領上元江寧句容溧水溧陽為十縣也容溧揚東都江都府改江陽為廣陵

軍尋改曰建武軍改揚子日雄割揚之六置楚屬秦吳

永貞以其白沙鎮為迎鑿鎮雄今天長置置楚屬秦吳

順化軍泗滁改永陽和光黃舒蘄廬

昭順壽清順海泰化楚之鹽城置泰興如舉濠遠

軍通靜海雄遠昇州潤鎮海常宣州見昇攝池康

軍置銅陵吳改饒置德興信山置鉛江順昌湖口置德安

至德為建德改洪改新都南昌府置靖安鄂軍武昌流

東潯陽曰德化洪改新吳為奉置靖安鄂軍武昌流

改洪之高安置上高萬載清江筠音以南城置袁

割武勻州以出竹名宗瑞州軍吳招武軍

建武萬吉置龍虔昭信軍瑞金龍南建義軍置歸化

戴萬吉置龍虔昭信軍瑞金龍南建義軍置歸化

寧汀劍汀置南漳名以泉泉清源

列傳一之十五

南唐書四之十八

宋齊丘一第詩凡三十四韻有日山蹙龍虎健水黑螭

葉摘綠李和衣嚙塵飛景陽井草合臨春閣一日賢

太守與我觀素籥乃陪烈祖登金陵城中鳳凰臺作

今石列王召願奉勅書貞竹無威衰

周宗二臺坊六朝宮也為府治後為行宮在今郡城內

北志謂之舊子城郡城亦烈祖摺襟頭角見李建勳

輒裏公服一如盛唐也

徐錯九錯音楷又音皆諦審音帝

邊鎬見元宗紀

柴克宏三額頭大也音贊

山銜下州字大

王會 殺音四弓

游簡言 齷音讀恣

刁彥能 舉刀示先主先主蓋舊書文

鍾謨第四沾沾自銜沾音瞻輕薄也漢魏其傳沾沾自喜銜音縣說大自矜也

朱匡業第五朱元叛元宗議親征元宗作烈祖今

朱令贇 贇見元宗紀

江文蔚第七捨爵策勲出左氏捨舍去聲

馮延巳第八顏見上柴延魯 玄武湖在金陵城北

周迴十數里幕府鷄籠蔣山環聳左右名園勝境拊

下教千云案湖宗王安石

開江文選作數十

孫忌 豆盧姓出

彭師曷曷字通

韓熙載第九梅嶺岡在城南郡志謝公墓上慕容紹宗

澄北史紹宗初事爾朱歸高歡人命其子

劉仁贍第十壽州本漢壽春改名忠正軍以旌仁贍之節

復以壽州故治立壽春縣今安豐路也

潘佑見上馬

嚴續肺附見漢書劉向通作肺音副

張易 菟菝即菟菝暗噁史記韓信傳暗噁叱吃

路切懷怒氣也漢書作意烏

拜經樓鈔本

菟菝刻作北

肺字當空一格

郭廷謂第十竿通作筏音昨以竹索為

林仁肇摘揚音剔也發也漢趙廣漢傳發姦摘伏

異

盧絳新淦漢縣出馬淦從水金聲古暗切江軍

陳喬脫屣作屣音徒孟不躡根也棄敵所蹤也又通

李元清第十趨音騎也善走

魏岑怵紀見上元宗

元宗子從善第十怕蓋紫綠切詩憂心怕怕

雜藝方士吳廷紹第十飴音怡

潘辰紫極宮南唐近事宸後欲傳其法於人夢其

寤不復能劍云尋病之終紫極宮臨終上言乞桐棺葬

中元宗命親信發冢觀

耿先生燭作火乾也亦方山在城東南三十里外吳

名天印山有寶華宮碑宮基經火

節義史謀漢志披圖謀也

吳媛媛音媛又通作娟也晬祖對切子

浮屠第十身毒南音指天竺蓋身毒音篤國在大夏東

又作竺又轉衣裓語出佛書裓音牛頭山在城南三

王導指為

契丹旃俗作賣除及切會禮之財也通

高麗 倭 高 龜 茲 音丘慈 已上音釋姑 据所知亦 有特畧之者 加詳者 庶觀者 審焉

南唐書音釋終

南唐書音釋終

南唐書建國譜

馬令

嗚呼唐之盛時制天下為十道統之以都督而遐荒
四達合為一家中世多故始立方鎮大者連城十數
小者猶兼三四雖稟爵命而其勢以分僖昭之世則
又甚焉盜酋強卒相與為亂而一旦破城殺帥者即
以其鎮予之於是下竊土地上要封冊終以亡唐而
大者稱帝小者稱王故自江以南昇潤常歙宣鄂池
饒信江洪撫袁吉慶一十五州自江以北揚楚泗和
滁光黃舒蘄廬壽海濠一十三州合二十八州楊行
密專據以建吳國南唐因之置泰州筠州又取汀建

漳泉四州復置劔州共三十五州之地號為大國迨
乎顯德世宗出師而遂取淮南一十四州南唐君臣
相顧猶懼其不免乃奉表稱貢趨走不暇削國降號
何其速哉大抵僭服興亡不在於強梗庸懦而在乎
世之治亂世苟治矣偏據之國雖大必亡逮德下衰
一夫倡亂遂為敵國為天下者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作建國譜

州三十有五

昇州都 吳因唐為昇州徐溫建節陞建康軍南唐建都置江寧府

潤州鎮海軍 置丹陽宮尋罷

常州 以江陰縣別置軍

歙州

宣州寧國軍

江州奉化軍

洪州鎮南軍 顯德五年東都入于周以州建南都

撫州昭武軍 以東南境別置建武軍

袁州

吉州

虔州百勝軍

筠州 保大十年置

揚州淮南建東都以六合置州俄罷後來拜

鄂池旣信四州入于周

楚州順化軍入于周

泗州靜淮軍入于周

滁州入于周

和州入于周

光州入于周

黃州入于周

舒州入于周

蘄州入于周

廬州保信軍入于周

壽州清淮軍入于周

海州入于周

泰州昇元元年置

濠州定遠軍入于周

建州忠義軍保大三年取陞永安軍節度後降軍事

汀州保大三年取

劔州保大三年置

漳州保大三年取後舊改為

泉州清源軍保大三年取使

取之而復失者十有一州

福州保大三年取羈縻而已四年入吳越

潭州保大九年取十年失

衡州保大九年取十年失

澧州保大九年取十年失

朗州保大九年取十年失

岳州保大九年取十年失

道州保大九年取十年失

永州保大九年取十年失

邵州保大九年取十年失

全州保大九年取十年失

辰州保大九年取十年失

窮

嗚呼乘蒼以鬪捷者勝之固易地來而民去者守之
極難南唐之克楚始雖因其內鬪而終以任用匪人
不能振撫故劉言之徒得以復張嗣主初欲罷桂陽
之師解益陽之戍即授言以節鉞與夫曹公之應二
袁者可同論乎

三唐傳國編年圖

吳非

名者聖人不輕假人者也假其名稍近於正者姑予
焉此春秋之大法也矧夫名與實并有之者乎唐自
哀帝天祐四年丁卯梁建元開平矣晉王並梁立國
始以梁劫天子遷都天祐非唐號仍稱天復五年迄
梁滅唐復稱天祐四年至十九年壬午是年梁亡之
龍德二年明年癸未乃即帝位號後唐改元同光立
唐太原合唐高祖太宗懿宗昭宗為七唐正其始矣
而名存焉若曰吾猶奉唐也史書唐人竊傳國寶歸

於唐以視封天子為濟陰王者有間邪無間邪莊宗族系遯其先出朱邪明宗廢帝皆養子冒姓本於懿宗之賜故立高祖以下四帝不忘唐也然則唐亡而未亡矣蜀稱天復七年吳稱天祐十五年而止耳亦遂改元不得與晉同其終也廢帝崩丙申^晉以立而吳即以丁酉禪南唐李昇為憲宗裔與唐之祖伯陽為玄元皇帝同非賜姓等也舉高曾之故業復十一於千百間夫誰曰偏據者不正乎乃作帝系圖者必先梁於唐且置南唐不與列矣余故更為之圖繫晉於唐繫唐於天祐所以存哀帝也存唐也存哀帝存唐



晉志也次後唐次南唐迄宋而以諸國之不屬唐者附焉在唐為梁吳蜀南漢而楚吳越閩南平屬梁在後唐為吳蜀南漢楚越閩後蜀晉漢東漢周而楚南平為南唐為南漢吳越閩後蜀晉漢東漢周而楚南平為晉漢周屬假空名而不沒其實故不予梁晉漢周也余非敢謂春秋是法哉論史者或於彼善於此之說有取焉

唐 後唐 起癸未 盡丙申 南唐 起丁酉 盡丙子 後宋 紀年 宋

晉 起丁卯 盡壬午 楚 稱唐紀年 南漢

南平 稱唐紀年 吳越

吳戊寅前

吳丁酉禪

閩丙午滅於南唐

梁起丁卯 盡壬午

蜀乙酉滅於唐

後蜀

楚稱梁紀年

南漢

晉盡丙午

吳越稱梁紀年

吳越丙戌前稱

楚稱晉紀年

閩紀年

閩癸巳前稱唐紀

南平稱晉紀年

南平稱梁紀年

後蜀起甲午

漢起丁未 盡庚戌

閩稱梁紀年

年

楚稱漢紀年 卒亥臣於南唐

蜀

晉起丙申

南平稱漢紀年

蜀

東漢起辛亥

周起辛亥 盡己未

南漢

楚稱周紀年

南平稱周紀年

正統辨

楊維禎

議者謂北漢四主遠兼郭周至宋太平興國四年始
受其降遂以周為閏以宋統不為受周禪之正也吁
苟以五代之統論則南唐先主常立太唐宗廟自稱
憲宗五代孫宋于開寶八年滅南唐則宋統繼唐不
優于繼周繼漢乎

陳氏作魏武紀曰首云漢丞相參之孫又云若子當矣能審其生也亦亦當生太祖
此身先主信而淑世系豈可同年諸君信到點言不句紫陽始也後人自不至有誤
二國考身

南唐書年世總釋前論

李清

司馬溫公之著論也以漢昭烈稱中山王勝後與南
唐烈祖稱吳王恪後比誠見屬疏世邈均疑耳迨紫
陽氏帝蜀而昭烈始信非驟于信劉而急于黜曹也
夫曹氏何以黜哉一逼主二弑后三戕貴人皇子憤
甚與進慕而憤進寧正而疑祀夏配天堂乎云勝
後則勝後耳必欲求世系實之鑿矣彼南唐烈祖何
以異焉夫非灼見其果唐後又果應帝而獨恨同時
石敬瑭之必不可帝也無論叛生臣虜聲實俱醜而

幽薊何地割貽契丹致金一噉食半元再噉食全迄
今追念靖康之遷與屋山之覆猶髮指多於心傷而
豈知皆敬塘基禍哉不帝曹何帝石若南唐株守江
淮唐裔自命猶正且兒晉而况南唐者誰吾進况不
進兒曰猶有唐名耳存疑也雖然亦未盡疑也今讀
歐陽史世家絕不及南唐贗而薛居正一史馬令陸
游二書則咸云唐後何私乎彼皆宋人也尤可思者
以周世宗詔討淮甸指斥甚厲而獨其正語使臣則
猶云爾王自謂唐室苗裔衣冠禮樂異于他國非愛
亦非憚何言此然則資治通鑑所云始欲祖吳王恪

繼欲祖鄭王元懿而終復祖恪者游移乃爾非贗徵
乎夫吳王恪太宗子而建王恪憲宗子烈祖祖建不
祖吳以名同訛耳未正訛安辨贗則謂他語皆文可
矣吾進之徵信也吾進之不妨存疑也亦曰正而疑
猶勝屈而醜耳唐亡而後唐興以同光接群稱之天
祐而朱溫黜逆一快也後唐亡而南唐興以昇元接
巧湊之清泰而敬塘黜污二快也南唐亡而宋興以
開寶接新收之江南而無令賢明如宋祖猶以太原
未下有終身不得統之誚三快也彼咸光年世摠釋
已先叙及此而續綱目于宋滅南唐後即太書開寶

明乎宋得統于唐耳夫欲早正宋宜直承南唐以東
西周之寄食猶統也

南唐承唐統論

丘鍾仁

唐自受命歷二十至而繼以後唐南唐至宋開寶八
年唐始不祀若朱梁之篡唐統中絕者十六年不過
如夏有有窮漢有新莽况其時稱唐天祐年號者尚
三四大國則唐居然未絕也作史者謂當大書唐號
以待後唐興不當尊梁後唐亡而南唐適受吳禪唐
宗廟復立又不當尊晉若漢若周此甚彰也特以
宋藝祖初有國耻已統非正乃命薛居正序次五代
以明上有所承猶晉不得不以魏承漢隋不得不以
魏周承晉而皆非其公也歐陽氏司馬氏皆以宋臣

因而不改雖朱子作綱目以繼春秋然亦未敢顯著本朝之失遽推後唐繼唐而仍列為五代以示宋統所適承亦其時為之非朱子意也然綱目於朱梁時猶先標晉吳岐之稱唐號而後及梁則是十六年者固顯已予唐而奪梁矣及後唐亡雖先標晉漢周之號於前而南唐改元獨各稱其主之廟號於天福三年又標是歲南唐復姓李氏噫是可以知朱子之意矣乃余又讀朱子感興詩而知其寓意之微也夫唐絕於武后與絕于朱梁一耳雖一則廬陵尚存一則昭宣已弒然天下當武后時已忘嗣聖之名不若朱

梁時尚存天祐之號今讀朱子詩有曰云何歐陽子秉筆述至公唐經亂周紀凡例孰此容正言歐陽氏作新唐書五代史其帝周既為不公則帝梁亦如之故言凡例也昭烈為中山後通鑑亦謂其踈遠不可考即南唐先世果如通鑑所云亦正與昭烈同例况其譜系尚有書傳可考綱目既以昭烈繼漢自當以烈祖繼唐今讀朱子詩又曰晉史自帝魏後賢蓋更張世無魯連子千載徒悲傷言晉史自宜帝魏喻已為宋人不得不帝周以遡及石晉而深望後人之更張云爾後唐雖非唐後然既已賜姓收之屬籍而又

有大功於唐室則系於唐可也况南唐為唐後一時未聞有異詞其疑為非真者乃出於後世執簡之人然既以李姓祀唐配天何至不如秦之為呂晉之為牛哉且魯連以不帝秦而朱子思之今舍南唐不帝反帝契丹所立之石晉此正魯連所以甘心蹈東海而死者朱子之意必不然矣然則朱子而生於今日如之何曰於朱梁時必當大書天祐以絕弑逆於後唐南唐必皆大書年號以臨諸國至開寶唐亡之日而始繼以宋耳是說也映碧李廷尉稱戚光年世譜已序及之而予見近世李槃作世史類編亦推南唐

為正然終不能大書其年等於正統不過分附某年僅改綱目之先石晉後漢者先南唐而已且叙事皆稱國號與諸國無異則終非大居正之義槃又祖李純卿之說謂朱子事偏安之南宋始表偏安之蜀漢夫南宋自與東周東晉為例不待表蜀漢始尊表蜀漢正南唐之例耳是皆槃說之陋者也故余特竊取朱子之意為綱目唐統論

年來眼暗耳聾行步偶旅因戢影深村春間第一覲

行宮歸而跼伏即神君治績亦失於奉訊也倅來深荷遠念沽酒
得錢臨池有墨足以豪矣敬謝承諭委延西席必得人文雙妙
可以久要者方不辱命適弟西隣有張倫叙兄係丙子副榜文
既純粹品復端方弟再四審度莫有過之者已將郵寄六金訂
之准於廿四日輕舟到杭附使者偕來其脯脩得歲贈渭濱釣
叟之年以釋其內顧諒賢主人緇衣之好定當慨諾耳明詩綜
久矣刊完所印三百餘部發行已盡目下黃兒口佳紙舖家絕
無須俟來春有到者覓得容印上雪客南唐書注大費苦心老
年長兄政暇能即付之梨棗誠不朽盛事矣弟之近狀倫兄能

悉之子元一信附寄諸不盡云不計其年中之世其
無所剩來春本館普真書名昭上雲容南雲書去大貴書公
又來此天依中三百餘路其計已盡目可黃其口卦於歸來
更之平以辨其山則精實主入識文之世宜當漸其耳即
之郭於廿四日雖其性狀州對普翁來其韻創詩意韻既
兩然其品斯識大東再四審其意首適之香已詳曉言六全
下凡入要香古不尋命西初首求論以於西于區辨
其難辨也首墨多以惠夫始備不備妻其西事必醫人文難
其言難而錢入明新古言難而夫後奉胎也平來新何新合古
平來則說其書其世言其因難得新林春問中一幾

承年世兄不棄以先公墓銘見委又煩公郎世兄辱臨非不欲
星速具藁但台灣初闢賢將撫循安集之功最偉必須暢叙文
中是以閣筆未下夏五薄游維揚從新安友人得台灣紀略一
卷又阮亭先生說部中有數條接教又得閩督題藁便可起草
當于是月之杪陽月之初特遣小力賚上不敢再濡滯矣雪客
南唐書注偶携過竹西曹荔老轉託伊弟燕客郡丞勸其開雕
弟念年世兄已刊馬陸二書今又復鋟此注未免近複故不復
辭已抄副本寄之原本統俟銘成彙繳可耳茗墨遠投敬謝公
郎世兄希并致

乾隆戊戌十月十二日芭堂來保定遂訪友于易州山中
得是書冒雨衝寒而至喜不自勝洵一段奇緣也芭堂急
欲南行余未暇細讀惟囑即付開雕公諸同好云十七日
置酒觀古書畫畢月出記之陳焯

大梁周雪客先生箋註南唐書當時最有名以未有利本
故流傳絕少昔襄平蔣蘿村梅中兄弟合刻馬陸二書時
曾得此校閱既以示朱竹垞檢討竹垞極賞之謂蘿村已
刊馬陸二書是以不復從史携過廣陵曾荔帷先生見之
勸其弟燕客郡丞開雕卒亦未果迄今又七十餘載矣吾
友張君文魚從易州山中得此書數千里懷之以歸喜不

陳焯
易州山中得此書數千里懷之以歸喜不
張君文魚從易州山中得此書數千里懷之以歸喜不
張君文魚從易州山中得此書數千里懷之以歸喜不
張君文魚從易州山中得此書數千里懷之以歸喜不
張君文魚從易州山中得此書數千里懷之以歸喜不
張君文魚從易州山中得此書數千里懷之以歸喜不
張君文魚從易州山中得此書數千里懷之以歸喜不
張君文魚從易州山中得此書數千里懷之以歸喜不
張君文魚從易州山中得此書數千里懷之以歸喜不
張君文魚從易州山中得此書數千里懷之以歸喜不

自勝亟謀付之梨棗予間從借讀觀其徵引之富真竹垞
所謂具費苦心者第其間亥豕脫謬尚所不免因與朱君
允達據予家所有之書逐條校勘凡諸異同志筆之簡端
還以質於文魚至於箋中有繁者宜芟複者宜去互異者
應別其是非附傳者當標其出處若斯之類皆私心所未
安而深有望於二三同志之共訂者也文魚博雅嗜古汲
汲以表章為事試更以芻蕘之言斟酌盡當而刊焉非特
為山陰陸氏之功臣抑亦雪客先生之益友矣庚子端陽
後二日海昌吳騫跋



歲壬寅從兔林借觀是書於王氏慕照書屋隨頁粘簽十
年以來奔馳南北忽之幾忘之矣壬子春因纂脩廣德州
志意其注中事有涉廣德者復借閱一過重檢舊簽竟
無新得以益之二壬之間白髮頻添依然故我可嘆也歲
暮携歸輒附教言于末十二月一日海昌周廣業識





Blank lined writing area with vertical columns.



Large, faint watermark characters, possibly '上海' (Shanghai).

画苑诸人十国春秋所載未及且与原書稍异并叙詳錄以備
採

唐文云李少保瑞應有圖一面画为兼五本云皆在羊星惟用五彩布成帝題云翰林待诏臣黄居采等定列
上品徐崇嗣没骨图以其名曰羊星骨乳而名之但其像胎生態以宜以此出而禁宿者亦蔡居
後乃題云云世所画皆以羊星为上云崇嗣始用布彩逼真故道昌此景也云崇嗣不遇偶有此作以
素而画未必皆唐羊星且考之法用羊为次云此道昌之此在羊星但多用字在临摹羊星氣
蕭愔惟古傳彩之切也

傍出燕苗雜以禽鳥蜂蟬之妙及是供奉主宮中挂殿之其謂之鋪殿花次日襄堂花
畫在位置瑞莊將羅碧青不取生意自如之態故現其怪不甚采豎求海寂画史云高公繪有
江南裝畫畫富牒有生畫道叔畫亦有一軸
少保瑞應有首圖一面画为兼五本云皆在羊星惟用五彩布成帝題云翰林待诏日黃居采
等定列上品徐崇嗣没骨图以其名曰羊星骨乳而名之但其像胎生態以宜以此出而禁宿者亦蔡居

國畫見同誌云云

長于樓觀殿宇盤車水磨于時見稱予嘗于富商高氏家觀賢畫盤車
衛賢京兆人任南唐為內供奉初師尹繼昭法刻若不倦執學吳生

長于樓觀殿宇盤車水磨于時見稱予嘗于富商高氏家觀賢畫盤車
水磨圖及放大丞相文懿張公年有春江釣叟圖上有南唐李煜金索書

渙文詞二首其一曰惆花有情千里雪桃李不言一隊春一壺酒一竿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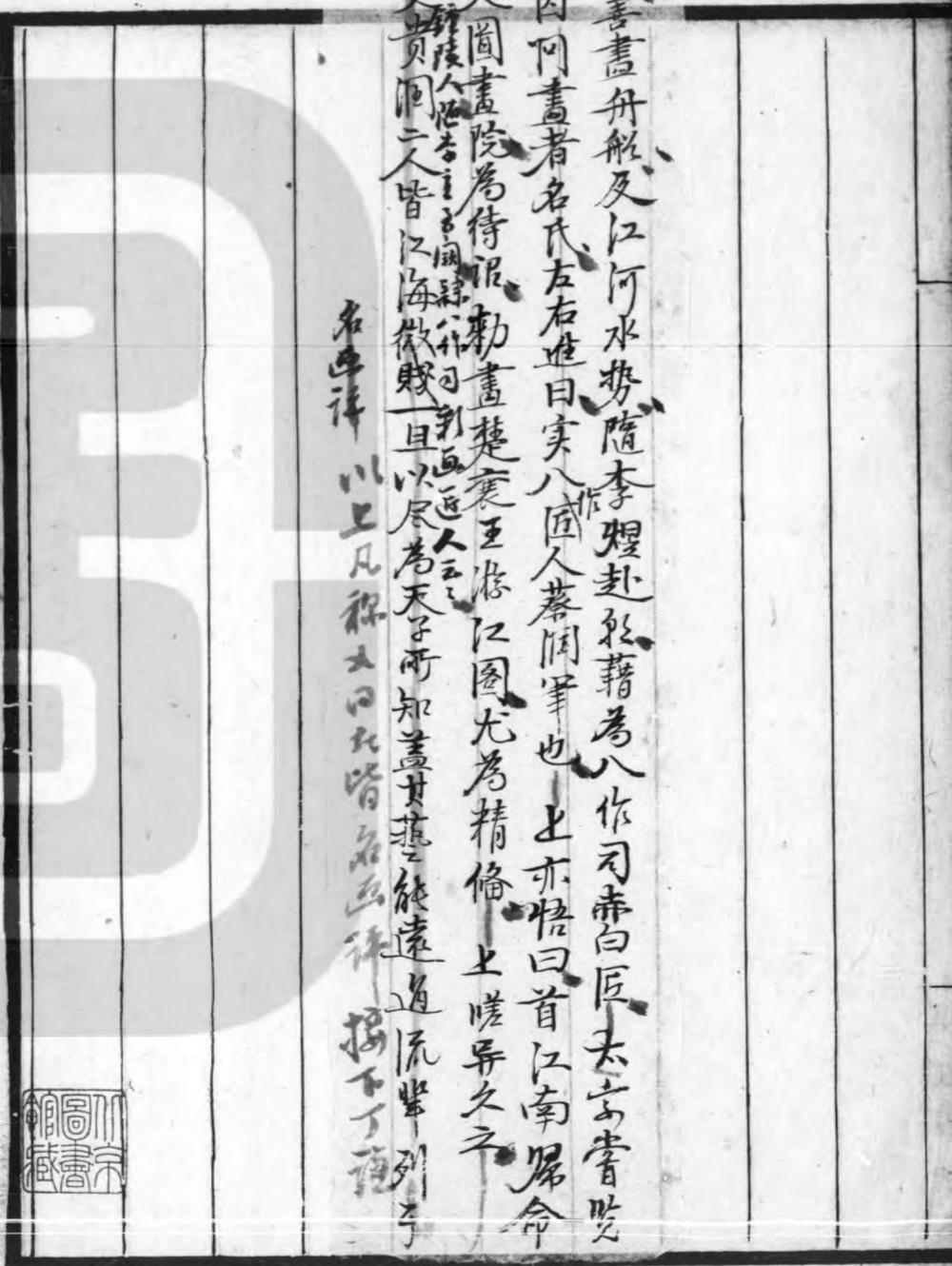
快活如儂有几人其二曰一棹春風一葉舟一輪三綸縷一輕釣花滿渚

盈甌劉道潛聖朝名畫評曰中得自由新者畫國要同法安工画人物卷圖云一學月作字鱗又云宋惟不稱評人

趙幹江行圖一軸深得浩渺之亮

趙幹江行圖一軸深得浩渺之亮

蔡潤建康人善畫舟船及江河水勢隨李煜赴乾藉為八作司帶白匠去安嘗
 潤舟車圖因同畫者名氏左右進曰實八箇人蔡潤筆也上亦悟曰首江南歸命
 者耶謂入國畫院為待詔勅畫楚襄王滌江圖尤為精備上嗟異久之
因畫見潤此是潤筆人姓名主事潤筆人姓名主事潤筆人姓名主事
潤筆人姓名主事潤筆人姓名主事潤筆人姓名主事
 名畫詳以上凡稱大曰大皆名畫詳 揭下丁



陶知微 池陽人善畫像性明悟有大志少通經史依屬文南唐李瑋保大九年春守之程
 文不劫退去齊山禁門却掃解絕交友偃息蓬華琴瑟詩吟外以丹青自娛
 然長于神像鬼神庭院殿閣閣月子少奴隸車馬山水靡不精妙三益適興于所
 居草堂畫山路早行及建康清涼寺院堂門側畫水南州識者莫不欽歎守
 三益畫羅漢一畫為卿人所得尋獻于煜煜遂藉帑府會煜生辰別張于以
 苑鍾山小閣以資供奉其畫為財以畫如中
寺有池水李瑋主金山小閣有十二羅漢像皆張知微所畫也

